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及
外間其他的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科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七〇二

李綱 二二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一
辯謗奏狀	二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四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五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六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七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九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一〇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奏狀	一〇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一二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一二
乞存留陳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一六

全宋文卷三七〇三

李 綱 二三

乞措置招捕虔州鹽賊奏狀	一八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一九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二二
賀天申節表	二四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二五
乞降旨林通刷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二六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二六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二七
再乞差使臣齎旗榜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狀	二八

全宋文卷三七〇四

李 綱 二四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三一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三三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三四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三六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三八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三九
乞令韓世忠摘那軍馬量帶輕齎前去招捕曹成奏狀	四一
再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四三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四四

全宋文卷三七〇五

李綱 二五

乞差楊惟忠下胡友毛佐軍馬奏狀	四八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通融應副錢糧奏狀	四九
乞催江東安撫大使司差那兵將會合捉殺姚達奏狀	五〇
乞且於衡州駐劄候福建等路宣撫司班師前去之任奏狀	五一
乞撥還韓京等及胡友等兩項軍馬奏狀	五三
開具錢糧兵馬盜賊人數乞指揮施行奏狀	五五

全宋文卷三七〇六

李綱 二六

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六四
到湖南界首謝表	六五
乞差使臣管押呂直等軍馬依舊付本司使喚奏狀	六六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借奏狀	六八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馬奏狀	七〇
奏知段恩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七三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七四

全宋文卷三七〇七

李 綱 二七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奏狀	七七
張忠彥不肯赴本司公參乞依舊歸江西任奏狀	七八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煎鹽奏狀	七九
彈壓遣發董旼降到王方曹成人馬經過衡州出界奏狀	八〇
收降到馬友下潰兵步諒等奏狀	八一
乞發遣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么奏狀	八三
乞將鼎州依虔州等處例帶提舉鼎澧等州兵馬賊盜公事奏狀	八四

乞差楊晟惇充湖北路提刑奏狀	八五
乞下鎮撫使令有寇盜侵犯鄰鎮合出兵迭相應援奏狀	八六
招降到安鎮等人兵奏狀	八七

全宋文卷三七〇八

李綱 二八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八九
按發張揆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九一
乞宮祠奏狀	九二
推勘張揆等不法奏狀	九三
吳錫申捉到李贇等奏狀	九五
獲到王俊下兵并奪到馬奏狀	九六
湖南無潰兵作過奏狀	九七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九八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九九

全宋文卷三七〇九

李綱 二九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狀	一〇四
已撥益陽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狀	一〇五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一〇六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一〇七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一〇九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一一一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一二二
宮祠謝表	一一四
上天申節賀表	一一四
明堂賀表	一一五
陳捍禦賊馬奏狀	一一五
謝獎諭表	一一八
謝詢問利害表	一一九

全宋文卷三七一〇

李綱 三〇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一二〇
------------	-----

全宋文卷三七一一

李 綱 三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一三四
謝再任宮祠表	一三五
謝親筆表	一三六
謝親筆劄子	一三七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一三八
辭免第二奏狀	一三九
辭免第三奏狀	一四〇
辭免劄子	一四一
謝親筆詔諭表	一四二
繳進十議劄子	一四三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一四四
乞降旨閣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一四四
到國門奏狀	一四五
再乞上殿劄子	一四五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一四五
論中興劄子	一四六
論金人失信劄子	一四八
論襄陽形勝劄子	一四九
論和戰劄子	一五〇

全宋文卷三七一二

李 綱 三三一

論朋黨劄子	一五三
論財用劄子	一五五
論營田劄子	一五六
論賑濟劄子	一五七
論江西軍馬劄子	一五八
論江西錢糧劄子	一五九
論虔州盜賊劄子	一五九
論福建海寇劄子	一六〇
乞宮祠劄子	一六一

論常平劄子	一六二
議迎還兩宮劄子	一六三
辯余堵事劄子	一六四
進奉迎錄劄子	一六五

全宋文卷三七一三

李綱 三三

進道君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一六七
謝賜金帶等表	一六八
謝賜玉鶻馬表	一六八
論進兵劄子	一六九
進道君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一七五
進道君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一七五
謝到任表	一七六
遵稟賑濟奏狀	一七七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一七七
乞於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	一七八

乞於江東浙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付本路賑濟奏狀	一七九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戶四年積欠劄子	一八〇
乞差兵將討捕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	一八〇

全宋文卷三七一四

李綱 三四

乞將丘贊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	一八二
乞依呂頤浩例於鄰路撥米賑濟奏狀	一八三
畫一措置賑濟歷并繳奏狀	一八四
錄白畫一繳奏狀	一八六
乞將贍給丘贊軍錢糧充申世景支遣奏狀	一八七
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奏狀	一八八
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一九〇
措置招軍畫一奏狀	一九〇
謝賜銀合茶藥表	一九六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一九六
乞兵於舒蘄黃州駐劄奏狀	一九七

全宋文卷三七一五

李綱 三五

乞移總管虔州措置捉殺盜賊奏狀……………一九九

乞下都督行府催促遣兵奏狀……………二〇〇

論賑濟劄子……………二〇一

乞差軍馬劄子……………二〇二

乞宮觀奏狀……………二〇三

乞宮觀劄子……………二〇四

催差軍馬劄子……………二〇五

乞截留王彥軍馬奏狀……………二〇六

應詔條陳八事奏狀……………二〇七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二一三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二一三

全宋文卷三七一六

李綱 三六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二一五

乞下虔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二二六
乞撥那軍馬奏狀	二二七
乞罷江西帥仍乞宮祠或致仕劄子	二一九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二二〇
論擊賊劄子	二二二
再乞罷帥劄子	二二二
乞差發軍馬劄子	二二三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二二四
進道君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二二五
進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二二六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二二六
乞施行虔州占吝將兵奏狀	二二八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二二九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二三〇

全宋文卷三七一七

謝獎諭表	·····	一二三二
再陳已見劄子	·····	一二三三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	一二三四
施行招軍奏狀	·····	一二三五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	一二三六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	一二三七
乞蠲免淮衣紬絹奏狀	·····	一二三九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賣奏狀	·····	一二三九
乞施行虔州不發將兵奏狀	·····	一二四〇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	一二四一
奏陳生擒僞齊賊衆劄子	·····	一二四二
謝獎諭表	·····	一二四三
乞宮觀奏狀	·····	一二四三
再乞宮觀奏狀	·····	一二四四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	一二四五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	一二四六

乞納級計功推賞劄子	二四七
乞用瓦木蓋置營房劄子	二四八

全宋文卷三七一八

李綱 三八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二四九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二五〇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二五一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二五二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二五三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二五五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二五六
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	二五六
乞差趙不華等充招捉盜賊官奏狀	二五九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三千人前來使喚奏狀	二六〇
差官體究周十隆等受招安及令李貴差人入寨告諭奏狀	二六一

全宋文卷三七一九

李綱 三九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二六四
周十隆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差岳飛下兵就糧討捕奏狀	二六五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闕使喚奏狀	二六七
再辭免轉官奏狀	二七〇
準省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米奏狀	二七一
謝賜夏藥并銀合茶藥表	二七三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二七四
應副新虔州張翬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二七五

全宋文卷三七二〇

李綱 四〇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二七七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二七八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二八〇
約束統兵官招捕盜賊奏狀	二八一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李貴軍馬奏狀	二八二

條具利害奏狀	二八三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二八六
乞宮觀劄子	二八七
乞益修政事劄子	二八七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二八九

全宋文卷三七二一

李 綱 四一

論淮西軍變劄子	二九〇
乞黜責或宮祠奏狀	二九四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狀	二九五
謝獎諭表	二九六
奏陳利害劄子	二九六
乞宮觀奏狀	二九九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三〇〇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三〇三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三〇四

全宋文卷三七二二

李綱 四二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三〇五
乞施行余應求張翬捕盜功效奏狀	三一〇
乞施行修城官吏奏狀	三一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三一三
論使事劄子	三一四
辭免知潭州奏狀	三二〇
辭免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三二一
辭免第三奏狀	三二二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三二三

全宋文卷三七二三

李綱 四三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三二五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三三〇
與宰相乞兵劄子	三二三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三三三
與右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三三四
辭免轉官與宰執劄子	三三五
與宰執乞宮祠劄子	三三六

全宋文卷三七二四

李綱 四四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三三七
申省乞立價賣告敕狀	三四二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三四二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三四三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軍支用狀	三四四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特行住催等事狀	三四五
申省乞將修城造軍器度牒給降告敕狀	三四六
申省乞告敕造軍器狀	三四七
申省具截城利便無擾民戶狀	三四七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三四八

全宋文卷三七〇二

李綱 三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二〕、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兼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念臣迂愚鄙拙，初無材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於閒廢之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罪已深，雖嘗乞身以退，人言洊至〔三〕，謗議沸騰，自取顛隳，屢濱於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赦，得歸中州。繼復職秩，竊祿宮祠，誠爲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湔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秘殿，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人〔三〕，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輒驚悸。加有重膂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畫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使

臣得安閒散，尋訪醫藥，養疴山林。異時稍安，蒙被驅策，不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見寄納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梁谿集》卷六五。

〔二〕大：原無，據道光本補。

〔三〕游：原作「游」，據右引改。

〔三〕人：原作「者」，據右引改。

辯謗奏狀

契勘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於閒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仰荷聖德，彌深感泣。竊緣臣昨於建炎初丐罷宰相，得請，以宮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乖戾等事，屢貽譴責，罪釁實深，不敢自辯。今蒙朝廷湔洗錄用，委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報？謹具於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船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雇客舟由大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臣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

郗漸商議，說諭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以與之，實爲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譖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臣不勝惶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雷進〔二〕、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遞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爲群，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鑑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讀誦佛書，仰祝睿算，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於世故，百念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臣不勝皇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彫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榷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鑑察。

右，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謹奏。《梁谿集》卷六五。

〔二〕雷：原作「奮」，據道光本及《宋史·高宗本紀》三改。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祇佩寵光，彌增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於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於蛟鰐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至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北苑之靈芽，損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敷〔一〕。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疴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辨，道乃久而是非日明。故於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聖懷〔二〕，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梁

谿集》卷六五。

〔一〕誕：原作「延」，據道光本改。

〔二〕聖懷：原作「皇慈」，據右引改。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右，臣昨於三月二十八日，準樞密院差使臣齎到告一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祇受，牒送福州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恩命，交付差來使臣齎赴行在投遞，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七日奉聖旨，令入內內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遣，疾速起發赴任，仍宣賜茶、藥、銀合。續於初十日，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止，降賜傳宣撫問。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力疾祇受告命，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疏，智識淺短，徒以孤忠，誤蒙知遇。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考慎之選，迂拙寡與，自取顛隳，仇怨造謗，必欲寘之死地。仰賴聖慈洞照誣枉^(一)，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眷獎，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名，委以數路重寄，俯頒溫詔^(二)，禮意便蕃。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彫耗。自去歲以來，又感卑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總戎討賊，撫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仰迫天威，不敢不黽勉就職，進退維谷，夙夜靡遑。伏望聖慈察臣懇惓，非敢託疾辭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奏，許令罷免，依舊宮祠，追還成命，以安愚分。干冒天聽，無任戰越之至。臣見擇日開司，進發上道，迺邇前去建昌軍以來，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梁谿集》卷六五。

〔一〕枉：原作「妄」，據道光本改。

〔二〕俯：原作「匪」，據右引改。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於宣撫，多以見任宰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爲之。近來知樞密院張浚宣撫陝西、四川，參知政事孟庾宣撫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皆見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蒙恩起於閒廢之中，使守藩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爲叨冒。兼孟庾已充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韓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群寇，今又除臣宣撫荆湖，事體重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軍馬、辟差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既疑於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幾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梁谿集》卷六五。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仕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爲一軍，計二千八百餘人。承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於辛企宗下揀選精銳共成三千人，付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間，蒙宣撫司就差陳照、馬準於南劍州駐劄。續於三月初五日準宣撫司劄子，備奉聖旨，改差仕安帶所部軍馬隨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陳照、馬準亦是仕安所部之數。近承福建路安撫司將陳照、馬準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別作一項，申乞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仕安所部之數」，已依所乞。竊緣陳照、馬準下人馬，皆是仕安使喚慣熟之人，如撥留福建，仕安所部人兵見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軍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申世景下軍馬前來福建，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人馬依舊撥還仕安軍中部領，隨逐荆湖、廣南宣撫使司前去，庶得合成一軍，討捕盜賊，不致誤事。」尋牒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密院紹興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州之民素多凶悍，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嘯聚，乞存留馬準、陳照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近上統制官彈壓，乞別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前來，通陳照、馬準下人兵，共作三千人，於上四州軍屯泊。』右奉

聖旨，令武功大夫、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并聽福建路安撫司節制。」又準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神武前軍統制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勘申世景本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使喚不足。右奉聖旨，令單德忠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前去福州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司節制」者。

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三員，陳照、馬準、李建，共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仕安所部。昨降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司節制，分撥任仕安、李建在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劍州駐劄。二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除臣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就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來之任。續準尚書省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李某將帶高舉一行人馬前去潭州之任，竊慮韓世忠下闕人使喚。奉聖旨，以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行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司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聲說元係任仕安所部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留。其統制官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除兩項存留外，任仕安并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分撥部伍不行。今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幾稍成軍容，實係國體。《梁谿集》卷六五。

〔二〕得：原作「此」，據道光本及下文改。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温州起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勘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封、梧、昭、賀等州，皆烟瘴深處，約九十餘程，實爲非便。今相度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大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如朝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虔、吉州、南安、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卒未有到潭州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見有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瀚，曹成十數萬人見在連、賀等州作過，正阻湖南潭州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人兵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候畫一奏狀內踏逐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聖慈特賜睿察，處分施行。《梁谿集》卷六五。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右，臣契勘，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所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并荆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二〕，並係先次剗刷拘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闕絕誤事。欲乞朝廷指揮，若孟庾、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剗刷下江西、荆湖路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處分施行。《梁谿集》卷六五。

〔二〕所有：原作「有所」，據道光本乙。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奏狀

右，臣據荆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

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於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管岳飛申〔一〕，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吳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見在本路，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來，措置招捕，及差使臣齎送朝廷降到勅榜、黃旗、金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聽伏招納之意，即差曉事文武官各一員，齎前件旗榜等前去說諭禍福，開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隸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州；廂軍老弱病患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內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撥諸州居住，將係官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必得所。如不伏招納，依前作過，即會合廣西安撫司措置掩殺，亦已劄下廣西安撫司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人馬，萬數浩瀚，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差兵將前去協力招捕，竊慮淹延，爲二廣之患。緣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梁谿集》卷六五。

〔一〕總管：「管」原作「官」，據道光本改。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聽江西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見將帶本部軍馬在湖南道州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聽臣節制。韓京一項軍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元在郴州駐劄，並聽湖南安撫使司節制，見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委外，竊緣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衆多，內曹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壓以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馬，控扼要害之地，庶幾強敵不敢窺覷。今來逐項軍馬，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留，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令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仗，不致闕誤。《梁谿集》卷六五。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下項：

一、準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餘人，雷進約八千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爲群，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爲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爲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氈笠，即日見在岳、鄂、潭、袁諸處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於旗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爲桀黠猖獗，數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胡元奭一項已爲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項已爲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一人爲梗（一），靡有噍類。即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慮乘虛遠引，爲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勅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劫掠及老弱不堪披帶人（二），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實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

隨材錄用。不堪披帶出戰〔三〕，尚堪執役之人，合刺充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公據放散。如係西北人〔四〕，無業可歸，合就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轉徙、逃亡係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散則無所歸，又須結集爲盜，全藉州縣官用心循拊〔五〕，自當復爲良民。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一行人馬擅住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依舊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爲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相、孔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劉忠、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等，例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用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開闢耕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難就緒〔六〕。欲乞朝廷特降勅榜，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實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奉

行，不得滅裂搔擾，重實於法，務令實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爲出產穀米財物去處，止緣累年盜賊失於措置，遂至凋敝。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年歲，漸次復舊〔七〕，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荆湖之地綿亘數千里〔八〕，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畫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能僅及二萬之數，分屯布依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及。伏望聖慈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略，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來養贍官吏軍馬，振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去處。朝廷欲以二廣經理荆湖，固爲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米穀不多，財用窶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剗刷，所有幾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準尚書省劄子，許於吉州權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梧年歲間，非於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於筠、袁、虔、吉等州應副米十萬石，於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

右謹錄奏聞，伏望勅旨。《梁谿集》卷六六。

〔二〕一人爲梗：道光本作「一人爲糧」。按：疑當作「以人爲糧」，謂吃人也。

〔三〕弱：原無，據傅校補。

〔三〕披：原作「撥」，據道光本改。

〔四〕西：原作「東」，據傅校改。

〔五〕全：原作「合」，據道光本改。

〔六〕難：原作「未」，據傅校改。

〔七〕「漸」上原有「間」字，據道光本刪。

〔八〕亘：原無，據右引補。

乞存留陳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右，某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荆湖東西路依舊爲荆湖南北路，逐路州軍除分鎮縣，餘並依舊制。內湖南依舊潭州置帥，李某兼本路安撫使，餘依已降指揮；湖北於鄂州置帥，劉洪道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罷湖西安撫，其所管軍馬盡數交割與劉洪道訖，發來赴闕。臣契勘荆湖北路爲鍾相、孔彥舟、劉超、雷進、楊華等盜賊連年

殘破，殺戮官吏，所餘無幾，除辰、沅、靖州係深入溪峒州軍外，惟鼎州昨帶湖西路安撫使，係右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在任二年，措置討捕楊么、楊華、鍾相餘黨，殺敗劉超，逼逐出境，招納彭筠六千餘人，一方粗定，頗見宣力。今來有指揮罷赴行在，雖遠方不知事因，詢之衆論，以謂昌禹在鼎州實有功效，別擇守臣，未必能知首尾，或致誤事。兼契勘荆湖北路安撫司移就鄂州，其鼎州舊帶鈐轄，如劉洪道知鄂州充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鈐轄，聽受節制，自不相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令昌禹依舊在任，如已差官，亦乞別降指揮施行。《梁谿集》卷六六。

全宋文卷三七〇三

李 綱 二三

乞措置招捕虔州鹽賊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又依稟聖旨行下廣東州軍，勘會見今盜賊數目、屯泊作過去處措置招捕外，訪聞廣東盜賊一項犯南雄、英、韶等州，一項犯循、梅、惠等州，動以萬計，殘破諸縣，殺害平民，皆是虔州諸縣平時般販私鹽之人。其初千百爲群，入廣東界擄掠牛畜財物之類，巡尉弓兵不切用心捉殺，使之厚有所得而歸，復爲平民，虔州守令亦不誰何。累歲如此，浸淫不制，今年遂至有萬餘衆。入南雄、英、韶者圍郡城、劫岑水場而去，入循、惠者破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博羅等縣，直抵循、惠城下，至今猶未復歸巢穴。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州縣弛慢之故。今若欲鋤其本根，須就虔州措置掃蕩巢穴，誅其首惡，乃可懲艾。臣見具奏申明經由道路，如蒙

朝廷依臣畫一內所乞踏逐數項兵七八千人，可以由廣東前去，即乞許臣到虔州，官吏兵將並聽臣節制，庶幾可以施設方略，治其本源，下流自然無患。如合聖意，伏乞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六六。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四月空日劄子節文〔一〕：「契勘曹成賊馬三月二十九日自道州侵犯臨賀〔二〕，遣兵四出，見屯兩路要害去處。本路兵力單少，素不練習。西路尚有洞丁、刀弩手可用，至如東路槍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戰？除已逐急發兵控守關扼，然賀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東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今來封、連探報，事愈危急。準樞密院劄子，差高舉一頭項兵應援二廣，並未見入界。除已統率人兵，旦夕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外，乞撥高舉人兵星夜前來應援，庶幾保全二廣。」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透入賀州富川縣，侵犯賀州，殺人放火，劫虜人民，賊勢浩瀚。乞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致奔衝。」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四月初三日乘牌船過水東入賀州，放火燒本州敵樓戰棚及居民屋宇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出州城，下水前去，乞速差兵前來救援。」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六日申：「據廣州懷集縣申，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界，令佐等將帶弓級、保甲、鎗手等前去迎敵，賊衆浩瀚，勢力不

加，遂致潰散。其賊兵直衝突，占據本縣，廣州事勢危急，乞催發高舉人兵疾速前來應援」者。

右，臣所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轉運判官章傑公文，探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錄在前。契勘臣昨準尚書省劄子，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兵馬八千餘人聽臣節制。續準指揮，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前去之任。其任仕安下人兵元管二千八百餘人，又爲福建路安撫司陳乞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一千五百餘人存留福建，其餘止有一千三百餘人，委是單少。臣以見具奏辭免恩命，未敢申陳。今來蒙恩差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前來降賜敦遣就道。臣仰迫天威，已祇受告命，擇日開司，朝夕啓行。今據廣東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係廣州屬縣，事勢委是危急。帥臣林通稱親自率兵前去封、康州防托，切慮未足倚仗。其廣州繁富，號爲東南都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帥臣已去，誰與固守？實爲可慮。臣方受命之初，道里遼遠，又所得任仕安兵纔千餘人，難以分撥應援，雖已遵依近降指揮，許依江東路安撫大使畫一差兵二萬人，旋行踏逐，方具奏請〔三〕，聽候指揮，無由目下使得齊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曹成賊馬爲二廣之患滋大。萬一廣州或致失守，自餘州郡多無城池，皆須望風奔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輒有愚慮，仰瀆天聽。臣竊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行軍整肅，忠勇有謀，曹成劇賊十餘萬衆〔四〕，除老弱脅從婦女外，能戰兵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未必能有濟。欲制此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世忠統兵已到虔、吉、筠、袁間，深恐拘礙路分，止在荆湖，不敢前去廣南，則曹成爲二廣之患，其勢未艾。伏望聖慈矜憐廣南兩路生靈之衆，在今日爲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早加料理，特降睿旨，令世忠不拘路

分，量留人馬照應荆湖外，盡將所部取便道前去應援廣東，措置曹成。一則軍馬已集，可以目前使喚；二則道里已近，可以指期而至。臣愚竊謂朝廷今日應援廣東之策，無以加此。又廣東素號瘠薄，應副大軍錢糧，必致闕乏。世忠既行，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剗刷到錢糧可以通融應副，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措置，用金字牌入遞付世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稟聖旨，許依江東安撫大使畫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朝廷應副，亦乞用金字牌降下勅劄，庶幾早得齊集，可以與世忠聲援相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貼子〕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荆湖廣南宣撫司，兩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去廣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關報事宜，同共措置，庶幾不相違戾，有所協濟，仰副委任之意。伏候勅旨。《梁谿集》卷六六。

〔二〕廣南：原作「廣東」，據道光本改。又「空日」，道光本作「某日」。

〔三〕二十九日：道光本作「二十七日」，原校「七」作九。

〔三〕具：原作「據」，據道光本改。

〔四〕劇：原作「據」，據道光本改。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奏繳到岳飛狀：『準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二日準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勘量賊勢（一），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無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飛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準郴、衡州、桂陽監等處關報（二），及飛亦差人體探得曹成已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泉、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見不住放人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準前項公牒，奉聖旨指揮，緣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於四月初三日準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探得曹成賊馬已起離道州，前去廣西。飛除已差人體探仔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已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未入廣西，飛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今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已具錄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飛，以憑遵依施行。』右，勘會近據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雖有五萬餘衆，其少壯之人止僅二三萬。四月二十六日已奉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不肯赴行在，已侵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

掩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無致稍失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廣南東西路帥臣依已降指揮起發逐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并劄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轉運判官章傑申，探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三〕，侵犯廣州界分，占據懷集縣，廣州事勢危急，乞發兵應援，臣已具奏聞。竊見韓世忠治軍嚴整，忠勇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拘路分統率大兵，前去廣東應援措置，招捕曹成，免致廣南兩路破壞州縣外，今準樞密院劄子，備奉前項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侵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劄付孟庾、韓世忠及臣疾速措置。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及劄下岳飛，恭依聖旨指揮施行訖。契勘曹成一項賊馬最爲桀黠，外假聽從招納之名，內有包藏窺覷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犯二廣，其衆號稱十萬，除老弱脅從婦女之外，可戰之兵猶有三萬餘人。既爲大兵所逼，遂有乘虛深入二廣之計。廣西猶有洞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爲單弱，難以支梧，深慮州縣望風奔潰，爲害不細。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剗刷到諸路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係荆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逼，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謂目今作過不係荆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爲壑，恐非朝廷銷弭內患之意。臣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全、永

入廣西路，自桂府順流以趨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奔迸，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小貼子〕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荒遠，在今日實爲要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竊恐兩路州縣爲賊殘破，卒難經理。兼兩路皆有獠人溪洞，乘勢必須作過。廣西與交趾相鄰，亦恐有所窺伺，道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於此，伏乞聖察。

《梁谿集》卷六六。

〔一〕勘：道光本作「酌」，傳校作「斟」。

〔二〕不住：「住」原作「往」，據下文及道光本改。

〔三〕馬：原作「民」，據道光本改。

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伏遇天申節者。帝出乎震，與物爲春；天作之君，惟民其父。適屆誕彌之月，咸傾善禱之心。矧蒙睿主之知，嘗叨近輔；仰祝聖人之壽，敢後華封。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

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昭受維新之命，圖回復古之功。以堯、舜之用心，法高、光而建業。照臨四海，載當震育之辰；壽考萬年，永篤家邦之慶。而臣誤蒙中詔，往守南藩，莫陪鴛鷺以稱觴，徒效葵藿之傾日。《梁谿集》卷六七。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於潭州置司。竊原朝廷令臣宣撫四路之意，蓋緣荆湖南北兩路累年爲盜賊蹂踐，州縣殘破，錢穀闕絕，欲令將廣南東西兩路財賦經理荆湖，使之養兵賑民，葺理州縣，早得就緒，規略甚遠。今則不然。荆湖盜賊如曹成一項十數萬人，既壞荆湖諸州，又侵廣南界分，破擾連、賀，侵逼廣州，其勢未艾，非得大兵會合，未易招捉。罄廣南兩路財賦，應副支遣，尚恐闕乏，豈復有餘，可助他路？是今日逐路事勢與朝廷前日措置經理之意全然不同，臣已具奏聞，乞以江西錢米應副荆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特賜指揮施行。《梁谿集》卷六七。

乞降旨林通刷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爲張忠彥兵二千餘人，見在英、韶州駐劄，錢糧闕乏，應副不行，乞行措置，劄送臣本司措置施行。除已依稟措置外，契勘廣東雖號薄瘠，財用不足，然張忠彥兵纔二千餘人，豈有遂至應辦不行之理？將來大兵前去招捕曹成，何以應副支遣？訪聞廣東路安撫使林通被受指揮，總領諸司錢物，應副買牛糴米之類，將諸州錢物盡行剗刷拘占，遂致贍給軍民錢穀不足。今來曹成賊馬侵犯廣東，勢須用兵討捕，若非通融移挪諸州錢米應副支遣，必致闕乏，有誤國事。伏乞朝廷勘會，如林通委曾得前項指揮，即乞特降睿旨，令未得施行，已椿管錢米等，並未得起發，且存留本路應副大兵支用，候將來盜賊平定、財用有餘，別行相度措置，庶幾不致闕誤。《梁谿集》卷六七。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二〕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見起發前去之任。竊緣荆湖、廣南見今軍興，招捕盜賊，朝廷劄降指揮，與本司奏請文字，皆係軍期急速，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去行在道里最遠，雖

入急遞，例多稽遲，實封奏狀赴都進奏院通進司投進，經隔官司，伺候時刻，亦有留滯。竊慮申奏事宜，等待報應，坐費時日〔二〕，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申奏，如係事干軍期急速，聽徑赴內侍省投進，差入內內侍省一員專一承受，所有朝廷劄降聖旨指揮，並用金字牌入急脚遞，不得入鋪，星夜傳送前來，庶幾報應疾速，不致誤事。《梁谿集》卷六七。

〔二〕侍：原作「使」，據道光本改。

〔三〕日：原作「月」，據傅校改。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準紹興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除觀文殿學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仍於本州置司，不候受告，般家接人前去之任，逐路兵馬並聽節制，仍具已起發及到界首文狀，申尚書省。臣恭依前項聖旨指揮，已具奏聞，擇定五月初六日起發。今來已於五月初六日申時起離福州，將帶統制官任仕安軍馬，由南劍州、邵武軍迤邐前去之任外，須至奏聞者。

《梁谿集》卷六七。

再乞差使臣齎旗榜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狀

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通申：「契勘曹成人馬昨占據湖南道州〔一〕，後來移軍往廣西賀州駐劄，日近常遣遊騎散行劫掠廣西數郡，及迤邐侵入本路封、連州界。兩路居民並各逃散，耕種失業。今來通除已恭依聖旨指揮，一面躬親統率將士等起發前去，只緣本路將兵不滿千人〔二〕，近蒙朝廷令宣撫司分撥高舉兵馬應援，累遣催促，至今未見到來。其曹成賊馬動是萬衆，竊慮支梧不前，蹂踐州縣，卒未休息，爲本路生靈之患。近承廣西經略許中牒，據曹成狀供申吳宣撫，已被受朝廷詔旨，令赴行在，乞行發遣。後來宣撫司已出給發遣曹成前去行在一宗文字付曹成，於三月二十日起發。到寧遠縣，因知道州向子忒將近降捕捉賞格大書揭榜路旁〔三〕，致曹成復回賀州。爲無糧食，不免散行抄掠。近聞曹成軍中頗有自新之意，通除已逐急具狀奏聞，乞速降指揮，差官由廣東路前來招撫曹成一軍。除放散擄掠外，所有堪用之人，選擇少壯，亦得添助朝廷勾管使用。不惟保護兩路財賦，全活數州百姓，而戢兵安民，爲利實大。」申本司乞速賜差官前來招撫，以紓兩路之急，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群盜，惟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逼嶺外，唯廣州事體甚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後先緩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曹成十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

萬。今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邁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以謂經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爲策之善。緣招安巨寇，必得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姑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則目前名爲招安〔四〕，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昨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輜招安；既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規出城餞輜，輒謀驅擄，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爲延壽所得。張琪自繁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五〕，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祈門、浮梁，見种師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執師古，直犯饒州，賴閻皋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於宣、徽之間，久之方定。以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壓以重兵，始免反復。臣蒙恩命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頭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指揮，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軍馬，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其元降聖旨，許就用吳敏措置下兵糧。體問得除廣西見在兵將外〔六〕，亦別無措置下軍馬。道路寫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竊恐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從臣所乞踏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有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以援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以放散老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隸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

界以援二廣。不惟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荆湖劇賊皆視曹成以爲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二廣，則荆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爲力。顧曹成桀黠，擁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者，此也。臣前已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黃榜前去荆湖委岳飛差人入曹成軍中招諭，計程不久當到。又慮道路或有阻塞，今據林通前項申述，臣已逐急再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黃榜由廣東路前去招撫曹成。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小貼子〕契勘荆湖州縣殘破略遍，二廣帥府各係全盛處，若蒙朝廷許令韓世忠前去救援，即乞降指揮，指定從虔、韶州路赴廣州屯泊，免致賊馬奔衝，保全廣州，即廣東州郡皆恃以安。伏望睿慈詳酌，早降指揮。《梁谿集》卷六七。

〔一〕道：原作「東」，據道光本改。

〔二〕只：原無，據右引補。

〔三〕捉：原作「促」，據右引改。

〔四〕則：原作「是」，據右引改。

〔五〕張琪：原作「延壽」，據右引改。

〔六〕得：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三七〇四

李 綱 二四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準樞密院閏四月二十六日劄子：「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申：『契勘曹成占據湖、湘之久，已奉聖旨發赴行在。近因岳飛倚本司大軍之勢，提兵壓境，遂致疑貳，遽令群黨南去。今收李回書報，已犯連州，億度其計，決窺二廣。且軍興已來，郡邑多經殘破，二廣幸無兵火，深慮民物將被其害。伏望聖慈速賜睿旨，措置施行。』勘會宣撫司大兵未到湖南之時，曹成已是不伏招安，不肯前來赴行在，侵犯二廣，勢已猖獗，遂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去掩擊。又據探報，曹成賊馬已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續降指揮令岳飛依已降指揮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務要早得殄滅，不致侵擾州縣。其合用錢糧，委逐路漕臣多方那融，協力應副，仍劄與宣撫司去訖。今來宣撫司人馬約程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宣撫司勘量

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剿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洞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劄送臣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定廣東州縣。臣已遵依相度奏聞。未奉回降指揮間，據廣東經略安撫使林通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懷集縣。已具陳述措置曹成招捕利害聞奏外，今準前項指揮，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州軍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近上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弱，使喚不行。其曹成賊馬萬數浩瀚，設若不就招撫，爲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洞丁、土兵、弓弩手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路？況臣誤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委寄之重，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亦須軍馬俵布得著，方免疏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況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特蒙棄瑕錄用，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滿二萬人數，時下且得萬餘人，分爲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授將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略，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將帶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

降睿旨，檢會臣依近降畫一累奏踏逐將兵，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見迤邐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貼子〕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斟酌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爲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梁谿集》卷六七。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許用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畫一指揮，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本司已具奏踏逐辛企宗、閻皋等軍，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近聞辛企宗、閻皋等軍馬皆已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抽撥，分隸諸將，無可指準。其餘所乞朱師閔、郝晟、李山等兵，人數不多，亦未蒙差到。今準樞密院劄子，緣曹成侵犯封、連等州，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臣徑自廣東前去保護本路。緣臣所帶任仕安軍馬止一千餘人，兵力單弱，事勢急迫，別無可以踏逐。竊見新除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見將帶崔邦弼、顏孝恭兩項軍馬在建昌軍駐泊，以鄂州糧食闕乏，未曾之任。乞降指揮，就近撥顏孝恭一項軍馬付臣使喚，却就江西別撥將兵與劉洪道。庶幾臣可以即行勾喚，早得齊集，發付廣東。兼湖北

路軍馬，自合聽臣節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六七。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準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節文：「廣西路經略使司申：『節次據統制官楊友等申，探報曹成賊馬約十萬餘衆，起離道州，攻破賀州〔一〕，逼近昭州界分。本司除見整齟人馬，極力捍禦。況曹成數衆，賊馬嘯聚日久，勢力凶盛，本路人馬素來單弱，委實不敵，難以支梧。已累申牒宣撫使李某、廣東路安撫使岳飛去外，伏望朝廷體念二廣生靈之衆，速賜指揮，催督諸頭項人馬兼程前來，與本路兵將併力會合，早獲撲滅，免致賊徒殘破廣南州縣〔二〕。除已具奏聞外，候指揮。』小貼子稱：『照會曹成作過累年，既就招安，旋復變辭者，前後凡七八次。昨自攸縣驅擄帥臣向子諲，占據道州，挾使移文，稱奉帥司指揮，移軍就糧；及自牒廣東州郡節說移軍因依，詐出文榜焚戢侵陵。其實搜源剔藪，無有遺類。備錄召赴行在詔書，申三路宣撫吳觀文〔三〕，而修立寨柵，濬治壕塹，爲遷延之計。今賀州稍有常平米斛，賊既得食，姑且偷生。既變之後，或傳又有奏陳，必肆詭說。萬一朝廷愛惜生靈，許以自新，非有重兵彈壓驅逐，必亦未肯解散。伏望特降指揮，催督諸處大兵速至會合，若果就招安，即令解甲，分散黨類，不然則痛行掩殺，期於淨盡，庶幾凶徒知有畏憚。』勘會已累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去廣南，

併力追襲，其合用錢糧委逐路漕臣多方那融應副。閏四月二十四日，又奉聖旨，令宣撫司勘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剿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洞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今劄送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起發去處，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統率大軍，自温州起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某將帶任仕安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縣，前去之任。臣竊詳是時曹成占據湖南道州，未曾侵犯廣東界分，朝廷之意，止是欲臣與孟庾取道相避，事體不至相妨。近來累承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曹成賊馬侵犯二廣，攻破賀州，逼近封、連等州，令臣疾速前去廣東保護本路。是今日發遣臣取道廣東之意，與近降指揮全然不同，所將帶軍馬亦須量度事勢，添差應副。竊緣曹成賊馬據湖南、二廣，諸處申報皆稱有十萬餘人，朝廷近降指揮，亦言能戰之兵約及三萬人。以三萬必死之寇，而使臣以元降指揮將帶任仕安下千餘人兵往遏其鋒，保護廣南兩路，事豈能濟？除已具奏依朝廷降到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兵二萬人，旋行踏逐辛企宗、閻皋、朱師閔、郝晟、李山等軍馬約八九千人，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不見得朝廷差撥應副數目。竊慮別有拘礙占留，不足元踏

逐之數。今來廣東事勢危急，臣被奉聖旨指揮前去，難以等待別行踏逐。欲乞朝廷勘會應副不足之數，速降指揮，就江西安撫大使下逐急摘那數頭項得力兵馬，湊足元數，聽臣總領，前去廣東措置曹成使喚，免致往回待報，坐失機會。其上件辛企宗、閻皋等軍馬，已係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抽摘分撥前去，如已蒙朝廷差撥應副，亦乞明降指揮，依舊盡數撥還，庶幾不誤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辛企宗下軍馬類皆精銳，但企宗怯懦，不能駕御用之。士卒以抑而不用之故，多懷怨憤。如蒙朝廷撥付臣使喚，即乞別擇近上統制官將領。伏望聖察。《梁谿集》卷六七。

〔二〕賀：原作「道」，據道光本改。

〔三〕廣：原作「以」，據右引改。

〔三〕吳觀文：道光本作「李觀文」，誤。按此指廣西湖南宣撫使吳敏，上卷《再乞差使臣齎旗榜……奏狀》稱「吳宣撫」是也。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準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

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剿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某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措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走透入廣東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某協力同共措置。劄與李某、孟庾、韓世忠照會，令劄送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起發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見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軍馬前去之任，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已於五月六日起離福州，經過南劍州，見今已入邵武軍界。近據廣東經略安撫使林遜申，曹成攻破賀州，侵犯廣東州縣，有願就招撫之意。臣本司已差官齎朝廷降到勅榜、黃旗、金字牌等前去，委自帥、漕兩司相度事勢施行。緣賊情狡獪，屢服屢叛，不可信仗，非得重兵臨之，決難制御。已累具奏聞，乞降指揮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分撥兵將，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又累論奏乞令韓世忠親統大兵，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以來，與臣同共措置，庶幾可以保全兩路，未奉回降指揮。今準樞密院劄子，備遞到前項聖旨指揮，與臣奏請之意，事體相合，仰見睿明照燭萬里之外，神心經畫，動合機會，天下不勝幸甚。除已備錄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差撥兵將同共措置施行外，勘會曹成賊馬萬數浩瀚，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人，係是朝廷劄到之數，見今惟有岳飛一項軍馬約一萬餘人前去襲逐，約度已到近地。今來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所差兵將，須得一二萬人，更會合許中諸頭項軍馬，方能與之力敵，又須得韓世忠親自統率前去，乃有決勝之理。竊慮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差撥兵將不多，及韓世忠非奉聖旨指揮，不敢躬親前去二廣。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更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發兵應援廣東，如係韓世忠親行，合與臣同共措置外，如只差撥兵將，自合隨逐前去聽臣節制，庶幾號令歸一，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處分施行。

《梁谿集》卷六八。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緣臣昨起離撫州日，將一行軍兵輜重器甲，盡用溪船裝載往邵武軍〔二〕，以免山路崎嶇般挈之勞。今到邵武軍，却合差撥人夫措置出陸。又有本軍老小約計二千餘人，欲自邵武軍分撥，由汀州路往潮州安泊，亦合擘券差官部轄前去，須留三五日方得辦集。契勘邵武軍係臣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重器甲，爲陸行計，分撥老小往潮州外，量帶人從前去祖塋展省，並不相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小貼子〕臣契勘自邵武軍由江西路與孟庾、韓世忠商議，同共措置，及一就將帶分撥人兵前去

廣東，更無留滯去處。惟是去行在益遠，日望朝廷回降指揮，深慮傳遞及專差人道路稽遲，所有乞用金字牌降下事件，伏望聖慈照察，特降指揮。《梁谿集》卷六八。

〔二〕往：原作「住」，據道光本改。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準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侵犯廣南作過，其廣西見有許中躬親提兵在本路界首把截，湖南孟庾、韓世忠、岳飛大兵襲逐追捕，惟廣南軍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五月十八日奉聖旨：令李某依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臣已依稟聖旨指揮，前去廣東措置保護，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李某前任宰臣，已降指揮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事件，若候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致後時。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應于合行事件，並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所得畫一指揮施行。內一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施行，踏逐辛企宗、閻皋、朱師閔、郝晟、李山等逐頭項人兵約計八千餘人，已具奏聞外，近又具奏，乞抽差劉洪道下顏孝恭一項人兵，及乞逐急於江西安撫大使下摘那數項軍馬應副，隨逐臣前去廣

東，措置招捕曹成賊馬，保全二廣〔一〕。並未奉回降指揮。今準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許撥還統領官馬準下兵七百餘人外，其餘所乞軍馬，並未蒙差撥。竊慮朝廷係與畫一事件一道滾同降下〔二〕，入尋常急遞，是致未曾被受。今得旨催促前去廣東捍禦曹成，只據目下所有人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委是兵力單弱，何以挫遏十餘萬衆賊馬之鋒？非得所乞軍馬齊集，實難虛受重責。契勘臣所乞兵馬，除朱師閔已回行在外，其餘辛企宗、閻皋、李山、郝晟、顏孝恭等兵皆在江西建昌軍、虔、吉州，如蒙朝廷應副，用金字牌降下指揮，使臣得以因行勾抽，將帶前去廣東使喚，勒成部伍，軍容稍整，庶幾遠方知朝廷所以遣臣之意，曹成或可望風招納。事繫國體，非臣敢私。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檢會臣累奏踏逐乞兵因依，特賜矜允施行。臣見自邵武軍起發建昌軍、撫州以來，聽候指揮。

〔小貼子〕契勘臣畫一內元乞辛企宗下兵計四千人，近聞在路逃散，所存不多。緣企宗怯懦，不能用衆，致其下人兵多懷憤怒。閻皋下兵元約一千五百餘人，閻皋得罪，已爲宣撫司分撥。李山下兵元約一千人，今聞只有六七百人，見在虔州。其李山係委棄邵武軍擅走出江西界之人。上項三項軍馬，如蒙朝廷撥付臣使喚，並合別擇統制官將領前去。所有郝晟、顏孝恭等兵，皆祇及五百人，聞亦見爲宣撫司勾在吉州。緣逐項兵本非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元將帶之數，所以臣敢踏逐奏乞差撥。如蒙朝廷盡行應副，亦不過得三五千。乞依前奏於江西安撫大使下摘那湊足元數〔三〕，庶幾可濟目前之急，合具奏知。臣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臣本司名號既同，責任亦等，而兵力事體夙然遼絕，臣目今所得兵曾不及其一統制官之數。今來措置廣東賊馬，雖蒙

已降指揮令分撥兵將前去，緣非臣所部，終是難以使喚。遠方州縣見兩司事體不一，動有觀望，亦難號令。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踏逐元數特行應副，使事有可爲之理。臣敢不竭盡死節，以圖報稱，伏乞聖察。《梁谿集》卷六八。

〔二〕二：原作「三」，據道光本改。

〔三〕滾：原作「即」，據右引改。

〔三〕元：原無，據右引補。

乞令韓世忠摘那軍馬量帶輕齎前去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準樞密院劄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奏：『契勘曹成一項賊馬，侵犯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爲單弱，難於支梧。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剗刷到諸路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等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

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奔迸，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候勅旨。』今檢會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酌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剿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洞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某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措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五月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走透入廣東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某協力同共措置。劄與李某、孟庾、韓世忠照會。又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依已降指揮火急追襲討殺，救護二廣，無令侵壞州縣。如遣發軍馬不能尅日殄滅大寇，即本司自合躬親前去，務要日近平定，旋逐具追殺次第聞奏。仍劄催李某依累降處分，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其兩司措置事宜，並須互相關報，無致牴牾。臣已遵稟聖旨指揮及關送孟庾、韓世忠照會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近累具奏，以曹成侵犯二廣，賊衆浩瀚，事勢危急，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忠統率精銳軍馬一二萬人，不拘路分前去措置追捕，及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剗刷到逐路財用，照對分撥往二廣人兵，椿辦一兩月錢糧，隨軍前去支遣。今準前項聖旨指揮，仰見睿慈以二廣事宜留神經畫如

此。然臣竊謂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移司往廣東，不若止令世忠總兵前去之爲得策〔一〕。移司則一行軍兵、官吏、輜重之屬，皆須隨行，遷徙既難，費用不貲，深慮二廣偏重，倉卒應副，難以責辦，或致闕乏。若止令世忠摘那精銳人馬，量帶輕齎前去，可以乘機破賊，事畢即還本司，不致勞費，實爲利便。伏望更賜詳酌指揮施行。臣嘗備位近司，仰荷知遇委任之重，苟有所見，不敢不竭盡區區之愚。至於取舍，則合取自聖裁。冒瀆天聰，無任戰越之至。《梁谿集》卷六八。

〔一〕止：原作「上」，據右引改。

再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準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準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奏：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宣撫使李某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某訖，發來赴行在。其韓世忠軍馬令於建康府駐劄，仰世忠量帶親兵前來奏事。」劄送臣疾速施行，具知稟申樞密院。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建昌軍南豐縣取徑路由虔州前去潭州之任，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候孟庾、韓世宗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兩路盜賊除

曹成一項賊馬爲岳飛殺敗，並殘黨乞就宣撫司招安外，其餘盜賊劉忠、李宏、楊華、楊么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萬數浩瀚，尚未曾措置討捕，聞欲秋涼方行進兵，及馬友下人兵見在潭州，亦未曾措置差撥放散。今準前項聖旨，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逐項盜賊非日下措置可了，孟庾、韓世忠得赴行在指揮，逐急便行交割，將帶重兵起離前去。臣所得兵止是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近雖撥到辛企宗、閻皋下兵，緣逐軍已爲孟庾、韓世忠分撥及時暫抽差前去，見存數目不多。其近撥到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今來又準樞密院劄子撥隨岳飛往江州屯駐。委是勢力單弱，難以措置彈壓。竊慮盜賊窺覷，無所忌憚，依前猖獗，爲兩路之患，虛負罪責，臨時難以申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更賜詳酌指揮施行。《梁谿集》卷六八。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準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準御前降下金字牌，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岳飛候平定曹成日，將帶本部軍馬前來行在，及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令岳交割與李某使喚。今來已破曹成，及已降指揮令李某取徑路往潭州之任。緣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奉聖旨令岳飛將帶本部並韓京、吳錫、吳全軍馬前來江州駐劄，仍疾速開具掩殺曹成賊馬有功官兵，保明聞奏（一），當議推恩。及令李某勾抽程昌禹下杜湛所統八千餘人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恭依聖旨指

揮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之地，累年爲盜賊侵擾，往往占據州縣，不復知有朝廷。如馬友見在潭州，雖號稍知逆順之勢，不敢猖獗，然亦擅置官吏，分兵近郡，肆意誅求，民不聊生。蓋緣本路久闕帥臣，前後差除多不到任，全無重兵彈壓，故敢如此。近蒙朝廷差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岳飛權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將帶一行軍兵來湖南，又緣追捕曹成，未曾到任。今來岳飛討殺曹成將欲了當，又領前項聖旨指揮，令往江州駐劄。竊緣本路盜賊頭項衆多，如劉忠、李宏、楊華、楊么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馬友見在長沙，兵數號稱十萬，其實亦須五七萬人。非得素有名望、威略顯著近上武臣統率重兵，不能討捕彈壓放散。今來韓世忠兵既有聖旨指揮，前去建康府駐劄，其岳飛又令將軍馬往江州屯駐，即是本路名將重兵頓去，無有留者。竊慮盜賊窺見朝廷事勢，無所畏憚，依前放肆，爲患不細。臣雖係前宰相，誤蒙恩除四路宣撫使兼本路安撫使，緣所得兵數不多，無近上武臣爲之副貳，難以彈壓，安知馬友不忌臣之來？如唐藩鎮往往不納帥臣，或致戕害者多矣。況劉忠、李宏、楊華、雷進之徒，皆係劇賊，孟庾、韓世忠將帶重兵，自到荆湖，未曾措置，今來遽將職事交割與臣，何以善後？近奉樞密院劄子，差到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文字到司纔兩日間，又準今來指揮，令隨逐岳飛前去。雖蒙撥到程昌禹下杜湛所統八千餘人，其人係隨逐昌禹自蔡州前來鼎州，亦係要害之地，見有盜賊，不可闕兵，亦難全行勾抽。其杜湛、彭筠本係荆湖北路軍馬，合聽臣節制，指擬防秋之數。若差那去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却分撥得杜

湛、彭筠軍馬，於臣本路全無增益，有失指準。伏望聖慈體念荆湖重地，目今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全未平定，須得近上武臣措置招捕，及將來防秋不可闕兵，特降睿旨，令岳飛依元降指揮依舊權知潭州、兼權本路安撫使，候臣到任交割職事，令岳飛且於潭州駐劄，聽臣節制，一面措置分散馬友軍馬，及討捕劉忠、楊華、李宏、楊么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庶幾韓世忠去後，收拾後段，不致闕人。及將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依前降指揮撥付臣使喚，庶幾將來防秋不致闕事。臣仰荷聖恩，起於罪廢之餘，付以四路重寄，夙夜震悚，惟恐不能稱副之意，苟有愚見，不敢不盡陳述。干冒天聰，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劄子〕臣看詳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勾抽韓世忠兵前去建康府駐劄，及令岳飛將帶軍馬屯駐江州，與前後所降指揮頓然不同。竊慮係是江北或有傳報之警，欲爲防遏之計。臣竊謂建康府路已有都督呂頤浩一行軍馬，今來韓世忠又帶重兵前去，勢似偏重。岳飛前去江州，又復端閒，虛廢日月。臣愚欲乞令韓世忠分撥近上統制官將兵萬人駐劄江州，廣張聲勢，以代岳飛，權留岳飛駐劄潭州，經畫兩路盜賊，不數月間決可平定。萬一沿江或有警急〔二〕，臣預行排辦舟船，自潭州至江州，順流不過數日可到，臣當躬率本司軍馬與岳飛水陸並進，以爲應援，兩不相妨；而於荆湖兩路爲利甚大，措置群盜，可以永絕後患。臣謂策無出於此者。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特賜詳酌，速降指揮施行。

臣竊觀自昔討捕盜賊，必得功績已著之人，盜賊畏威，自然望風奔潰，於討捕易爲功力。今來岳

飛破曹成十萬之衆，群盜皆已膽落，若使稍留本路措畫招捕，功倍他日。盜賊平定之後，荊湖自此可以料理，日爲防秋之計，控扼上流，實係國體。如或失此機會，群盜猖獗，郡縣又復殘破，將來實難支梧。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施行。臣契勘馬友近與劉忠戰，爲其所敗，見今力敵，收拾將士，欲再舉兵。必留岳飛本路駐劄，使率馬友以討劉忠，必能有功。劉忠既破之後，朝廷量加旌賞，馬友別與一處差遣，使離潭州，即荊湖可無後患，其餘群盜亦可漸次招捕平定，實爲利便。伏望聖察。《梁谿集》卷六八。

〔二〕聞：原作「開」，據文意改。道光本作「奏聞」。

〔三〕沿：原作「松」，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七〇五

李 綱 二五

乞差楊惟忠下胡友毛佐軍馬奏狀

右，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畫一指揮，數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先次踏逐辛企宗、閻皋、朱師閔、郝晟、李山五頭項軍馬約計八千餘人。近準朝廷備坐到聖旨指揮，除朱師閔係已差充神武中軍，郝晟係孟庾所踏逐充親兵，李山差出幹事，所有辛企宗、閻皋下人兵除隨逐孟庾、韓世忠往湖南外，其見在辛企宗下人兵撥付臣使喚。近據辛企宗申，閻皋下人兵約二千餘人，盡數已爲韓世忠分撥隸諸統制官下，臣已奏乞更不抽差外，前件踏逐五項人兵只得辛企宗一項，又多逃散之數，委是單少。雖蒙朝廷差到張忠彥人兵，內多冗濫，又須揀汰，亦是人數不多。今踏逐到楊惟忠下有軍馬八九千人，見在江西路，內統領官胡友、毛佐部領三千餘人在袁州、虔州就糧，其餘人數並在洪州駐劄。今來楊惟忠已是身故，上項軍馬未曾撥隸，見係李

回權行拘管，欲乞盡數撥付臣使喚。如或朝廷別有差使去處，亦乞於數內輟那胡友、毛佐兩項人兵三千餘人逐急差撥付臣貼充二萬之數，候臣所乞諸處軍馬齊集，見得少剩的實數目，續具申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六九。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通融應副錢糧奏狀

準樞密院五月十八日劄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奏，內一項：『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於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並荆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並係先次剗刷拘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闕絕誤事。欲乞朝廷指揮，若孟庾、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剗刷下江西、荆湖路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並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候撫定荆湖南北盜賊班師日，量度合用數外，盡數留與李某。」劄送臣照會施行。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恭依聖旨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臣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盜賊了當日，前去潭州之任。

今準近降聖旨，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竊緣湖南北路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並未曾措置。竊恐孟庾、韓世忠得召赴行在指揮，逐急將職事交割與臣。所有招捕其餘盜賊及措置防秋等事，全藉錢糧應副。今來荆湖兩路已是闕乏，雖已差官前去廣南東西路州郡剗刷，緣道路寫遠，卒急難得應手支遣，全藉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遵依今來所降聖旨指揮，將見管錢米、銀絹、官告、度牒等除量留外，盡數關送臣本司應副支用。竊慮尚有執吝及別作名目支撥，有失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體念國事，不得輒分彼此，逐一開具名色，關送臣本司，以憑差官拘收訖，具奏施行，庶幾不致闕誤。《梁

谿集》卷六九。

乞催江東安撫大使司差那兵將會合捉殺姚達奏狀

右，臣昨在福州未起離間，準尚書省劄子，令臣措置姚達殘黨。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姚達殘黨自汀州復回邵武、建昌軍界首，藏泊作過。臣已具奏聞，乞候將來起發，於邵武、建昌軍就近措置。近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姚達殘黨已劄付李光、李回外，令臣疾速前去廣東。今來經由建昌軍，竊見姚達殘黨首領余照、李寶等見在邵武、建昌軍、撫州三路界首藏泊作過，焚燒劫掠，民被其害。其姚達殘黨元自汀州回日，只有三百餘人，今來虜掠百姓入火，已及一千餘人。官兵鬪敵，互有勝負，

見今依據山險，出沒不常。除劉洪道差統制官顏孝恭下軍馬會合捉殺，其建昌軍等處別無得力人兵可以彈壓。今來劉洪道將欲發赴鄂州，竊慮將帶顏孝恭軍馬前去，及安撫大使司差兵未到間，賊勢轉見猖獗。臣已劄送劉洪道，且留顏孝恭下軍馬同建昌軍等處人兵會合捉殺，候安撫大使司兵到日續行起發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催督江東西路安撫大使司疾速差那兵將，前來會合掩擊，庶幾早見殄滅。

《梁谿集》卷六九。

乞且於衡州駐劄候福建等路宣撫司班師前去之任奏狀

右，臣準福建等路宣撫使司關，檢準紹興二年三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李某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勘會本司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內荆湖今來又除李某宣撫，其本路軍旅錢糧，並辟置官屬措置事務，行移文字之類，顯有相妨，若不申明，必致誤事。伏望朝廷詳酌，速賜施行，候指揮。右勘會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如到荆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即合從李某措置，自不相妨。奉聖旨，劄與本司並李某照會。又準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賊馬侵犯廣南作過，奉聖旨，令李某依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劄送臣疾速施行。又準金字牌降到劄子，樞密院奏，曹成賊馬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

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某訖，發來赴行在，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施行外，契勘近聞孟庾見往湖南，緣有前項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指揮，竊恐孟庾未到潭州，及雖到潭州，措置盜賊事宜未了間，便離本路，將本司職事交割與臣，其韓世忠、岳飛兩頭項重兵，並各抽回建康府、江州屯駐。臣本司軍馬全然不多，雖蒙撥到一兩項殘零人馬，悉是烏合，又無威望素著武臣總領，若便依今來聖旨指揮徑赴潭州，使荆湖群盜窺見虛實，愈更偃蹇，一有侵侮，實損國威。當是時，臣雖捐軀，無補於事。目今荆湖兩路盜賊，除曹成一項殺敗，有就招撫之意，將欲了當外，其餘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十數頭項，萬數浩瀚。若孟庾、韓世忠措置未了間，便行交割，岳飛又往江州，重兵名將一旦俱去，即與前來「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之任」聖旨指揮大段不同。今來孟庾、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如或未了，速要班師赴行在，及往建康府駐劄，朝廷防秋事體尤重，若交割宣撫司職事，臣恭體聖意，不敢復有陳請外，只乞依臣前奏存留岳飛一項軍馬，且在本路措置招捕盜賊，聽臣節制，不數月間須見次第。將來沿江或有警急，自合發遣前去應援，所有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並辟置州縣官等，若孟庾、韓世忠未起發間，合與臣本司通融應副，將來起發日，自合依前降指揮交割與臣措置施行。臣今一面起發建昌軍南豐縣，由撫、吉州前去相度，若事勢別無阻礙，欲乞且於衡、永州駐泊，候孟庾、韓世忠班師回軍，及朝廷降到指揮，許令岳飛存留本路，即往潭州置司。伏望聖慈特賜矜察，早降睿旨施行，使有

遵守。

〔小貼子〕契勘孟庾、韓世忠係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專切措置荆湖兩路盜賊。今來劉忠等十數頭項，多在荆湖北路及兩路界首出沒作過，並合措置撫定。近金字牌降到聖旨指揮，催促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却不該載荆湖南北兩路。竊慮孟庾、韓世忠執此指揮，只據湖南時下撫定，即便交割與臣，致朝廷不見得湖北兩界首所有劇賊十數頭項未了，並與岳飛一項軍馬盡行起發，則兩路更無重兵，決須誤事。伏乞檢照前後所降指揮，明賜處分施行。

《梁谿集》卷六九。

乞撥還韓京等及胡友等兩項軍馬奏狀

今月初二日申時，準內侍省發到金字牌御前實封文字、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李某依元申請畫一指揮，差撥軍馬二萬人。今來朝廷已節次應副差撥過馬準、陳照、任仕安共二千七百餘人，張忠彥四千人，杜湛八千人，郝晟二千九百人，辛企宗四千餘人，共計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今來已過元乞數目。奉聖旨劄與李某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取徑路前去潭州之任，具已起發，及到任日時聞奏〔一〕。劄送以疾速施行。臣已恭依聖旨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差到統制官任仕安〔二〕，並統領官李建、陳照、馬準下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

及今來指揮，依臣踏逐於福建等路宣撫司盡數撥到辛企宗下人兵共計四千餘人，及郝最下兵二千九百人。據郝最狀申，見統官兵實計二千八十四人、馬六十七匹。前件三項人兵，共計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其朝廷差到不係臣踏逐杜湛下人兵八千人，張忠彥下四千人。勘會昨據程昌禹申，杜湛下人兵只計二千餘人，元係蔡州將兵，隨逐程昌禹前來鼎州。後來招到劉超下彭筠一頭項軍馬五千餘人，共計約八千人，已有指揮依舊聽昌禹使喚。兼鼎州係控扼要害去處，竊慮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軍馬係是烏合冗濫之人，朝廷見有指揮，令痛行沙汰，及未知見今存在去處，難以指準。此兩項軍馬，臣欲乞令別聽朝廷差使。所有元降畫一指揮，許臣踏逐差兵二萬人，除已有任仕安、辛企宗、郝最三項人兵共計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外，尚欠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六人。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乞將朝廷已差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共計二千七百餘人，依舊撥還付臣本司，及臣近奏乞差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毛佐人兵三千餘人充填闕數外，其餘見少六千餘人，容臣續行踏逐，陳乞施行。庶幾招捕盜賊，措置防秋，不致闕誤。

〔小貼子〕臣契勘朝廷元降指揮，許依江東安撫大使例，差兵二萬人。緣荆湖兩路界分闊遠，非江東一路之比，其上件差兵二萬人，如足元數，猶恐俵布控扼使喚不足。今來所乞存留岳飛一項軍馬於本路駐劄，係在二萬人數外，蓋欲藉其威名措置盜賊，早見了當，及防秋已迫，緩急可以倚仗。朝廷如以所乞在二萬人數之外，即乞除臣今來所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及踏逐差胡友、毛佐人兵外，尚闕六千餘人未行差撥，伏乞照會施行。《梁谿集》卷六九。

〔一〕聞奏：原作「聞奉」，據文意改。道光本作「奏聞」。

〔二〕聖旨：原作「朝廷」，據道光本改。

開具錢糧兵馬盜賊人數乞指揮施行奏狀

檢會臣自置司以來節次被受朝省劄子，備奉聖旨，皆令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日，前去潭州之任。後來緣曹成賊馬侵犯二廣，續降指揮令臣往廣東捍寇，保護一路。臣遵依聖旨，取便道發往廣東，行次建昌軍南豐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一〕，樞密院奏，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某訖，發來赴行在。臣亦已遵依聖旨，改路由撫、吉州前去之任，乞於衡、永州駐泊，已具奏聞外，竊詳前件指揮與前後所降指揮不同，必謂曹成已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赴軍前區處了當，其餘盜賊不難招捕，所以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及令臣取徑路往潭州之任。臣今行次撫州，節次據探報，體問得曹成見與岳飛相持於全、邵間，徒黨散漫，桂陽、郴、永皆被其害，即未曾赴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及承福建等路宣撫司關，據探報，曹成賊馬近自廣東復回湖南，在全、邵州、武岡軍上下，岳飛見在衡州。又體問得馬友昨在潭州，雖擅行辟置官吏，擁衆自

防，蠶食諸邑，然又受朝廷恩命，若以重兵臨之，決可招撫，全得其衆，分隸放散。今聞馬友爲李宏所圖，併其軍馬，多備舟船，般載見在錢穀，艤泊岸下。雖未見得的確因依，緣既有變動，與前日事體又復不同。其馬友徒衆不伏李宏招收者，依舊散爲盜賊，劫掠諸縣，其餘仍舊團聚潭州，及據岳飛申，亦稱馬友爲李宏所殺。又據探報，劉忠見據岳州、平江一帶，近復多聚舟船，屯泊君山，雖遣人至福建等路宣撫司軍前，願就招撫，決難保信。其餘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彭鐵大、鄧裝等，皆在逐處作過如故。及別有數項盜賊，不得頭首姓名，藏泊洞庭湖等處，時到潭州城外出沒抄掠。據前件探報事節，即是曹成賊馬初未曾招撫了當，及其餘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瀚，恐非旬月間所可措置。若朝廷且令孟庾、韓世忠在荆湖兩路措置盜賊，務令淨盡，其勢尚須數月，方可結絕。臣若發赴本路，於衡、永州駐泊，緣孟庾、韓世忠已自吉州往湖南路，亦分撥軍馬由衡、永州前去，錢糧闕乏，難以供贍。檢會昨降指揮，孟庾等申，今來除李某宣撫荆湖，其本路軍旅錢糧措置事務等，顯有相妨。奉聖旨，福建等路宣撫司如到荆湖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即合從李某措置。緣有前項指揮，兩司難以同在一路，於措置盜賊及防秋等事，皆有相妨。臣合與不合依元降指揮，少候孟庾、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萬一朝廷有防秋緊急事宜，速欲得孟庾、韓世忠班師赴行在，及孟庾、韓世忠體朝廷之意，逐急將荆湖盜賊曹成、李宏、劉忠等逐項劇寇量行措置，便將職事交割與臣，緣臣見今軍馬單少，錢糧闕乏，兼防秋之期已迫，全然未有指準。昨具奏乞差撥九項軍馬及乞支撥錢糧，雖蒙朝廷摘那應副，後來他司占留，及朝廷改差，並未曾拘收

到一人一騎。雖蒙朝廷降下許撥錢糧，只是數目，未有可以指擬支撥去處。若非特降指揮，依臣近奏所乞存留岳飛一項人兵，且在本路駐劄，措置群盜，及將朝廷已撥到軍馬更不改差，及不許他司占留，盡數撥還，并臣續踏逐到胡友、毛佐兩項人兵特賜差撥，貼成元降指揮二萬之數，委是軍馬單少，不足以防秋，捍制盜賊。及檢會近降指揮，福建等路宣撫司將來班師日，應干錢糧、銀絹、祠部官告等，除量度合用數外，盡數椿留，撥付本司，依臣近奏，乞更賜約束，不許別作名目占破，及託以羨餘爲名〔三〕，獻納朝廷，盡數充撥本司支用。如是餘剩數目不多，支用不足，若不於江西轉運司鄰近州郡支撥應副，目前支遣委是錢糧闕乏，不足以贍養軍馬。竊緣招捕盜賊，控扼要害之地，分布防秋，以軍馬爲先；養贍軍馬，以錢糧爲急。臣今將節次所準朝廷降到指揮，及乞差撥軍馬錢糧朝廷已未應副數目，及荆湖見今盜賊人數，逐一開具聲說在後，伏望聖慈詳酌逐項事理，明降處分施行〔三〕。謹具下項：

一、本司節次被受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降到聖旨指揮：

尚書省劄子：孟庾、韓世忠總率大兵由袁、洪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前去之任，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七日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經過州郡，前去之任。

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賊馬侵犯廣南作過，廣東兵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奉聖旨，令李某依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

樞密院劄子：孟庾等申，本司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內荆湖路今來又除李某宣撫，本路軍旅錢糧，辟置官屬，措置事務，行移文字之類，顯見相妨，伏望朝廷詳酌施行。勘會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如到荆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即合從李某措置，自不相妨。奉聖旨劄下逐司照會。

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之任。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取徑路便可赴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某訖，發來赴行在。

契勘臣自置司以來，被受朝省劄子、降到聖旨，並令由廣東前去之任。蓋緣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同在一路，諸事相妨，及朝廷方以重兵委孟庾、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故每降指揮，必令臣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近降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臣更不經由廣東，取徑路前去潭州之任。今據諸處關報，曹成見在全、邵等州，與岳飛相持，元未招撫了當，其餘盜賊劉忠、李宏、雷進、楊華、楊么郎、鍾相殘黨、鄧裝、彭鐵大等亦未曾招捕了絕。孟庾、韓世忠近方自吉州發遣軍馬前去湖南措置，臣若徑往潭州之任，其兩司同在一路，委有妨礙。又聞潭州見有李宏、馬友之變，未見的确因依，非得重兵，難以彈壓。伏望聖慈詳酌事宜，令臣依累降指揮，且往廣東措置，或在虔、吉間，少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一、本司被受尚書省劄子，許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畫一事件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尋行踏逐，奏乞差撥，及蒙朝廷應副人數：

辛企宗下人兵約四千餘人；

閻皋下人兵約一千五百餘人；

朱師閔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郝叟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李山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朱師閔軍馬見在神武中軍使喚，郝叟人兵已降指揮差充孟庾親兵，李山見差出幹事外，辛企宗、閻皋舊管人兵，除已隨孟庾、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見隸企宗所管，並依所奏，撥與李某使喚。本司尋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依聖旨指揮差撥，得回文，但稱已節次起發往荆湖南路，並不曾差到。竊緣臣昨係往廣東撫定州縣，故所降指揮，辛企宗下人兵除已隨孟庾、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差撥與臣使喚。今來臣依近降指揮，取徑路往湖南潭州之任，所有辛企宗、閻皋下兵合盡數撥赴本司，伏乞特賜指揮。

岳飛下人兵約一萬餘人；

韓京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吳錫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吳全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準樞密院劄子，除岳飛已召赴行在外，韓京、吳錫、吳全下人兵候隨逐岳飛討捕曹成了當日，撥付李某使喚。尋劄付岳飛，照會差撥。未有回報間，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令岳飛將帶本部並韓京、吳錫、吳全軍馬前來江州駐劄。本司近已具奏申明，荆湖盜賊招捕全未見次第，韓世忠、岳飛兩項重兵名將一旦盡去，竊慮群盜益無忌憚，勢必猖獗。乞令岳飛於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及將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依舊撥還本司，充防秋使喚，伏乞特賜指揮。

張忠彥下人兵二千餘人；

杜湛下人兵八千餘人。

準樞密院劄子，許從本司勾抽使喚。其張忠彥人兵多係冗濫，朝廷見劄付臣，有「痛行沙汰」指揮。本司遣使臣往廣東及岳飛處根尋〔四〕，未有回報，不知存在去處。杜湛下元係蔡州將兵，止係二千餘人，隨逐程昌禹前來鼎州，又招安到彭筠下五千餘人，已係本路指準防秋人數，兼鼎州見有盜賊，難以全行勾抽。目今湖南道路不通，差人前去勾抽未得，伏乞照會。

契勘本司陳乞九項人兵，蒙朝廷應副五項，及別差到杜湛、張忠彥兩項軍馬。內辛企宗、閻皋下人兵係福建等路宣撫司占留，未曾發遣；韓京、吳錫、吳全三項係朝廷改差；其杜湛、張忠彥兩項見行勾抽未得。所有元降畫一指揮許差二萬人數，除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見帶隨行外，其餘累

次奏請，並未曾得一人一騎。目今湖南盜賊衆多，防秋已近，深慮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一、本司初置司日，蒙朝廷降到激賞錢銀，及依呂頤浩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歲計錢米都數，及本司陳乞於江西鄰近州郡支撥錢米應副，日下支用數目：

尚書省劄子：於福建路轉運司支錢二萬貫，充沿路些小犒設支用。見已支到，於降賜庫收掌支用。

尚書省劄子：於吉州推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充激賞支用。累移文榷貨務〔五〕，但稱闕乏，至今并未曾支到。尚書省劄子降下申請畫一，內一項：依江東安撫大使例，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碩，充一歲支用。緣本路州軍累經殘破，全然闕乏，雖已差官於廣南東西路剗刷，緣道里寫遠，目下無以應副支遣。乞候依近降指揮，於孟庾處交割餘剩錢糧。如數目不多，支用不足，即乞許臣於江西轉運司及筠、袁、虔、吉州先次撥米五萬碩、錢十萬貫應副日下支用，庶幾臨時不致闕誤。伏乞特賜指揮。

尚書省劄子：本司奏，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候將來班師日，將餘剩錢糧，及以前朝廷降賜，及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度牒、官告等，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撫定荆湖南北路盜賊班師日，量度合用數外，盡留與李某。劄送本司施行。緣福建等路宣撫司已有指揮，催促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班師在近，其上件餘剩錢米、銀

絹、祠部官告等，乞特降約束，令不得別作名目占破，及以羨餘獻納朝廷，盡數撥付臣，充經理荆湖之資，應副軍期支遣，伏乞特降指揮。

契勘前項財用，並是指準的確合用之數，除福建轉運司應副到錢二萬貫文外，所有其餘數目，若非朝廷特賜緊切指揮，深慮只成虛文，有誤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

一、本司據福建等路宣撫司及湖南北兩路諸處申，探報荆湖南北兩路見今盜賊人數及作過去處：

曹成，約有十萬餘人，自道州侵犯賀州及封、連等州，爲岳飛殺敗。見今分作數項，在全、邵州、武岡軍、道州、永州等處屯泊作過，即未曾就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了當。

馬友，約有十萬餘人，元占據潭州，分撥徒衆於外縣及衡州等處就糧，近爲李宏殺并，目今徒黨爲李宏招收者依舊團聚潭州，及不伏招收之人，四散虜掠作過。

劉忠，約有三萬餘人，元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等處據險出沒作過，近聞福建等路宣撫司大兵到來，聚集舟船於岳州君山屯泊，訪聞曾遣人至福建等路宣撫司願就招撫，緣本人自知罪大不赦，決難保信。

李宏，約有一萬餘人，元係馬友下統制官，引兵叛去，占據岳州。近聞與潭州通判張揆合謀殺戮馬友，併其軍馬，未見詣實因依，見在潭州。

楊華，約有一萬餘人，見在鼎州及潭州益陽縣界出沒作過。

雷進，約有八千餘人，見在鼎、澧州及潭州界上出沒作過。

楊么郎，約有五千餘人，見在潭州界上出沒作過。

鍾相殘黨，約有一萬餘人，見在鼎州、澧州界上出沒作過；

鄧裝，約有三千餘人，見在郴、連州界上出沒作過。

彭鐵大，約有數千人，見在桂陽縣界上出沒作過。

契勘前項劇賊十餘頭項，衆數十萬，皆是累年占據湖南州縣作過之人。其餘不得名字，於洞庭、青草湖藏泊出沒作過；及諸處小盜，千百爲群，不可勝數。今來福建等路宣撫司承朝廷指揮，催促措置，竊慮非旬月內所可了當。若便行交割與臣，非得岳飛一項軍馬於本路駐劄，同共措置，及臣累奏踏逐人兵，特降指揮盡數差撥，湊足元降畫一指揮二萬之數，實難以招捕前項盜賊，及措置防秋等事，深恐決致誤事。伏望聖慈檢會臣近奏，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七〇。

〔一〕到：原作「道」，據道光本改。

〔二〕託：原無，據右引補。

〔三〕分：原無，據右引補。

〔四〕根：原作「相」，據右引改。

〔五〕權：原作「催」，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七〇六

李 綱 二六

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七月二十八日，準樞密院劄子：準樞密院七月七日劄子，勘會已差撥兵馬計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付李某使喚。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星夜前去之任。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吉州兼程前去湖南之任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蒙朝廷降下畫一，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例，踏逐差兵二萬人。已差到任仕安下人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辛企宗下人兵三千三百餘人，郝晟下人兵二千八十餘人，已上共計七千九百餘人，準樞密院劄子撥到見在湖南屯駐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方行勾抽、取問人數，未到間，續準樞密院劄子，令岳飛將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前去江州駐劄，却令臣於程昌禹下勾抽杜湛人兵八千餘人，及勾抽張忠彥下人兵四千餘人使喚。已上通約計二萬餘人。緣杜湛人兵只係二千餘人，並近招收到彭筠兵五千餘人，通約計八千人。據程昌禹申，鼎、澧州見今有鍾相、楊華殘黨出沒作過，別

無兵將可以捍禦，乞存留依舊使喚。契勘鼎、澧州係湖北要害去處，上件杜湛等兵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兵見在廣東、福建等路宣撫司，及岳飛勾抽使喚〔二〕，並不前來。臣累行移文前去，亦不報應，見委廣東經略安撫使向子諲前去措置外，其杜湛、張忠彥下人兵乞朝廷特賜豁除，或別承差使，不充二萬人之數。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已係先降指揮撥隸臣本司，後來續降指揮，令隨岳飛前去江州駐劄。今來岳飛已蒙朝廷依舊存留湖南路駐劄，更不前去江州，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却合隸臣本司。臣除已劄送逐人照會外，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七一。

〔二〕「抽使」二字原無，據道光本補。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祇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於遐方〔一〕，叨將明命；觀天人之文於秘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爲愧，感極涕零。中謝。竊以荊湖之奧區，實爲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爲一都會。屬夷

狄俶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姦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約亡奇，徒自信其孤忠，曾莫著於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患周身之術。一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餌藥扶持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閫之重任，加以禁殿之隆名。中使來臨，載傳溫詔，匪頒下逮，祇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省以定是非，本何心於用舍；修政事而攘夷狄，蓋有意於翕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滌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宣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梁谿集》卷七一。

〔二〕粵：原作「奧」，據道光本改。

乞差使臣管押呂直等軍馬依舊付本司使喚奏狀

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李某係前任宰臣，已降指揮，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事件者，候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致後時，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應于合行事件，

並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所得指揮施行。臣恭稟聖旨，參照呂頤浩畫一陳乞內一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數內乞差辛企宗下兵四千餘人，隸本司使喚。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辛企宗舊管人兵內除已隨孟庾、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見隸企宗所管軍兵，依所奏撥與李某；及令孟庾候起發日，將郝晟一軍盡數交與李某應副使喚。尚慮兵輕闕人，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候李某到湖南新任，據抽差過辛企宗元管人馬，盡數撥與李某應副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尋行下辛企宗。契勘昨於福州，承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參政劄子，權差過官兵二百一十四人、馬三十疋，差將官李守恭、使臣何廣、馬俊管押前去；又於建昌軍，承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少師劄子，令提舉董觀察權於軍中差撥過使臣弓箭手王琪等七十五人、馬七十五疋，將帶前去湖南措置盜賊；又於撫州，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參政鈞旨，差本軍統領官呂直權於軍中及衙兵內差撥過官兵共六百四人、馬三十一疋。已上共計抽差過兵將八百九十三人、馬一百三十六疋，累行關送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元降聖旨指揮，盡數撥還，並不關報。訪聞上件兵將係孟庾差充親兵，統制官姚端說諭前項兵將陳狀不願歸辛企宗部下。契勘辛企宗交割馬軍之後，爲患在假，見在吉州將理，已乞宮祠尋醫，不在軍中，亦已關送福建等路宣撫司照會，勾抽前項人兵。近據回報，却稱爲有馬友下潰散人兵見在筠、袁州作過，差呂直、李守恭等前去招捕，請一面自行勾收。尋差使臣齎文字前去勾收呂直、李守恭等赴臣本司充親兵使喚，據統領官呂直等申，今月初十日，準宣撫、參政相公劄子，紹興二年八月十日準當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申，昨自福州節次差到呂直等八百五十五人作親兵使喚，乞不許諸處差取。

右奉聖旨，依所乞，令孟庾將帶呂直等前來赴行在，劄付呂直，更不須前去招捕盜賊。臣契勘呂直、李守恭人兵元係辛企宗下所管軍馬，節次爲福建等路宣撫司抽差前去，依六月內聖旨指揮，合盡數撥還臣本司使喚。今來孟庾却作昨自福州節次差到親兵使喚，及不許諸處差取，並不聲說元係辛企宗下人兵，合撥還本司之數，致朝廷不見得上項因依，依所乞令將帶赴行在〔二〕。竊緣前項人兵係是於辛企宗下摘那精銳軍馬前去，其所存留人兵並效用使臣類多冗濫，見行揀汰，非得呂直等撥還臣本司，難以復成一軍，緩急何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候孟庾到行在日，令樞密院差近上使臣管押呂直、李守恭人兵，依元降聖旨指揮付臣本司使喚施行，庶幾朝廷號令必行，所係不細。《梁谿集》卷七一。

〔二〕依：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借奏狀

右，臣自入湖南界分，竊見州縣類皆殘破，民戶凋零，田土荒蕪，財力空匱。每處延見耆老，仰體朝廷德意，詢問民間疾苦，皆言累年以來，爲盜賊之所侵擾，官兵討捕，又皆科敷民間應副錢糧，次數既頻，無可供應。上戶類皆逃移往別路營生，拋下田產，不復料理；其中下戶出賣產業淨盡，猶

未足以應副須索，故致人戶不敢歸業，公私受害。臣尋行體究州縣科敷之弊，蓋緣朝廷昨降指揮，應合科催物色，並依人戶等第，依稅錢每貫合出若干，印榜曉示。本路監司申明，乞於田畝多寡定科敷之數，聲說不明，遂致官吏因緣爲姦，大拋虛數，種種作弊。且如軍期不得已而取於民，當據合用之數於田畝上均定。謂如合用錢一萬貫、米一千石，逐州拋下諸縣，合先會計諸縣田畝數目，如有田十萬畝，即合每畝均錢五十文、米半升。推此言之，多少皆可預行約度，科率均一，民力不至困乏。今則不然，轉運司約度拋科，更不會計合用之數，行下逐州；逐州虛拋大數，抑令諸縣承認；諸縣亦不照用行下之數，却於田畝上創自椿起錢糧之數。謂如衡州諸縣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縣，令科錢三萬貫、米五千碩，安仁縣却令每畝出錢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縣之田約計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七萬五千貫，米計合出一萬五千碩。衡陽縣令每畝出錢五百文，米一斗，一縣之田約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一十五萬貫，米計合出三萬碩。通衡州五縣計之，一次科敷所出錢米，不可稱計。其間形勢官戶人吏率皆不納，承行人吏又於合納人戶公然取受，更不催納，其催納者盡貧下戶，因緣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納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理。蓋緣受納正稅，交收皆有文歷，難以作弊。其科敷之數，以軍期急迫爲辭，類皆不置赤歷，亦無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縣官吏多係權攝，與人吏通同作弊，侵漁搔擾，莫甚於此。且以今年計之，應副曹成及岳飛並福建宣撫人兵，已是三次科率，民力安得不困？臣見痛加止絕，出榜州縣，將前項科須未納人戶，並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須，並行住罷。如有軍期急闕，常賦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揮，不得擅行科率，

却令州縣依法於省限內催理正稅。其以前科敷之數，依去年明堂赦文，許於正稅內尅折。見體究作過、實有情弊官吏，續具奏聞，乞重置典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行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令應干科須並先會計合用之數，於逐州總計田畝上均敷，即不得虛拋大數，及於田畝上別行椿起錢糧之數，庶幾民戶漸次復業，得被朝廷實惠，天下幸甚。《梁谿集》卷七一。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馬奏狀

臣契勘七月二十九日準樞密院七月二十二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且在湖南等路措置追捕盜賊，候稍息日別聽指揮。續於八月初五日準樞密院七月二十五日劄子，岳飛依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專聽李某節制。臣已劄下岳飛，遵稟聖旨指揮，回軍前來本路駐劄。未到間，今據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樞密院將領韓京申，得岳飛公文，八月十一日準八月五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今據岳飛奏，曹成賊衆並已破滅，招收淨盡，湖南、二廣別無曹成潰賊。兼韓世忠大軍已到潭州撫定李宏、馬友人兵，及已破劉忠大寨，所有岳飛合依先降指揮前來江州駐劄。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先降指揮，立便起發前來江州駐劄，申本司照會。臣竊緣本路盜賊全未衰息，韓世忠雖破劉忠大寨，其劉忠見在岳、鄂間，據胡家寨招集潰散軍馬，已及五千餘人。馬友潰散人兵，見有數頭項各數千人在潭州、邵州界上等處作過。近據韓世忠下提舉一行事務董叟

申，已接引到王方一項人兵三萬餘人；及曹成下人兵七萬餘人見在辰、沅等州，有公文情願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昨晚起離辰、沅州，欲自邵州入衡州，前去江西路追趕福建等路宣撫司公參。緣董旼只帶親兵三千人，見在邵州，欲接引招撫曹成、王方十萬之衆，竊慮難以彈壓。其曹成素來狡獪，必謂福建等路宣撫司既已班師，岳飛人兵未到，臣所將兵人數不多，本路別無重兵，故以受董旼引接爲辭，漸復南來，有窺伺湖南及二廣之意。萬一猖獗，委是難以支梧。兼楊么下賊黨亦係數萬人，見據洞庭湖水寨，周圍一千餘里，見今出沒於潭、鼎、邵州界首作過。其餘盜賊如鄧裝、彭鐵大、楊華、雷進、鍾相殘黨等，依舊占據巢穴，侵犯州縣，未曾討捕。今來岳飛却稱曹成賊衆已是破滅，招收淨盡，荆湖二廣別無曹成潰散賊馬，李宏、馬友人兵及劉忠並各了當，合依先降指揮前去江州駐劄，委是故違詔令，不肯前來，欺罔朝廷，別取指揮。兼臣本司亦未曾被受前項聖旨指揮，竊慮既令聽臣節制，朝廷必須行下臣本司體究岳飛所陳是與不是，着實方降處分。萬一詔令果是已改，不敢再三紊煩朝廷，只乞存留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依舊撥歸臣本司使喚，庶幾多方措置彈壓。日前曹成、劉忠、楊么等十數巨寇，及爲防秋之計，若更不蒙朝廷應副韓京等三項軍馬，委是見在兵數單弱，難以存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乞存留韓京、吳全、吳錫三項軍馬，速賜指揮施行。今開具臣本司見管人兵數目下項：

任仕安下元管二千七百餘人，一百餘人爲福建等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一百餘人在路逃亡死損，見在二千五百餘人。

辛企宗下元管四千餘人，九百餘人爲參知政事孟庾帶充親兵前去，不曾撥還，四百餘人爲福建等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見在二千七百餘人。

郝晟下元管二千八十人，近據申報只有一千六百餘人。

已上三項人兵，通計六千八百餘人。

〔小帖子〕契勘韓京下兵約計一千五百餘人，吳錫下兵約計二千人，吳全下兵約計二千五百人，三項共計六千人。並臣本司見管人，通計一萬二千餘人。依元降指揮許踏逐兵數，尚闕八千餘人，如岳飛一項軍馬不可抽摘，即乞自朝廷別選近上兵官帶所部軍馬付臣本司使喚，充填上項人數，庶幾不致闕事。伏乞速賜施行。

契勘臣累具奏，乞依元數添差人兵，累準樞密院劄子撥程昌禹下杜湛人兵八千人，及張忠彥下兵四千人，付臣本司使喚。竊緣杜湛人兵，據知鼎州程昌禹申，見今鼎、澧州盜賊出沒，杜湛人兵分布控扼，不可摘那。其張忠彥人兵，據廣東帥臣林通、運判章傑申，忠彥見在廣州，恣爲不法，雖已被受臣本司劄子，不肯發來公參，乞差兵將前來彈壓起發。緣臣本司見今兵將單弱，不可摘那，已具奏乞下江西安撫大使司，差撥兵將前去押歸江西舊任。此兩項人兵欲乞朝廷豁除，不在臣本司合得兵數之內，已累具奏聞，伏乞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七二。

奏知段恩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申：「契勘飛近恭奉聖旨指揮，收捕曹成賊馬，屢獲大捷，分遣軍馬自廣西追趕至廣東連州並湖南界，往回數千里。今節次本軍諸將申到，有逃走官兵四百七十八人。下項契勘使臣、效用軍兵見此暑月，披帶衣甲，艱辛勞苦，怯戰，輒敢棄甲或將帶衣甲鞍馬逃走之人，顯見所走人其改易姓名，別投他軍。伏望朝廷重立賞格，遍行下神武諸軍並諸路帥臣，及逐頭項統兵官根緝收捉，差人押赴飛軍前，對衆依軍法號令。所貴帶甲忠勇將士，不敢倣倣逃竄。」小帖子稱：「契勘本軍逃走官兵往往輒投他處收留，若不嚴行約束，無以懲戒。伏望朝廷給降黃榜一道，付飛隨軍張掛，及乞止絕諸軍等不得誘引，擅使招收本軍官兵。」右奉聖旨，依所乞，令樞密院給降勅榜。今檢會諸軍逃走使臣，依例立賞錢三百貫，效用軍兵賞錢一百貫。劄付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施行外，契勘近來管兵將帥招誘別軍人兵投充本軍使喚，改換名字，難以稽考，紊亂軍政，莫此爲甚。且如臣本司昨蒙朝廷於福建等路宣撫司撥到辛企宗一項軍馬於吉州駐劄。候臣到來，其吉州官吏更不交與口食錢米，半月餘日，致令典賣罄盡；又方支俵衣賜間，撥付臣本司文字到來，更不支給衣絹。緣此軍兵皆以爲兩司事體不同，致有逃亡，人數衆多。體問得係是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小營寨統領官段恩用銀絹錢暗行招誘，及捉到逃軍趙俊等供通狀稱，探問得統領官段恩每名

用例物錢五貫文省、銀一兩、絹一疋招收別軍人兵，是致拋下器甲逃走，前去圖請新軍例物，入已使用。不期被收後，使臣捉獲。除已將趙俊等處斬簽喉令衆外，尋劄下段恩根問招收本司人兵因依，及關送韓世忠令根究施行，皆不報應。今朝廷雖因岳飛申明逃亡投換之人重立賞格，若不收坐擅行招收將領兵官，重加典憲，終是難以止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等路安撫司，勾追統領官段恩，付之有司根治，特賜黜責，庶幾少有懲戒，仍乞朝廷詳酌立法施行。今具臣本司自吉州以來爲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小營寨統領官段恩招收過人兵共計五百一人，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二。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準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枷拷州縣官僚，分遣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逼知通，跋扈恣橫。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剗刷金銀，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一〕，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既到潭州，即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束軍兵，不令搔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日

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勅榜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隨軍使喚」。劄送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馬友，與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李宏，皆是北來盜賊，侵犯湖南，占據州縣。內馬友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脅制官吏，搔擾百姓，掊聚錢糧，贍養從衆，不無過惡，然實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害，並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友嘗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福建等路宣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萬爲群，散漫於江湖間，虜掠作過，雖加招撫，往往以此爲言，未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綱紀既正，漸次率服。

〔小貼子〕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於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顯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於忠義，

若不明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直，輒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梁谿集》卷七二。

〔二〕公：原作「父」，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七〇七

李綱 二七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奏狀

右，臣契勘軍旅之事，以馬爲先。近年以來，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中國以步兵當之，安能取勝？臣誤蒙聖恩，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其荆湖路接連荆南、襄漢、江淮一帶，爲東南上流，最係控扼要害去處。所得兵將數目既已不多，又皆步兵〔二〕，萬一秋冬之交，強敵至，何以捍禦？竊見廣西路接連特磨道，多出善馬，可以博易。朝廷見委廣西帥司許中計置收買，計綱發赴行在。訪聞許中收買到馬數目頗多，見於廣西諸處收養。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許中於買到馬內撥五百疋付臣，分下諸軍充騎兵使用，仍乞許臣委官自行收買，庶幾軍容稍振，可以捍蔽一方，不致誤事。《梁谿集》卷七二。

〔二〕兵：原作「人」，據傳校改。

張忠彥不肯赴本司公參乞依舊歸江西任奏狀

右，臣累準樞密院劄子，差撥張忠彥一項人兵四千餘人，付臣本司使喚。臣累劄下張忠彥，令起發前來赴臣本司公參，並無報應。今據廣東帥臣林通、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節文稱：「契勘本路昨因凶賊鄧慶等作過，蒙朝廷差江南西路副鈐轄張忠彥一軍前來擒捕。其鄧慶等已係本路官兵收捕了當，準樞密院劄子，立便統率軍馬回歸本路，依已降指揮聽宣撫司節制。其張忠彥妄以申審爲名，並不遵依朝廷起發。兼張忠彥昨在江南西路，前後蒙朝旨，令聽楊惟忠、張俊、李回、岳飛節制，並不遵依。自到本路，承岳飛及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勾喚，亦不肯前去。今據張忠彥公文：『六月十九日申時準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劄子〔一〕，奉聖旨，令忠彥一行軍兵聽宣撫司節制，除已遵守施行外，乞應辦合用錢糧等。』雖有公文如此聲說，其實不肯前去，却稱不曾被受朝廷指揮，見在廣州招納亡命郭中復、宋安國、宋舉正及袁潭等，在其軍中日夜謀議，恣爲不法，愈見狂悖，竊恐別致生事。欲乞揀選將佐一兩員、精銳一二千人，遣來本路，催督押發施行，庶幾可以安靜一路。」小貼子稱：「忠彥所爲不法，視州縣官吏以爲仇讎。今來所陳若稍漏露，必致生變，害及一方。伏乞密切施行。忠彥每聲言欲自潮、惠入閩中，今來乞差兵將令自循、惠前來，庶幾可以折其姦謀，亦乞照會。」臣契勘張忠彥前後被受朝旨，令聽諸處節制，並不受命。今來撥付本司使喚，亦是不肯前來。兼臣本司見今兵將單弱，

難以抽摘前去彈壓。其張忠彥元係江西路副鈐轄，欲乞朝廷密切行下江西安撫大使司，差撥可以倚仗兵將自循州、惠州前去押發忠彥回歸江西舊任，庶幾廣東可以無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梁谿集》卷七二。

〔二〕子：原作「奉」，據道光本改。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煎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於江西路鄰州撥米五萬石〔二〕、錢十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爲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須，物力匱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般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實難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煎鹽，於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船脚力般運，

前來本路出賣。庶幾鹽價稍平，民不艱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朝廷以爲有侵推貨物之利，即乞依廣東鈔鹽體例，於推貨務入納鈔面錢，即於鹽法並不相妨，委是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梁谿集》卷七二。

〔二〕鄰州：傳校作「鄰近州縣」。

彈壓遣發董旻降到王方曹成人馬經過衡州出界奏狀

契勘臣遵奉聖旨，統率一行軍馬前來潭州之任。近到本路衡州，節次據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旻申，依準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前來衡、邵、辰、沅等州措置招收曹成、王方兩頭項人兵。其王方下計二萬人，曹成下計七萬人，自邵州取衡州路前去江西，赴福建路宣撫司公參。已關報經過州縣排辦錢糧草料應副到來支遣外，申乞更賜催督等事。臣契勘董旻所申招到上件人兵數目浩瀚，兼體問得董旻下隨行親兵只計二百餘人。并自衡州、邵州一帶州縣，並皆殘破，官司倉庫匱竭，人戶累經科率，委是困乏。尋劄付董旻照會，將招收到曹成、王方兩頭項人兵逐一揀選，內有老弱不堪之人，並行措置放散外，開具的實人兵數目供申。續據董旻申，已行下王方、曹成等將老弱不堪之人沿路放散，及到邵州親自揀選，除放散外，王方下

實管四千六百餘人，曹成下實管一萬六千餘人，并老小輜重，不下數萬人，聲勢差大。緣本路衡州及郴、永等州軍兵稀少，竊慮上件人馬到來，難以彈壓。及據本路監司州縣并衡州父老節次申，乞本司留候曹成到來，遣發出界，保全一路。臣統率一行人馬遂且於衡州駐劄，彈壓遣發，自茶陵縣出江西界，及那撥錢糧應副支遣。至八月二十八日，據修武郎齊拱引領到王方下統領、將佐、效用人員等到衡州，已那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去。又至九月初八日，據董旻引領到曹成下統領、統制、將佐、使臣、效用人員等到衡州，亦已那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去。續據安仁、茶陵縣申，其上件兩項人兵並已出本路界去訖。其逐項人兵經過衡州合用錢糧草料等，並係臣親在衡州彈壓，將本司人兵錢物那撥支給應副遣發，即不曾就人戶科敷，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三。

收降到馬友下潰兵步諒等奏狀

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八月十五日關：勘會筠、袁州管下有李宏、馬友下逃避人兵，本司尋差官前去招喚去後。今據取到武翼郎、閤門祇候、荆湖南路副總管司統制軍馬郝通狀（二），準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差到武功大夫、高州刺史裴淵齎到使司黃旗榜文前來招喚訖外，開坐郝通乞給降付身等因依。勘會本司累奉聖旨指揮，催促發赴行在，并已差內侍宣押，見迤邐進發外，關送臣本司照會措置施行。續據探報，有馬友潰散人兵統制官步諒等，將帶人兵二萬餘人，侵犯潭州醴陵、瀏陽、衡

山、攸縣等處，衝突入逐縣放火殺人，虜掠作過，賊勢猖獗。臣本司差使臣戴友端等齎朝廷降到勅牒黃旗并本司牒文前去招撫，其步諒等於衡山縣界吳集市劊成硬寨，栽埋鹿角，建置木柵，將吳集市左側民居盡皆焚蕩，差發人兵四散虜掠，全無肯就招撫之意。臣自衡州彈壓曹成軍馬了當，移司前來衡山縣措置，差本司統制官武顯大夫任仕安、武功大夫康州刺史王俊、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吳錫、統領官馬準、陳照、湯尚之等統率將佐軍馬前去招捕。據武顯大夫本司統制官任仕安申：「今月十九日，承準使司指揮，統率一行將佐人兵往衡山縣吳集市措置招捕步諒下人兵。仕安等整齷將帶所部軍馬連夜渡江，直抵步諒寨前，分布軍馬，四向圍掩。其賊人等擂鼓發喊，拽出人兵，抗拒鬪敵。仕安等率勵將士，用命向前衝突掩擊。其步諒等知勢力不敵，出投馬前，情願乞降。仕安遂收斂軍馬，相對劊寨。節次追喚到以次首領曹立、韓海、夏汎等，同步諒前來軍中，勒令賊兵解甲，放釋器仗，將老小拽出寨外，一併管押前來公參。有日前出寨打擄人兵，差統領官陳照、湯尚之等四向招收，別具供申。」臣已行措置，將步諒等逐頭項人兵揀選強壯堪披帶之人，結成隊伍，撥隸諸統制官下使喚。內有不堪披帶、堪執役人，輜重火頭祇應，其老弱疾患不堪執役情願逐便之人，及驅擄到士民婦女，並給公據放令逐便外，契勘一行統制、統領官、將佐、軍兵等，委是向前用命，立到功效之人。臣見開具姓名等第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契勘馬友下潰散人兵，見有一項首領王進、王俊等近五十餘人〔二〕，在湘鄉、寧鄉等縣屯泊作過，已差使臣前去招撫，未肯聽伏。又有一項李宏下人兵，元係解元統押，自水路前去，

至岳州潰散，見在瀏陽、醴陵作過，臣已選差軍馬分頭前去招捕，續具奏聞次。

契勘今來招撫到馬友下統領官步諒等人兵并老小近二萬五千餘人，除揀擇放散外，可得強壯堪披帶兵六千人，已分隸諸統制官下，結成隊伍使喚。所有續招收到人兵，候見人數，即行措置團結成軍，分布使喚，別具奏聞次，伏乞照會。《梁谿集》卷七三。

〔二〕郝：原作「赦」，據道光本改。下同。

〔三〕五十：道光本同，疑「五千」之訛。

乞發遣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么奏狀

契勘荆湖南北路土賊，見今有楊么、雷進、鄧裝、彭友、王盈等，各據巢穴，出沒作過。數內楊么見今擁衆數萬人，在湖南西界〔二〕，東至岳州，西至鼎、澧州，南至潭州，北至荆南府，幅員數千里，悉爲盜區。近來再陷澧州，侵犯荆南府松滋等縣，及於鼎州一帶，及潭州益陽、湘陰等縣作過，於群盜中最爲猖獗。體訪得楊么元係鍾相殘黨，以妖術鼓惑愚民，其立說謂從之者無稅賦差科，無官司法令，愚民樂從。而又孔彥舟、馬友、劉超、彭筠散亡之衆盡入其黨，以故人數衆多，占據〔三〕。

《梁谿集》卷七三。

〔一〕西：原作「兩」，據道光本改。

〔二〕此下道光本注：「此後原缺。」底本（四庫本）仍有近千字，經查乃作者《靖康傳信錄下》之文（見《梁谿集》卷一七三），今刪。又道光本此篇之下，猶有《乞給賜度牒紫衣師號變轉修葺廨舍奏狀》一文，注曰：「此篇缺前一段，止存尾狀一十九字。」所存爲：「第修葺製造，庶幾假以歲月，漸見就緒，謹錄奏聞。」底本則將此十九字接於所載《靖康傳信錄》文字之末，而不出殘文篇題，以泯殘闕之迹。今以該文殘脫太甚，不成篇章，在此注明，仍不出篇題。

乞將鼎州依虔州等處例帶提舉鼎澧等州兵馬賊盜公事奏狀

右，臣據知鼎州程昌禹申：「本州贍養軍兵幾及萬人，緣盜賊作過，調發兵馬四向討擊，錢糧委是闕乏，本路並無漕臣應副。澧州既已殘破，辰、沅、靖州自來係鼎州應副，即無錢米可以那移。目下只是於本州收拾些小錢糧應副軍兵食用，委是急闕，竊恐別致生事。」臣已逐急於本司攢那錢三萬貫，差官齎付程昌禹處應副支遣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更自朝廷量與應副施行；仍將鼎州依虔州等處體例，帶提舉鼎、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程昌禹就近節制。謹錄奏聞。

〔小貼子〕臣契勘湖北安撫使係在鄂州，去澧州并辰、沅、靖州遠者二千里。澧州已係殘破去處，及辰、沅、靖州皆係深入溪洞，州軍自來係聽鼎州節制。其鼎州係帶一路兵馬鈐轄，若令依虔州

等處體例帶提舉鼎、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令就近節制，責以平賊，於本路帥臣自不相妨，委是利便。伏乞聖察。《梁谿集》卷七三。

乞差楊晟惇充湖北路提刑奏狀

本司九月十五日據承信郎、權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緝捕使臣王蠲狀稱：「昨隨本司官左朝散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吳珏在全州管下，被曹成潰兵劫擄。道路不通，本官病患，自廣西州縣間道前去荆湖北路，至桂州興安縣，其所患加重，於八月二十三日身亡。蒙本官宅送出本司銅印一顆，係提刑吳珏存日封號，令蠲申所屬交割。緣本司簽廳官并吏人等昨爲曹成潰兵劫擄之時走散，不知下落，兼湖北轉運司亦不知見在去處，申乞差官權管湖北提刑司職事，以憑齎印前去交割施行。」本司勘會湖北路鼎、澧等州管下，見有楊么等盜賊數火作過，萬數浩瀚，其提刑司不可闕官措置。尋契勘中奉大夫、直秘閣、前提舉荆湖北路香鹽楊晟惇，見在靖州本官，曾蒙朝廷除提舉香鹽官，風力强敏，諳曉湖北事宜。除已逐急差楊晟惇交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印記職事權行管幹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差湖北路提點刑獄官，立限令起發前來赴任。如朝廷銓量審問，見得晟惇可以充上件差遣，亦乞賜差委，所貴一路速得監司，可以倚仗協濟。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契勘楊晟惇本貫靖州，諳熟湖北事宜，昨來吳珏自承朝廷指揮改路之後，更不曾前去

湖北路界分措置。蓋緣鼎、澧、岳、鄂等州例皆殘破，本路監司往往憚於巡按，逐州只在遠處行移，致一路事無人協力與州縣料理。見今並無監司，益見委靡不振。所乞朝廷審量，就差楊晟惇，伏望睿旨特不拘礙近降本貫指揮。《梁谿集》卷七三。

乞下鎮撫使令有寇盜侵犯鄰鎮合出兵迭相應援奏狀

據中衛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荆南軍府事解潛申：「準使司劄子，要見襄州目今事宜。契勘本鎮近承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待制差人齎到蠟書，稱叛賊桑仲餘黨李橫，與知隨州李道，於六月十三日部領襄、隨、鄧、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前來攻圍本府，乞差軍馬應援。潛契勘襄陽係與本鎮鄰接，恭依分鎮詔旨，敦睦鄰好；兼近承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坐奉聖旨，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緣李橫已承朝旨差權主管襄陽鎮撫使，遂移牒襄陽鎮撫使李橫，遵依朝旨施行去後，今月初八日承德安鎮撫使陳待制關報，八月十九日李橫人兵攻打城壁，被城上守禦軍兵民等併力捍禦，鬪敵殺退，於當夜遠遁前去，及捉到李橫隊內牙兵王貴一名，言說李橫待到襄陽歇泊後，却領人馬來郢州，就令去荆南廝打。」除已措置隄備外，申本司照會，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朝廷分鎮詔旨，敦睦鄰好，及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

蓋謂諸鎮平時無事不許擅自出兵相加，如係有盜賊攻圍，理宜互相救援。今來襄、鄧鎮撫使李橫叛逆，擅自出兵攻圍德安府，以蠟書求荆南應援；解潛却稱上件指揮，不敢出兵。竊慮有失元降詔旨之意，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申明元降指揮之意，行下諸鎮，庶幾協力應援，可以捍禦外寇。謹錄奏聞。《梁谿集》卷七三。

〔二〕令：原作「人」，據道光本改。

招降到安鎮等人兵奏狀

臣契勘已於九月二十五日具錄奏聞，爲臣本司差統制官任仕安等統率一行將佐軍馬，於衡州衡山縣界吳集市脅降到馬友下潰兵統領步諒等赴臣本司公參外，有日前出寨往衡州、安仁、耒陽等打虜人兵總轄官安鎮、翟忠等二千餘人，未曾回寨。本司分遣統領官陳照、湯尚之兩項軍馬取徑路會合前去追襲招捕，如敢抗拒，既乘機掩殺，取令淨盡，不管稍有走透。今據陳照、湯尚之申，統領軍馬前去捕安鎮等，內陳照統兵至衡陽縣界，地名黃田嶺，遇賊五百餘人，各著異色衣服，執持器械，分頭前來衝擊。照躬親分撥人馬四下向前迎敵，至酉時殺散賊衆，除殺死并重傷外，活捉到正賊二十餘人，就便解送湖南提刑呂祉交收。湯尚之統兵至離衡州五十里，地名靈泉鄉，逢賊五百餘人，各持槍杖軟

纏，著綵色衣服，殺人放火，擄掠鄉民。尚之躬親統率將佐官兵掩擊，其賊分布前來拒敵，兩時辰，殺賊退走，追襲，殺死賊徒大半，及生擒到一十九人，亦解赴湖南提刑呂祉收管訖。照與尚之在安仁縣會合。準使司機宜謝朝散牒，探報賊人大段侵犯耒陽縣管下作過，遂各統兵同共前去追襲。自安仁縣徑入小路追，從耒陽縣界地名赤土塘，又復入高亭大路，係通桂陽監、郴州永興縣，入廣南路口。慮恐侵犯逐處作過，遂領兵從徑路迎截，至地名苦竹，逢賊三百餘人，當時說諭招收，各不肯聽伏，前來拒敵。照與尚之統兵掩擊，殺退賊衆，黏蹤追殺。至當月二十八日巳時，又有賊馬五百餘人，在地名鴻鶴村放火殺人，虜劫作過。照與尚之分布人馬前去對賊說諭招收，依前不伏，前來迎敵，與官軍兩下交鋒。鬪敵至晚，除殺死并斫到首級外，生擒到賊徒八人，解赴提刑呂祉收管。照與尚之擁兵追襲勦殺，至當日戌時，其賊首安鎮、翟忠勢窮，不敢再戰，遣人前來迎軍告降。照等差使臣劉榮、唐慶前去引喚到安鎮、翟忠一行人兵，於十月一日到本軍，並已管押赴本司公參訖。臣已將被虜脅從及老弱不堪披帶人願逐便者，盡給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堪出戰人共一千三百餘人，並撥隸陳照、湯尚之管轄，結成隊伍，聽候使喚。臣契勘統領官陳照、湯尚之一行將佐軍兵等，用命與賊鬪敵，屢獲勝捷，又能收降賊首等數管押前來，並無走透，實有功效。臣見取索的實立功官兵等第姓名，開排別具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三。

全宋文卷三七〇八

李

綱

二八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據左武大夫、泰州刺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吳錫申：「準宣撫使司劄子，使司契勘馬友下潰散統令官王進等五千餘人〔一〕，在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擄，放火殺人作過。先係韓少師并提刑司差人前去招安，一向遷延，不即前來公參。近有一頭項三百餘人，以受招安爲名，前來潭州江西岸道林寺屯泊，緣使司在衡山縣措置步諒人馬，未到州間，却陰與潭州城内已前招降到人兵通謀〔二〕，表裏相應，誘引城内人兵數百人出城前去歸隊，一夜乘船直抵城下，意在背叛作過，劫取錢糧。當被使司先差往潭州彈壓統領官李建覺探得知，領兵射回賊船，其賊連夜走歸七星寨，合大隊依前沿路殺人放火。據州縣申到賊勢大段猖獗，合行招捕。劄錫，仰將帶統領官李建、馬準、焦元等，各統所部軍馬，齎使司榜文前去招捕。至十月初

十日，過大瀉山瀉隴莊，逢賊五百餘人，於兩山埋伏，被本軍將官畦貴差白旗子綽探得知，領兵從四山並進掩擊，賊兵奔走入七星寨。錫遂帶領一行軍馬前去追襲。當日晚離七星寨十里下寨，先差效用李青齋使司旗榜前去招撫，錫即便擁軍於十一日絕早到七星寨口。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其王進等走往蔡塘，恃守山險，占據地利，剗立硬寨。錫遂領衆兵直抵賊寨，分布高山，四面圍掩。其賊無所逃遁，勢力逼迫，方據李青於賊寨內將引到提轄徐彥出來報覆，稱王進等三千餘人願就招降。錫爲先準使司指揮，如賊意願就招降，即不得恣行勦殺。當時遂遣統領官李建、焦元、馬準與將官畦貴、許權直入賊寨，諭以禍福。其間尚有引衆執斧槍刀不受招降之人，遂指令軍馬圍定寨門收捉，對衆處斬，號令彈壓，賊衆盡納器械。錫即時管押所招降到王進等并老小赴使司公參訖。所有一行將士等，委是用命向前圍下賊衆，賊徒知不獲免，哀鳴乞降，不欲殺戮，實有勞效。伏望詳酌，特賜保明申奏，乞朝廷推賞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所據統制官吳錫前項申述，臣除已一面勘會立功人等第詣實別具保明申奏外，所有招降到王進等一行人兵，臣已措置揀選，將老弱不堪披帶執役及被驅虜人給據放令逐便外，其強壯堪披帶人並撥隸諸統制官下使喚訖。所有王俊等領一千餘人，節次探報，見往邵州界作過，臣已差統制官吳錫等再領軍馬前去追襲措置，招捕施行。《梁谿集》卷七四。

〔一〕官：原無，據傳校補。

〔二〕降：原無，據傳校補。

按發張揆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據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揆申：「自靖康元年節次於本州置到宅子兩所，房錢五貫，並於湘潭縣置到田土，及於孤遺買到莊子通共四處，委是妨嫌，申乞詳酌，依條對換一別州通判，理到任月日，或令揆折資罷任施行。」臣契勘權潭州通判張揆於本州既有物產，委有妨嫌，合行罷任，已劄本官依所乞罷任外，體問得張揆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揆鄉里，令傅雱差揆權通判。揆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爲不法，以科敷爲名，百端騷擾，類多入己。及彥舟叛去，又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爲姦。任內於湘潭等縣置買田宅，假託唐暉、孟擴等名目置買，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贏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己，贓數鉅萬。自知所爲不法，陰養亡命以爲羽翼，姦贓狼籍，罪惡貫盈。臣已勾追張揆、林之問、張傑等枷項送所司，差潭州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委轉運判官王淮監勘，迫干連證佐人等。根勘情節，續具案申奏外，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四。

乞宮祠奏狀

右，臣昨準告命，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內外官司不得收接文字。臣以閑廢之久，早衰多病，不敢輒當委寄之重，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傳宣降賜，敦遣疾速赴任。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衝冒暑熱，得痢瘡之疾，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黽勉，究心職事，以圖尺寸之效，少報大恩。而臣憂患之餘，疾病交攻，志慮凋落，動輒遺忘，深恐無以仰副委任之意，有誤國事。伏望聖慈察臣數千里冒暑遠來到本路，已及三月餘日。仰體朝廷德意，罷去科須，拊循凋瘵，民漸歸業；遣兵將降到馬友下潰兵，除放散外，得強壯近萬餘人，分隸諸將；措置防秋亦漸就緒。目今湖南路別無大段盜賊，境外亦無警急探報。即非有所規避，乞特降睿旨〔一〕，依舊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別選能臣，付以四路重寄，使臣得就閑散，尋訪醫藥，庶幾未先犬馬，以填溝壑。異時蒙被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七四。

〔一〕乞：原無，據道光本補。

推勘張掞等不法奏狀

本司先體訪得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掞，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掞鄉里，令傅雱差掞權通判。掞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爲不法，以科敷爲名，百端騷擾，類多入己。及彥舟叛去，又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爲姦。任內於湘潭等縣買置田宅，假託唐暉、孟擴等名目買置，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贏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己，贓數鉅萬。自知所爲不法，陰養亡命以爲羽翼，姦贓狼籍，罪惡貫盈。本司已將逐人枷項送所司，差左宣教郎、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委右朝散郎、充湖南轉運判官公事王淮監勘。本司已具錄因依奏聞，及申尚書省照會去後，不住催促。十月三十日，據推勘官李綬及監勘官王淮申，勘到張掞入己贓二萬七千八百餘貫，紬絹一萬三千九百餘疋；林之問入己贓一萬三千四百餘貫，紬絹六千七百餘疋。所招情犯因依，除已係推勘院具案奏聞外，臣契勘張掞、林之問等倚賊爲姦，作過累年，前後侵盜官錢，刻剥百姓脂膏，贓私入己，不可數計。緣經營姦利日久，交結小人，蹤跡詭秘。今來按發勘鞫，其張掞等類以簿書不存，證佐亡歿，官司難以稽考。臣以潭州盜賊方定，人始復業，深慮干連枝蔓，不欲一一研窮根究。其推勘院止令據目前見在證佐有文字可以追會者，根究勘鞫，已見逐人贓

數不少，死有餘罪外，據林之問、李珣通說，曾見孔彥舟言，掞有勸彥舟「據二廣、洞庭，不可分付別人」之語。雖林之問、李珣兩人通說一同，緣爲彥舟不在，掞不招伏，獄無從勘掞實跡。切謂當時彥舟改過，已受朝廷恩命，忽復反覆背叛，未必非掞有以啓之。掞迎彥舟於湘潭縣，迺邇同來潭州；彥舟反叛，官員如孟擴等例皆被害，而掞與之問獨全。掞雖以妻妾奉賊，名爲驅虜前去，其後猶遣人與彥舟通書不絕。馬友之來，掞復與友款密，假友討擊彥舟之功，僥倖改官，以除通判，仍權州事。洎李宏殺馬友，其徒黨盡掠在城公私之物，帑庫一空，百姓官吏剥脫衣服，悉皆裸露，又甚於彥舟初叛之時。友下潰兵四出焚劫作過，至今爲患未已，而掞與之問坐觀變亂，其身與家安然無事，生計獨存。考其始終，變詐百出，陽爲任職，自立官府，其實交結盜賊，幸亂樂禍，用意不測。若非朝廷遣帥提兵徑到潭州，折其姦謀，則掞與之問倚賊爲湖南之害，未有已時，罪惡實爲重大。今推勘到張掞、林之問等情節各係死罪，伏望聖慈察張掞、林之問等情理巨蠹，特降睿旨處斷施行，庶爲姦賊之吏不忠於國家者之戒。《梁谿集》卷七四。

〔二〕細：原作「紐」，據道光本改。下同。

吳錫申捉到李贇等奏狀

本司契勘先有馬友下潰散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潭州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虜，放火殺人作過。臣尋遣前軍統制軍馬、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將帶人兵前去措置招捕。續據吳錫申，部領人兵至七星寨口，數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有王進等三千餘人被官兵圍掩，無所逃遁，並各情願招降。其王進等一行人兵及老小等已押赴本司公參，逐一揀選，並分隸諸軍使喚。臣已具上項因依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續節次據探報，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見在邵州界內出沒作過，臣再遣吳錫將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掩捕。今據吳錫申：到邵州，賊在地名峰嶺、高平等處剽寨，去邵州城二十餘里，錫遂將帶軍馬於十一月初四日五鼓以來，乘賊不備，直至峰嶺。其賊恃嶮把定關隘，錫鼓勇一行將士，不避矢石，取奪到峰嶺關，殺退賊徒，追趕到高平大寨。前有賊一千餘人，分兩頭項與官兵接戰。相拒至未時以來，賊衆大敗，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贇，收救到老小及被虜人共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循，見不住追捕施行。臣除已催促吳錫火急措置黏蹤追襲掩殺，取令淨盡外，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四。

獲到王俊下兵并奪到馬奏狀

契勘昨有馬友下潰兵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占據湘鄉縣七星寨，放火殺人，出沒作過。臣本司差發兵將前去招捕，除已招降到王進下人兵外，有王俊下一頭項人兵約一千餘人，自安化縣走往邵州前去。續據邵州申，王俊賊馬攻破邵州新化縣，發出賊徒，四向打虜，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本司差撥統制官吳錫帶領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招捕。據吳錫申，已於峰嶺關、高平寨等處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贊并老小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捕施行。臣本司已具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再據吳錫申：今月初七日，追趕賊徒至地名朱溪、竹園，其賊於山嶺上布陣，與官兵交戰移時，賊兵大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當陣殺到強壯賊兵三百二十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小六百餘人。除沿路據被擄家口節次識認外，有見在老小三百一十九人，及於衆死屍中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八紙、印紙歷子一道、請受券歷一本外，有賊徒三百餘人，四散奔走，申本司照會。除已行下吳錫再發兵將子細根逐王俊的實下落，及追捕散走賊兵外，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四。

湖南無潰兵作過奏狀

契勘臣恭奉聖旨，將帶一行軍馬前來荆湖路措置盜賊，於八月十一日入湖南界，探報曹成下約七萬餘人受福建等路宣撫司招安，自辰、沅州起發前來，沿路殺人放火，依舊作過，衡、永、全、邵等州人心震恐。臣本司差使臣賡文榜等前去約束，及於衡州駐劄彈壓曹成人馬，令取徑路入江西界。至九月十六日，曹成人馬節次出境了當。有馬友下潰兵統領步諒等二萬餘人，自江西袁州入湖南界，攻破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即時親統一行軍馬前來衡山縣駐劄，與賊對壘，夜遣兵將渡江，直擣巢穴，招降到步諒等人兵老小共二萬餘人，除給據放散外，得強壯六千餘人，分隸諸統制官下。其步諒下有安鎮等三千餘人，先次出寨，前去衡、永州諸處打擄作過。臣即時遣統領官陳照、馬準等前去招捕，除殺死賊徒外，招降到二千餘人，亦已措置分撥了當。自衡山縣起發前來潭州，已於十月初四日交割職事。體問得馬友下潰兵王進、王俊等見在湘鄉縣占據七星寨擄掠作過，臣即時遣發統制官吳錫等前去招捕，除降到王進一頭項三千餘人外，有王俊一頭項一千餘人開走遠去。續據邵州申，王俊犯邵州界內，攻破新化縣，四散打擄，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即時再遣吳錫將帶一項軍馬前去討捕。據吳錫申，兩次殺死賊徒近一千人，生擒三百餘人，獲到賊將李贇等，其餘殘黨並各走散。臣即時行下吳錫，須管追襲招捕淨盡。又續據吳錫申，追襲前件賊徒至全州界，殺獲賊徒及統領官榮貴外，生

擒到統領賊首王俊，其餘賊徒七百餘人，並已解甲投降，委實淨盡。及在江西、湖南兩界首屯泊作過潰兵，亦已遣發兵將逼逐遠去。目今荆湖南路別無潰兵作過，民漸歸業，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四。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據右朝散郎、降充直秘閣、權發遣鼎州軍州事程昌禹申：十一月初三日，準紹興二年九月十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九日奉聖旨，令潭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如本州縣占恡，及不供實收支錢糧報應，聽鼎州按劾，令佐下人吏許勾決。除已差官前去益陽縣外，申本司乞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契勘臣本司即未曾被受前項指揮。自到本路，累據鼎州申錢糧急闕，臣本司昨兼宣撫荆湖北路，理合通融，已於十月內逐急輟那銀一萬兩，就益陽縣撥米一萬石，應副支遣去訖。今來又據程昌禹備到指揮，令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竊緣本司元被受聖旨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差撥軍馬，及入湖南路招降，揀選到步諒、安鎮、王進等堪出戰人兵，目今約已通及二萬人數，逐月支請錢米浩瀚。依元降指揮，係通撥二廣合用財賦養贍，今來既罷宣撫使，荆廣四路各歸帥司，即本司見屯軍馬二萬人，只合用湖南一路財賦支遣，顯是養贍不給。若依前項指揮，權撥益陽財賦，即本路大段窘急，目前便見闕誤。又緣湖南一路累經殘破，民力困匱，在潭州諸縣尤甚，自經孔彥舟、馬友等

屯泊日久，劫掠淨盡，至如湘陰一縣稅賦，幾無人戶可催輸納。通計諸縣見存凋零人戶，稅賦不多，各係兵火後來，不住應副岳飛、韓世忠大軍，委是重困，緩急難更科須。所有本路軍馬，見別具利害申取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詳酌前項事理，特降睿旨，將益陽縣財賦依舊充潭州支用。其鼎州錢糧，乞令廣西路那融應副施行，庶免誤事。《梁谿集》卷七五。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準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訪聞廣西〔一〕、湖南路尚有盜賊餘黨，若不乘時措置收捕了當，竊慮日久滋長作過。奉聖旨。令廣西、湖南路帥臣、提刑疾速措置，遣發兵將，督責應干捕盜官會合討捕，須管日近淨盡，不得容縱滋長作過，仍逐旋具收捕次第申樞密院。」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今契勘先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臣依奉聖旨統率大兵前來措置經理，招捕盜賊。自八月十一日入本路界，有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遂遣發統制官武顯大夫任仕安、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等統率軍馬，直擣步諒等巢穴，已招降到步諒一行人兵赴臣本司公參。又有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王進、王俊等數頭項於潭、衡、永、邵、郴等州管下作過，及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王順兩頭項從江西路界侵犯本路瀏陽、攸縣地分。臣節次措置，遣發統制官吳錫部領軍馬討捕招收，內安鎮等四項已討捕招收了當，節次奏聞，并

申樞密院去訖。今來臣本路管内即無作過潰兵外，止是郴州管下土賊鄧裝、彭友，接連江西、廣南界分出没，及武岡軍管下徭賊接連湖北出没未平，先已遣發統制官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韓京各率領軍馬見措置掩捕外，鄰路江西界有馬友、李宏、劉忠潰兵，湖北界有土賊楊么等，時復侵犯本路益陽、湘陰、醴陵、瀏陽、茶陵、攸縣管下，亦已遣發兵將及督責應干捕盜官把截捍禦，不管透漏外，謹具已措置討殺招收了當及見措置招捕盜賊如後，須至奏聞者。

已措置遣發軍馬掩殺及招降過盜賊〔三〕：

本路管内作過潰兵並已掩殺招降了當〔三〕：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衡山、攸縣，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任仕安、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於九月十九日在衡山縣管下吳集市殺降到步諒等二萬餘人，並押赴本司公參。除被驅擄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千餘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等三千餘人，在衡、永、郴州管下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領官陳照、湯尚之招捕，見陣殺死外，於十月初一日招降到安鎮等二千六百九十五人，押赴本司公參，除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一千六十七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湘鄉縣管下占據七星寨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除王俊不肯受降帶領賊兵開走外，於十月十一日追襲到地名蔡塘，

招到王進等三千餘人，押赴本司公參。除被驅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俊等一千餘人，不肯受降，開走劫掠安化、新化縣，逼近邵州，殺人放火。本司再遣發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前去措置討捉。續據吳錫申，於十一月初四日，在地名峰嶺關、高平寨逢賊迎敵，殺死四百餘人，活捉到將官李贊一名，并老小六百餘人外，其餘殘黨四散逃遁。再行追趕，至地名朱溪、竹園交戰，殺死五百餘人，當陣殺降到強壯人兵三百餘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小六百餘人，并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印紙、歷子、請受券歷外，有王俊等三百餘人四散奔走。再行追趕，先次招撫到提轄桑文等五十餘人外，王俊等復聚，欲取山口并石限路奔衝永州、全州界分。至十四日，到地名太白村下寨。三鼓以來，賊兵偷劫本軍所下寨柵，本寨知覺，掩殺至五鼓以來，其賊大敗。追趕至武岡軍與邵州接界，地名橫江，殺獲副統領榮貴并賊徒等，生擒到王俊。其賊勢窮力屈，乞就招降。今招降到一行人兵七百餘人，馬一百餘疋，老小五十餘人外，別無走散人兵，委是盡淨。所有招降到人兵，除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百三十四人，分隸諸軍使喚。

鄰路江西界作過潰兵，並已掩殺出本路界訖〔四〕：

一、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在江西路界，未知的實人數，近侵犯潭州瀏陽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發統領官陳照、焦元部兵前去措置掩捕。於十二月初二日，到瀏陽縣地名樓下沙堆逢賊譚深等一千餘

人，迎敵殺敗。追襲至地名楓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生擒僞提轄仇青、將官王瓊、都教頭甯秀，徒伴三百餘人，并收救被擄老小等，及奪到岳飛差人齎去御前招安金字牌一面，岳飛公牒一道，統制官姓毛人榜一道，黃旗一面。其賊並各追襲掩殺出離本界訖，本司已將捉到賊首仇青等處斬訖。

一、李宏下潰兵首領王開山名順約三千餘人，在江西界，近侵犯潭州攸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發統領官郝晟、馬準部兵前去掩捕。於十二月初八日襲逐賊人所向，到袁州萍鄉縣并地名雙塘，掩擊殺死不計其數，生擒到次首領五部統領孟進并賊徒七十餘人，奪到旗三十餘面，槍四百餘條，鞍馬等及收救到被擄老小四百餘人外，殘黨並各走散，復入江西路界。本司已將捉到賊首孟進等處斬訖。

見措置遣發軍馬招捕盜賊下項〔五〕：

本路〔六〕：

一、賊首彭鐵大名友，係在郴州桂陽縣宜城鄉三單團作過；

一、賊首鄧裝，在郴州宜章縣管下，見占據莽山劄寨；

一、徭人首領楊再興等，在武岡軍管下聚集萬衆出沒，不常燒劫作過；

鄰路見有盜賊與本路接界，見差兵將把截防托〔七〕：

一、湖北路賊首楊么占據鼎州龍陽、沅江縣管下地分，恃水乘船出沒，時復侵犯潭州益陽、湘陰縣

地分作過；

一、江西路界州縣見有劉忠、李宏、馬友下潰兵首領張成及姓高、姓劉人數頭項，未見的實人數，時復侵犯潭州、瀏陽等縣作過。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梁谿集》卷七五。

〔二〕廣西：原作「廣東西」，據下文及道光本刪。

〔三〕至〔七〕：本行之首原有「一」字，與下屬條目混淆不清，今刪。

全宋文卷三七〇九

李 綱 二九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狀

契勘土賊楊么、黃誠等占據洞庭、青草三江之險，聚衆數萬，出沒鼎、澧、潭、岳、荆南、峽州數千里之地，爲荆湖腹心之大患，臣已嘗奏聞去訖。近來賊寨數出榜文，訛言指斥，自稱爺爺，不奉正朔，殺戮招安使臣，誘脅近地民戶，凶悖不遜，大段猖獗。若不趁此春冬水涸之時速行討蕩，竊慮將來江湖水勢泛漲，賊益得計，侵犯州縣，難以支吾。緣楊么、黃誠等寨柵巢穴並在鼎州龍陽、沅江兩縣界，去鼎州止三二十里，遠者不過五六十里，於湖南潭州，止與益陽、湘陰兩縣接界。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坐今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指揮節文，諸路帥臣帶宣撫者並罷，荆湖南北路各隸本路帥司，劄付本司，臣已遵依施行。其鼎州係湖北路，即不隸屬臣本司。照對鼎州有兵萬人，屢與楊么賊徒見陣，慣習水戰，見有戰船可用，而臣本司元撥到兵將及新收招降之衆，皆係北人，自來不諳水戰。又

臣初到湖南，計置打造戰船，倉卒未辦。今來趁時討捕楊么、黃誠，平蕩巢穴，全藉鼎州進兵，臣本司軍兵可防托把截本路界分使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催促鼎州及早進兵，庶幾賊衆有殄滅之期，不至滋蔓。《梁谿集》卷七五。

已撥益陽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狀

勘會臣先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今年八月內到本路，據知鼎州程昌禹申，錢糧急闕，乞行支撥。臣已輟那錢三萬貫，及續於益陽縣今來秋苗米內支撥一萬碩應副鼎州外，又據程昌禹申錄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潭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緣臣本司及潭州即未曾被受前項聖旨，已具因依申奏朝廷，未蒙回降處分間，又累據程昌禹申，委是急闕，乞支撥應副。臣遂更不待朝廷報下，逐急將本縣苗米除已撥一萬碩應副鼎州，及二千碩般赴鼎州應副張宗元等人兵之用外，指留本縣合用之數，有其餘正米六千餘碩，并耗米四千餘碩，並撥付鼎州去訖。今又據程昌禹申，本司錢糧闕乏，乞將益陽縣財賦盡數支撥應副，尋行下本縣。契勘據知益陽縣事魏舜臣申，本縣自今年正月一日至今，每日所收酒稅牙契并夏稅折納等錢，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司、本路轉運司及本州累行差官下縣，盡數剗刷應副大軍，支遣了當。今來將欲年終，日逐續收錢數不多，分椿諸司窠名餘剩些小係省錢，只可應副得本縣批支土軍、舖兵及過往官兵外，只有一色秋稅苗米。豁去被賊殘破逃田等數，實催二萬五千

四百六十餘碩。除已支撥及措留外，應副鼎州正米一萬六千二百六十餘碩，耗米四千二百四十餘碩，通共應副過二萬五百餘碩，節次般赴鼎州訖。今來本縣委實更無錢貫可以撥付鼎州。臣已再行下本縣，將紹興二年歲終見在酒稅牙契等錢，除措留支用外，盡數撥與鼎州訖。臣今照對近承朝廷指揮，諸路帥臣帶宣撫使並罷，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隸本路帥司。本司一行軍馬，支用錢糧浩瀚，既無二廣財賦通融應副，又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委實難以支吾。兼據程昌禹申，本州屯兵萬人，月支米一萬四千餘碩，歲計支米一十六萬八千餘碩；月支錢一萬五千餘貫，歲計支錢一十八萬餘貫。雖今來撥益陽一縣財賦，其闕少數目尚多，若非朝廷措置應副，或於廣南西路支撥，不唯鼎州決至闕誤，兼湖南財賦窘迫，亦難以供贍衆軍。所有益陽縣今年冬財賦已盡撥付鼎州外，其紹興三年分夏、秋稅并酒稅牙契等錢，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梁谿集》卷七五。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潭州軍事劉鵬申：「先準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計二十四萬貫文，令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令轉運司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支撥，承轉運判官孫綬指揮，爲大軍起發煎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逐急就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郎李傑處，於贍軍回易鹽錢內兑支錢二萬

貫文，遂得應副大軍起發，不致闕事，除已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萬七千貫文，不住據使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撥還施行。」本司尋下轉運司撥還去後，據轉運司申：「尋拖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在潭州，除本司應副過金銀并徑撥錢應副支用外，今來別無錢物可以撥還，已牒潭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契勘，潭州通判劉鵬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起發支遣了當，今來不住催逼，申乞撥窠名錢貫。緣本司見應副安撫使司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目不少，尚未足辦，委是闕乏，別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施行。」臣今契勘本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戶，擄劫幾盡。潭州爲孔彥舟、馬友所據，相繼福建等路宣撫司軍馬到州屯駐措置盜賊，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五萬碩，并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糧近六十萬貫。又岳飛一軍於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剗刷倉庫，科歛疲民，公私罄匱。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錢糧浩瀚，漕計闕乏，應副不足，委是無錢可以撥還。前項借兌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支費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回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上件借過贍軍回易鹽錢施行。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七六。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準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

廣西桂府稍近，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猺賊，候一向事寧日，方得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仗官兵前去。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援。劄送荆湖南路安撫使司疾速施行。」臣已備錄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略安撫許中，遵依遣發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援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下項（一），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尚有潰兵作過，及本路郴州與江西虔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沒虜掠。即目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軍馬捍禦潰兵，收捕鄧裝、彭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么外，緣本司差去把截猺賊軍馬不多。竊慮觀望事勢，轉至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遣發不多（二），坐費歲月，無補於事。契勘臣昨任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日，曾行下廣西帥司，於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內，揀選二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輜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統制官，聽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件已團結軍馬前來，庶幾可以倚仗。

一、臣近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會合收捕楊么賊徒。已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令廣西帥司差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共力捍禦猺賊。竊慮廣西帥司所遣將佐軍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庶幾不致有失事機。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見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州縣累經兵火，公私匱乏，見今支遣不繼。

今蒙朝廷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錢糧，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幾不致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徭賊據恃山險，出沒作過，臣雖分遣官兵前去捍禦，及見一面措置施行外，緣自來攻討溪洞，全賴器甲，利以長兵，多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諸軍闕少器甲，本路諸州數經兵火，及武岡軍累年徭人作過，用兵不已，甲仗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先帶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桂州見管神臂弓數多，行下經略司取神臂弓三百張。緣併罷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起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到器甲及見在神臂弓依數支撥，并合用箭數，一就支付施行。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梁谿集》卷七六。

〔二〕下：原作「不」，據道光本改。

〔三〕遣：原作「邊」，據右引改。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準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令韓球於已降羅本紬絹內先次兌支絹

八千匹，紬二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給於建康府寄椿上供紬絹內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羅買。及令韓球於江西上供米內撥三萬碩，及於本路合起經制錢內撥五萬貫，應副支使。臣於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依支撥，及委吉州通判高公惕計置起發上件紬絹，差本司準備差遣李璫等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今三箇月餘，韓球並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吉州通判高公惕申，承韓球牒稱別無紬絹，已申朝廷乞下湖南收簇本色，及以見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於寄椿紬絹內正行支撥。并據準備差遣李璫等申，韓球百端推托，未肯支撥錢米，却承臨江軍牒，準韓球牒，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書省乞蠲免去訖，備錄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領軍馬之任，經過吉州，韓球占恡不應副錢糧，留滯師行。臣曾具韓球弛慢奏劾，蒙朝廷委江西安撫大使司體究，以故韓球挾此私忿，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肯先次兌支紬絹，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今來潭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實供贍不繼，指準江西支撥上件錢帛斛斗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以支俵，今來又逼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爲遵奉聖旨兌支應副，深恐軍士因緣衣糧欠闕，別致生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仍乞嚴立日限，專責漕臣吳革應副，庶幾不致遲誤。《梁谿集》卷七六。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準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見溪洞歸明官，應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自崇、觀以來，員數寢多。當時朝廷務要優恤遠人，於是添差爲諸州郡指使，及添差監酒稅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活其家，本不取其才任。及至後來，諸州措置隘寨益廣，缺人把托，於是又盡令管押兵夫。其所管押皆是鄉民，其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恣犬豕性，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假如州縣虐政，苟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明官，有自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罷去，民之無告，無有休已。甚者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置而不恤哉！議者欲令帥臣籍其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只循舊例添差，罷其管押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傳聞，難以預度。今欲望睿斷詳酌，劄付二廣、湖南帥臣，因使人之行而面授之，俾之密行措置，務令適宜，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得少稱陛下軫念元元之意。伏候勅旨。』十月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荆湖路帥臣限五日措置聞奏，仍不下司。」劄送臣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勘會湖南管下溪峒歸明土官，除在本洞彈壓山獠，即無係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潭、衡等

州見管添差監當指使，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洞酋首。初以納土補官，次則注授差遣，遷徙出離巢穴，以安邊面。依條不釐務，亦不差注替人，本州常切羈縻。其官司自合遵守法令，不可差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臣今相度，應添差諸州歸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姓名。常切照管，以三年爲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緣邊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事，及主管官物之類。仍依條候接人到日，方得起發，及關報移任州軍照會。如官司依前輒有差委，乞朝廷嚴立法禁，約束施行。《梁谿集》卷七六。

〔一〕道光本無「不」字。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一〕、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本州係湖南僻遠邊州，昨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西經略司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二〕。紹興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泛支遣浩大。又去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與廣西相鄰，緣係湖南古郡。即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久隸本路帥司，若更聽廣西

經略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駐劄，不唯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制，若一違戾，以誤軍事，官吏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相接。遇全州管下徭賊出沒，并別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曹成侵犯桂州，事勢危急，賴湖南路安撫使司遣發張憲、吳錫兩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唯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事宜並須先在湖南。況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徭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洞徭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兵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爲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幾各路軍政歸一，不致別有侵紊。《梁谿集》卷七六。

〔一〕榮：原作「榮」，據道光本改。

〔二〕一：原無，據道光本補。

宮祠謝表

臣某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準勅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於侯藩，愧無善狀；修香火於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集。中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於丘壑之間，使收功於桑榆之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爲，蔑著涓埃之效；積累多釁，終煩搏擊之方。荷聖度之包荒，宏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遊。有覲面顏，尚叨餽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澡雪前非，激昂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愛君憂國之志。《梁谿集》卷七六。

上天申節賀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中外稱賀者。薰風協序，炎德鍾祥，紀誕節於亨辰，對中天之休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總馭於群才，期蕩平於逆寇。豐年助順，醜類革心。願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於一怒；坐格仁皇之至治，嗣寶曆於無疆。臣嘗玷宰司，外叨真館。七

星去國，難忘畎畝之忠；萬壽稱觴，莫預雲龍之會。《梁谿集》卷七六。

明堂賀表

臣某言：伏睹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載隆眷祐之休；唯聖爲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成於茂典，仍敷布於湛恩。中賀。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發揚至教，必崇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誠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合宮之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治，惟民瘼之是求；寅畏保邦，豈神歡之敢挈。爰及郊禋之歲，載新路寢之祠。氣肅杪秋，日涓既望，雲屯移仗，雖天步之尚屯；宣室受釐，實帝心之丕應。臣嘗叨柄任，久去天光。聞盛禮之舉行，徒深爵躍；造廣筵而稱慶，莫效鳧趨。《梁谿集》卷七六。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睹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實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戇，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

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算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扶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二)，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左。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撾，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玘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

借親征之名〔二〕，爲順動之計，委二三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擄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有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勒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梁谿集》卷七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二。

〔二〕遺：原作「遣」，據道光本改。

〔二〕萬一有：原作「萬有一」，據傅校乙。

謝獎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爲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忠；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繡之華。祇荷恩私，采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皞皞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痾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用。顧借筇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於中興，必削平於大憝，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敦簪履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績，儻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臣無任。《梁谿集》卷七七。

謝詢問利害表

紹興七年正月〔二〕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爲難。中謝。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讐羌戎。肆於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闊疏。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窾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采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觀。慙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疏通知體，豈類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埃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心。臣無任。《梁谿集》卷七七。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二。

〔二〕年月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全宋文卷三七一〇

李綱三〇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一〕，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疏，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采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逆之臣，挾强悍之虜，提兵南嚮，俶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僞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

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弈碁，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

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付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能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戢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竊願以爲獻者〔二〕，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

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貯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羸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

力爲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麤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一時〔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恐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鑑。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

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睹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弈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弈棋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四〕，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

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積怨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五〕。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

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六〕，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七〕。昔高祖始終用蕭何，太宗始終用杜、房，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爲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

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至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後士風遞相仿效〔八〕，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

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副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九〕。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論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

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二〇〕，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鬪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穠蔭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

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一一）？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一二）。特以志廣材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葛藟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

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恐汗待罪之至〔二三〕。《梁谿集》卷七八。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一，《宋史》卷三五九《李綱傳》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四。

〔一〕臣：原作「人」，據道光本改。

〔二〕竊願：原作「願竊」，據《三朝北盟會編》乙。

〔三〕一時：原無，據道光本補。

〔四〕萬一有：原作「萬有一」，據傅校乙。

〔五〕「聊復」以下數句，《三朝北盟會編》作：「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而已。至於邀請二聖，如侯生之歸太公，則當在攻戰既勝、國勢既強之後，今無益也。」

〔六〕股肱之臣：原無，據右引補。

〔七〕裕：右引作「譽」。

〔八〕後：原脫，據右引補。

〔九〕刑：原脫，據右引補。

〔一〇〕奔沈：右引作「奔騰」。

〔一一〕「陛下視」以下數句，右引作：「陛下近降親征詔書，深悔續成之後、措置之失，謂盛德之舉矣，然則今日措置安可復蹈前日之轍？」

〔一二〕於：原作「以」，據右引改。

〔二三〕「惶懼」以下：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三七一一

李 綱 三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裡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茲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爲懼，既感且慙。中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躡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牾，而每致跋扈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運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違於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鰐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卧壠。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秘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叨膺寵渥，采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釐事告成，欲均敷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

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鴛鴦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勤，願祝南山之壽，臣無任，瞻天仰聖戰越惶悚之至〔二〕。《梁谿集》卷七九。

〔二〕「瞻天」以下十字，原無，據道光本補。

謝再任宮祠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令臣候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今任滿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先瓜期而有請，方懼譴訶；拜天命之來臨，曲垂矜允。冗食坐靡於公廩，素餐愧益於私心。中謝。伏念臣壯年妄意於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嘗於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之志；仰資祿養，久陪奉祀之官。更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材之木，宜在無何之鄉。終日安閒，既無憂責；闔門溫飽，皆荷仁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樛櫟不勞於斫削，蜩鸞亦遂於逍遙，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守，期保歲寒。緝舊學於簡編，益求此道；勵精誠於香火，少答鴻私。《梁谿集》卷七九。

謝親筆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蕪辭冒貢，方虞蕭斧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燦爛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蔀屋生輝，臣鄰改觀。中謝。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考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圖，故有諮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詢，雖頗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灑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人，當此異數！鄧禹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躋，招來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從微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簪履之舊。致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衰慙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略。報恩有路，矢死爲期。

謝親筆劄子

臣某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橫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慎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疏，拙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浼天聽。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父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己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爲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疏，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算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曲賜褒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於靖何愧。顧臣茶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什襲秘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爲善者如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冒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

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七九。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臣上荷聖慈不以罪戾終棄，特加拉拭錄用，仰戴天恩，但深感涕。伏念臣迂陋無取，誤被聖知，終始保全，以至今日〔一〕。更蒙起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分，義當黽勉遵依，嚴限即日就道，以副睿獎，少圖尺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慮凋落，自荆湖得腰足之疾，艱於步履，杜門不出，三年于茲，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熱，眩瞽併作，使當一路兵民之寄，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死不足以塞責。敢望聖慈洞照微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閒散，尋訪醫藥，庶幾疾疢可安。異日蒙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效。干冒天聰，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七九。

〔一〕至：原無，據道光本補。

辭免第二奏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十一月初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橫集。伏念臣自國家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嘗辭難。然臣學識迂疏，賦分淺薄，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被命宣撫荆廣，時以巨寇擾攘，不敢力請，扶疾就道。既至本路，招捕盜賊，循拊流移，整緝軍馬，經理財用，策駑礪鈍，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慮煩言之在後。凡造不根之謗，率皆可駭之辭。自非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於江海寂寞之濱，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西一路兵民之重，邊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鑑臨，有近降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願行，以圖報萬一？實以疾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忘，深恐臨事乖錯，復致人言，有幸聖主終始保全之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承。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臣以蒲柳早凋之質，迫桑榆將暮之年，弱植易搖，驚魂未定，幸安閒散，庶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爲小人者之所指議哉！不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深察危懇（一），曲賜矜從，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祠，使得養疴藏拙，待盡山林，則臣仰戴大恩，死當結草。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梁谿集》卷七九。

〔二〕望：原作「念」，據道光本改。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疏，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閱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閒廢之地，付以方面之權，親灑宸章，臨賁丘壑。隆恩厚德，超度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於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愆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隕。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懼萋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惕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隳。與其異時蒙曠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茆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嵒巖而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閒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獻進於君父，庶幾圖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梁谿集》卷八〇。

辭免劄子

臣某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敢肆陵侮，當治兵爲自彊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爲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用，實之宰司。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僞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僞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屏閒廢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之心，啓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已衰，負薪之疾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睿察，許臣少安閒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

干冒天聰，伏俟嚴譴。《梁谿集》卷八〇。

謝親筆詔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者。忱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覲顏。中謝。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寔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僞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疏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於濱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廛，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投閒。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爲奎璧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邁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繁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幸仰窺於義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臣無任。《梁谿集》卷八〇。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於建炎元年六月初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再蒙賜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和、戰、守其本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務戰守而惟和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旨降付中書省遵守。其後用事者復以和爲然，卒無顯效，而所失則多。今者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兵飭備，欲爲自治自彊之計，茲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而天下烝黎之幸也。臣流落九年，顛沛於風波之中，幸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爲中興恢復之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茲蒙聖恩，起於閒廢，付以江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前件十議，雖嘗稟聖旨修錄《建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曾該載全文。竊慮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失，元本不存，謹繕寫備錄投進繳連在前，仰塵睿鑑。雖時運不留，事多既往，其間議論偶有合於今日朝廷所施行者，庶幾或可以裨補廟筭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八〇。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三具奏劄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詔降不允，不許再有陳請，臣無任感天荷聖惶懼激切之至，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伏念臣違去闕庭，十更寒暑，葵藿傾於日月，犬馬戀於軒墀，不勝臣子瞻慕君父拳拳之情。兼有本路職事，合稟聖訓，而臣赴任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候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令閤門不隔班先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如蒙矜允，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顛仆道路，退即溝壑，所欣願也。臣起發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深戰越。《梁谿集》卷八〇。

乞降旨閤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右，臣近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於今月初十日到信州，見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蹉程趨赴行在。伏望聖慈降旨閤門，候臣到日，依元降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梁谿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某召赴行在，令臣疾速前來。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國門訖。伏望聖慈降旨閣門，依元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梁谿集》卷八〇。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於假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有已見急切利害并本路職事合具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進止。《梁谿集》卷八〇。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十年去國，幸入覲於軒墀；千里羸糧，敢憚煩於川陸。過蒙天寵，特遣王人，閱其載驅之勞，錫以匪頒之數。恩輝甚渥，報稱爲難。中謝。伏念臣懵學無長。孤忠自許。惴惴淵冰之上，荷聖度之保

全；營營榛棘之間，賴睿明之昭鑑。迨茲起廢，曲軫深慈，付重寄於上流，許來朝於行闕。威顏咫尺，方將披雲霧而睹青天；溫詔丁寧，固已禦風霜而挾純續。更頒妙品，副以寶匳。北苑靈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析醒。大君異數以禮賢，微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斷無他技，嘗備使令；憐臣拳拳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庸示龍光。臣敢不益勵此心，少圖微效。入而告后，願陳藥石之言；出而撫民，試求芻牧之地。臣無任。《梁谿集》卷八〇。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於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繼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如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

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強，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強弱成敗之理，槩可睹矣。金人不道，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強而有必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機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爲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擗笏，爲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僞之邦，苟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爲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儀，爲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爲腹心，駕御英傑以爲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治戎器〔一〕。理財以義，使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鸞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梁谿集》卷八一。又見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二〕治：原作「除」，據道光本改。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遁，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之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聶

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凶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己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況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梁谿集》卷八一。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棋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

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取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梁谿集》卷八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

社稷以從。是其胸次初無一定之計，而有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恤，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以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讎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

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梁谿集》卷八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以上董天策校點）

全宋文卷三七一二

李綱 三二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當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俴俴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

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爲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爲朋黨，可使盡去，不爲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爲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惡。伏望聖慈考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梁谿集》卷八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千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拏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采其說，

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榷貨外，別項封椿，專以養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梁谿集》卷八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藉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羅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概，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初無營田之實，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

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八一。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兵民之寄，適當本路去歲旱災之後，倉廩無儲，穀價翔踊，民戶流移，軍兵闕食，人情焦然。如臣疏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觀近降親筆詔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行，毋使詔旨徒爲文具。仰見陛下加惠元元，德至渥也。然飢流之民，祇是乏米，若蒙朝廷憫念，肯於鄰路及本路那移斛斗應副，則官吏豈敢坐視乏食之民，不加賑濟，自貽罪戾？如使米斛無所從出，則雖督責之深，人人願以罪去，終無實惠可以及民，此不可不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飢、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成之期尚遠，雖近蒙朝廷於饒州撥米一萬石應付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缺食。臣竊見江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地分，必有常平、義倉等米可以那移應付。又撫州、建昌軍在本路粗爲豐熟，有朝廷昨給降官告度牒作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石，本州別無支用。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那撥一萬石，許本路自差人船前去搬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用官告度牒糴到米，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庶飢、流之民不致乏食，得全性命於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梁谿集》卷八二。

論江西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丘贊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丘贊軍馬不滿二千人，馬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見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脔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瘦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爲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丘贊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梁谿集》卷八二。

論江西錢糧劄子

臣契勘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降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色上供、經制等錢，并於苗米內取撥十五萬石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本路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除指留應副丘贊一軍外，其餘並行拘收，不復支撥。今來丘贊一軍每月用錢八千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雖係轉運司拋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缺乏，自去年五月以後至今年正月以前，已拖下五萬餘貫，委是贍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差撥一半應副使喚，其錢米等亦乞於元降畫一指揮內先須支撥一半應副支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如臣所請，庶幾本路軍馬不至削弱，錢糧不至缺乏，可以控制上流，圖尺寸之功，以副委任之意。《梁谿集》卷八二。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强悍，狃於爲盜，結集凶黨，動以數千百爲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蟻屯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虜掠財物，爲害不細。一路官

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即退，則復出爲惡，習以爲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略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酋首并強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奠居，不勝幸甚。

《梁谿集》卷八二。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艷，皆有倣倣之意，臣恐自此爲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爲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一〕。虜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爲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加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弓弩火藥〔二〕，雖賊櫂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

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八二。

〔一〕茶：原無，據道光本補。

〔二〕弓弩火藥：原無，據右引補。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帥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十年去國，仍獲望清光於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不勝忉蹈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黜坐之側，仇怨交攻，讒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睹天顏，顧雖糜捐，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志慮不寧之病。平居閑寂，粗可支梧，稍親事務，動輒煩憤，多思健忘，發歇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孤陛下委任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悃，冀蒙矜允。伏望聖慈察臣忱誠，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宮觀差遣，使安山林，得以養痾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之至〔一〕。《梁谿集》卷八二。

〔一〕之至：原無，據道光本補。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况年歲之儲，尚有缺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糴，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勅令備具〔二〕，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平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剗刷，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飢色，則無米以糴。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綿亘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刷，依舊推行糴糴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梁谿集》卷八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七。

〔二〕備：原無，據道光本補。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睹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僞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於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迄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不遑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爲而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

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爲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爲自治自彊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忤，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取進止。《梁谿集》卷八二。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爲失策。又以其事爲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爲內應。是時邢侗、張撝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問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爲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某，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臬，同知樞密院事許

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官邢倅、張撝、河東轉運司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倅、張撝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詹大和獨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隨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秘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爲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如可采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爲中興之助。取進止。《梁谿集》

卷八二。

進奉迎錄劄子

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命迎奉道君太上皇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

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群枉當國，與臣爲仇，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孫覲因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爲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榜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爲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冤抱憤，順受黯闇，不能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爲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之琬琰，蓋欲侈大其賜，因自辯白，以裝成碑本，託給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所有臣靖康間編修到《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首，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梁谿集》卷八三。

全宋文卷三七一三

李綱 三三

進道君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右，臣昨於靖康初奉淵聖皇帝聖旨，迎奉道君太上皇帝於南京，蒙恩賜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簡袋上有織成小龍窠。臣即時具奏回納，蒙遣內侍傳宣再賜。迨今十有一年，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者幸蒙聖恩，許令入覲，獲望清光，已嘗面奏道君所賜玉帶、牙簡等不敢藏於私家。謹用匣復緘封齎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仰塵睿覽。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錄奏聞。

〔小貼子〕臣契勘所藏道君御畫兩軸，偶忘記帶行，容臣到洪州日，并淵聖所賜玉束帶差人齎赴行在投進，伏乞聖察。《梁谿集》卷八四。

謝賜金帶等表

星使俯臨，天光下逮。申請便蕃之異數，誤膺優渥之殊榮。撫己無堪，拜恩增愧。中謝。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蚤蒙特達之知，初乏涓埃之補。來從疏遠，過被眷私。煥寶帶之萬釘，藹芳醪之九醞。尚方名果，御府珍庖。併示寵光，式昭體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念舊不遺於簪履，取材無棄於菲葑，致茲湛露之恩，濫及蓼蕭之質。恩高漢祖，有解衣推食之仁；德邁周王，同路車乘馬之予。臣敢不激昂晚節，圖報隆施。強飯據鞍，自嘆廉頗之已老；立朝束帶，願效子華之能言。《梁谿集》卷八四。

謝賜玉鶻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臣已祇受訖。天庭入覲，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修扞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畀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倜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畀瑣材，實謂非

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閒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頹已老，結約亡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丘壑，終期解縱於渭濱。《梁谿集》卷八四。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疏遠之迹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疏，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鑌錐，迎刃而斷，莫之敢撓，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思并吞，初不

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亢食既多，從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故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爲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而今之大將號爲出群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虚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先。山川林莽，蒼蘄深

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支，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麕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有能大殲醜類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敷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汹洸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鱉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陌錢、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鑑。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軍旅之興，糧餉爲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綿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飢民餓莩，相望于路。雖浙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羅買數目雖多，亦必未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掠抄，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弈棋，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外，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將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鸞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爲備乎？欲敵人之不爲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泚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

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有，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爲難，而況於負哉。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弈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間，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二）}，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壤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財幸。昔

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獫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飈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覲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竊謂朝廷用兵有橫議沮師者，罪固不可赦；至於陳獻利害，欲彌縫闕失，助成大功，則宜特留聖意，曲賜嘉納，庶幾有智慮者皆願自竭，有補國事。伏望聖察。《梁谿集》卷八四。又見

〔一〕韓彭：原作「韓信」，據道光本改。

〔二〕如：原作「於」，據右引改。

進道君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具位臣李某。道君太上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玉束帶一條。右謹用匣二隻盛貯，黃綾袋複封全，隨狀差人齎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梁谿集》卷八四。

進道君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臣近蒙聖恩召赴行在奏事，特於內殿引對。臣竊見陛下思慕兩宮，欲見之於羹牆，臣子之情，不勝激切。嘗以道君皇帝所賜御筆一軸、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繳納御前，庶幾真蹟故物，仰經睿覽，少慰陛下孝思之萬一。今者又以所藏道君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排方玉束帶一條，具奏詣通進司投進外，竊念臣當靖康間蒙兩宮知遇，異於等倫，所得賜物，什襲以藏，常恐失墜，今得復歸御府，不至流落人間，莫大之幸。取進止。《梁谿集》卷八四。

謝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闕，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祇奉丁寧之訓勅，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中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慎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茲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清燕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覲從風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斂煩而財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才。顧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續盛德，天覆群生。既諒臣之忠誠，故委之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疏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爲，盡瘁敢忘於夙夜；倘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梁谿集》卷八五。

遵稟賑濟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付臣，令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仰見聖慈矜憫元元，欲濟其艱危者如此其至。臣已遵稟睿訓，措置勸誘，出榜置歷，差本司屬官分詣諸州，委知、通、縣官召上户有積米之家，使其自陳，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其乞留若干食用，其餘依市價量減盡數出糶外，臣契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人，其流移之民無錢糶米，官中見行賑給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臣已一面措置，多方勸誘，上户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其陳乞官告、度牒之類，折還價直。候見數目，容臣續具奏陳。乞賜支降給還，庶幾飢民不致乏食，實爲利便。《梁谿集》卷八五。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本路旱災之後，小民闕食，特降親筆詔書，付臣勸誘積米之家出糶接濟食用，以恤流殍之苦。臣已遵依睿訓，措置施行者。倬然雲漢之章，光臨下土；霈爲雨露之澤，惠浹遐方。濫分千里之憂，幸拜十行之賜。中謝。竊以抑高舉下者天之道，博施濟衆者仁之方。觀《易》象

有裒多益寡之文，論政術有知予爲取之寶。顧茲江右，星分翼軫之躔；偶值歲凶，民乏餼糧之積。竭倉廩之儲以賑之而不足，勸停蓄之家而利之則有餘。深軫皇慈，特頒宸翰。飢民銜德而已有飽意，富室聞風而去其吝心。豈惟流殍之餘得全性命，將見精誠之格復致和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所寶者慈，以民爲貴。憫赤子之艱阨，降玉音之丁寧。而臣濫總帥權，幸承德意。雨暘時若，方厥壤之可游；稼穡繁滋，欣有秋之在望。《梁谿集》卷八五。

乞於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告命，除臣本路營田大使。臣近因進對，已嘗具劄子進呈營田事件，已蒙朝廷降付都督行府措置外，臣竊惟屯田之策，尤便於艱難用兵之際，其用力雖勞而見功博，故漢趙充國行於金城，魏棗祇行於許下，晉杜預行於襄陽，皆能坐制敵人，以收成功。今日欲建恢復之策，營田誠不可緩也。臣頃者承乏荆湖廣南宣撫使日，於潭州管下剗刷拋荒田土，得數萬畝，招降到步諒等人兵，除放散外，擇強壯者刺手爲軍，得萬三千餘人，又於群盜軍中得牛數百頭，方欲措置營田，爲上流控扼久遠之計，而臣以人言罷去，其事遂寢，至今以爲恨。今者朝廷講明利害，諸路並置營田使推行其法，誠爲得計。然臣竊謂良農治田，必先有本，乃可圖利。今江西一路，累經兵火之後，拋棄絕戶荒田頃畝不可勝數，皆係膏腴，盡爲荆棘之地。臣除已行下州縣剗刷，應干拋荒田土，所有召募人

戶創生墾闢，收買牛具，借貸糧種，所費不貲，自非朝廷寬給錢本，何以充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旋賜本錢十萬貫充營田之本，先試行於洪州管內，候稍就緒，漸令他郡倣倣施行。將來見效，紐計本息，以本還朝廷，以息充本路養兵之費；遇有羨餘，亦可補助國用。庶幾實利，不爲虛文，仰副陛下委任之意。

〔小貼子〕臣所乞營田錢本，如蒙聖慈矜允，乞於榷貨務或本路戶帖錢內撥見錢十萬貫，如官告、度牒之類，決難轉變，無補於事。其餘合條陳事件，候朝廷降到錢本日，許臣畫一條具申請，伏乞聖察。《梁谿集》卷八五。

乞於江東浙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付本路賑濟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兼知洪州李某劄子云云。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及於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副賑濟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昌軍糴到米取撥，隨宜賑濟。」劄送臣照會，即時行下逐處官司，遵稟聖旨指揮施行。據撫州、建昌軍申：安撫司分撥到官告、度牒糴賑濟米，除節次支撥外，見在數目不多。其朝廷元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應副賑濟，據饒州公文稱，本州並無見在米斛，即不曾支撥到應副賑濟。竊緣本路旱災之餘，民戶乏食，累奉詔旨及朝廷指揮督責賑濟，今來撫州、建昌軍見

在數目不多，饒州上供米又不曾撥到，委是賑濟急闕，官吏坐視，無所措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於江南東路及兩浙西路州軍朝廷見有米斛椿管去處支撥米三萬石，令本路差官及自差人船前去搬取。仍乞嚴降指揮諸路官司不得占吝，候本司差到官吏人船日，即時交量應副。庶幾下戶及流移飢民有以接濟，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梁谿集》卷八五。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戶四年積欠劄子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職事，延見父老，詢問民間疾苦，皆云去歲旱傷之後，穀價翔踴，民間乏食，第三等戶止是食粥，第四、第五等戶多是掘草根而食。官中見催紹興四年積欠，無從可出。臣契勘下戶積欠，有一二十戶合納一石者，雖數目不多，然民無從出，復有公吏須索之擾，情實可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災傷路分第三等已下人戶紹興四年積欠特與蠲免，或權行倚閣，候秋成日隨苗送納，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梁谿集》卷八五。

乞差兵將討捕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

右，臣據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胡世將申：統領

官丘贊人馬，本司已依奉聖旨發遣，權聽岳招討前去使喚去訖。今據吉州申，據永新縣申，有凶賊郭小二等嘯聚三百餘人，在安福縣陳會山，及有賀小大、賀小二等結聚三百餘人，在永新縣斬山，往來兩縣，殺人虜劫作過。并龍泉縣申，有賊人周花八等結集二百餘人，在地名舊塘及永新縣界官北等處殺人放火。并永豐縣申，有譙花三等二百餘人，在鄉放火虜劫。及廬陵縣申，被永新縣會山周花八手下殘黨郭二、郭四等計一百餘人入管界地名梅花燒劫殺人作過，乞差軍馬來討捕防遏。臣契勘，近因進對具劄子，乞依元降安撫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差一半付本路應副使喚。蒙朝廷關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臣只將帶到朝廷先差付本路統制官申世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今據前件申報，吉州永新縣等處盜賊作過，六頭項已及一千餘人，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旱歲飢民易爲嘯聚，若不乘時撲滅，漸致滋蔓，決須猖獗，後來難以殄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於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二千人付臣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事。

〔小貼子〕如蒙聖慈矜允，乞用金字牌降下聖旨指揮，庶使早得被受。

〔又小貼子〕契勘虔州管下，依舊盜賊出沒作過，本處只有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兵一千餘人在彼討捕。今準都督行府指揮，許令岳飛抽回。竊慮官兵起發之後，凶徒愈更嘯聚，與吉州群賊相應，猝難勦除。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存留李山在虔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別差到軍馬，即令起發前去。《梁谿集》卷八五。

全宋文卷三七一四

李 綱 三四

乞將丘贊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

勘會本司舊管親兵兩軍計八百餘人，馬七十餘匹。內一項軍兵三百餘人，馬五十餘疋，權撥隸統領官丘贊軍部轄袞同教閱。并有一項統領官高道所管五百人、馬二十餘疋，於去年二月內係岳飛權將帶前去湖南捉殺，後來事畢，更不曾發還本司。今來丘贊一軍近奉聖旨指揮撥付岳飛使喚，除見存留軍兵三百人在洪州外，自餘人馬并老小盡數將帶前去。雖蒙都督行府指揮令存留五百人，其二百人亦未曾差到，即日帥司並無親兵使喚。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只乞將上項丘贊下存留軍兵三百人依舊還本司作親兵使喚，仍乞下岳飛發還逐人老小前來洪州安泊。

〔小貼子〕契勘本路前任安撫大使，除帥司自管親兵外，有差被樞密院軍兵一百五十餘人。今來本司並無親兵，伏乞聖察。《梁谿集》卷八五。

乞依呂頤浩例於鄰路撥米賑濟奏狀

右，臣近爲本路去歲旱災，所養飢、流民至廣，倉廩無儲，尋具奏聞，乞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借撥米斛，候將來秋成撥還；及乞將撫州、建昌軍官告、度牒糶到米一萬四千餘石隨宜撥充諸州賑濟。續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撥取一萬石，及於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副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昌軍糶到米取撥，隨宜賑濟。臣今取會到饒州狀，稱本州上供米斛除災傷減放及已支使外，別無見在數目；并撫州、建昌軍所糶米，又已科撥付諸州，雖有見在，數目不多。臣已再具奏聞，乞於江東、兩浙路豐熟州軍見椿管米內支撥三萬石應副，未奉回降指揮。伏見湖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近蒙朝廷於鄰路廣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副。竊緣本路旱傷闕乏，與湖南路事體一同，今來若不申告朝廷支降，委是無可賑給，下戶不得趁時耕種，將來秋成更無指準。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依呂頤浩之例，於鄰路江東或兩浙州軍支撥米三萬石，許本路差雇人船前去般取，付臣科撥賑給。庶幾實惠可及下戶，將來歲事有望，不致闕誤。《梁谿集》卷八五。

畫一措置賑濟歷并繳奏狀

契勘本路去歲旱災尤甚，今正當新陳不接之時，米價翔踊；細民闕食，下戶流移，無本耕種。上軫聖慮，屢降德音，督責監司守令廣行賑濟。今月二十二日被受御筆詔書節文，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庶幾濟此流殍數月之苦。當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節文，停蓄之家尚敢不從勸誘，依前閉糶，量度輕重，一面斷遣。除已備錄全文印榜曉示外，今具遵依聖訓，措置勸誘下項：

一、本路逐州軍，使司各置印歷一道，差官分詣，委自知、通行下諸縣。每縣州給印歷一道，備錄使司指揮，差官分詣，監督令佐分定鄉分，躬親就鄉詢究的實有米人戶，使其自陳。截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乞存留若干食用外，其餘盡數依市價量減施行出糶。責令鄰保對定着實有米人戶，於歷上親書着字。所委官限五日周遍，赴縣攢數，令佐就歷同書結罪，次日繳納本州。本州總諸縣之數抄上使司。給到文歷內除認數不多，或認數多見得已是情願出糶之人，更不須召赴本州外，將自餘有米數多、責認未定之人，仰縣令將帶同赴本州，知、通限當日審實，更加勸誘合存合糶數目。如有認糶米數三千石以上，依得二月八日檢會到紹興元年五月十四日該補官資之人，即取縣官保狀，當官先次給與空頭付身，候糶足日赴州書填。其以次數多之人，糶及二千

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二千石與補守闕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將來差科三次，一千石與免將來差科二次，五百石與免將來差科一次。如敢吝惜不肯出糶、拒抗官司之人，審究見在着實盛頓米穀去處，盤量見數，具情節申取使司指揮，當議酌情斷遣枷項號令。

一、州縣已勸誘到上户及有米之家出糶米數，每升依逐處市價減十五文出糶；遇市價減落，再令量減。將城郭鄉村之家給歷，每口不過一升，分定出糶人户乏食之家，齎歷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前去糶米。其有米之家收錢糶米，並書歷着字爲據。不即時出糶，許糶米人赴官申陳。候糶絕日，計數申官司，取歷照驗，結算都數。如有糶糶不實，諸般欺弊搔擾，並委知、通、縣令檢察施行。

一、今來勸誘上户及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人，其流移飢民與下户無錢糶米之人，官中見行賑濟支過米數已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今措置，委自知、通、縣令多方勸誘上户及有積米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以其入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一户所納價直不足，即許衆户結甲同共細計陳情。其入納數目浩漭之人，當議特行奏請，優與推恩。亦仰願入納人户於歷上親書着字爲據，其入納米即於出糶米內除豁施行。仍依紹興五年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户、免身丁等事。

一、今來勸誘止係上户有物力及停蓄積米之家，其中、下户有些小食用米穀，即不得一例前去巡門抄割，以至搔擾。

一、縣官親詣諸鄉詢究有米之家，責令鄰保對定合存留食用并合出糶之數，務要不擾，取見的確。若有失實，或因緣爲姦，稍涉違戾作弊，並從諸司按察，移文本司，備申朝廷，先次差替取勘施行。

一、縣官親詣鄉村檢察，所帶人從不得過十人，每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文省，不得容縱作過，并差公人、弓手下鄉因緣搔擾。使司除已差人密行體探外，委自知、通覺察申舉，公吏並行決配。

一、勸誘歷到，限十日勸諭了當。其地遠戶多縣分，許量展日限，摺角實封，專差人齎詣使司，聽候指揮。其給歷糶糶，即仰一面措置施行。《梁谿集》卷八六。

錄白畫一繳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手詔，及同日又準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指揮，勸誘積米之家出糶米斛，接濟飢貧下戶等事。臣除已遵稟聖旨同轉運司官商議措置，備錄印造文牒，及措置到勸誘畫一事件，各置印歷一道，專差人齎付洪、虔等一十一州軍收管，差委強幹官分下諸縣逐一依應，多方勸誘，務要實惠及民，接濟下戶；仍令多印文牒散給鄉村，曉示去訖。臣竊慮逐州當識官不切遵稟，奉行滅裂，亦已分差官前去諸州逐一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別具因依奏劾施行外，今錄白措置勸誘畫一事件一本在前。

〔小貼子〕臣契勘今來勸誘減價出糶米斛，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人，其流移飢民無錢糶米，官中見行收養。見在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及下戶無本可以種田之人，官中亦無錢米可以借貸。臣已行措置勸誘上戶有物力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借貸者，許以其入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若入納數目浩漭之人，別行奏乞，優與推恩外，伏望聖慈許臣候見得有入納之數，逐旋具合折還官告、度牒等申奏朝廷，乞行給降。仍乞依紹興五年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戶、免身丁等事，庶幾易於激勸，飢民不至乏食，下戶可以趁時耕作，將來秋成可望，不誤歲計。

臣契勘勸誘糶米依先降指揮，及三千石已上各有補授名目外，其不及三千石之數，即未有明文，竊慮無以激勸。臣已相度一面行下諸州勸誘，如糶及二千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將來差科三次，一千石與免差科兩次，五百石與免差科一次外，欲乞候見得有出糶及上項數目之人，除免差科從本司給據行下州縣施行外，其補進勇副尉及守闕進勇副尉，許臣一面出給公據，具姓名奏朝廷，乞給降付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八六。

乞將贍給丘贇軍錢糧充申世景支遣奏狀

契勘近蒙朝廷差申世景一軍前來洪州駐劄，權聽本司節制使喚。所有合用錢糧，臣已一面牒漕

司，契勘將元養丘贇軍錢糧窠名應副，及具因依奏聞，乞下轉運司椿撥去訖。近又承漕司回文，行下洪州椿辦支給。今月初六日續準尚書省劄子節文，爲承都督行府關，欲將丘贇一軍合用錢糧內米依數椿留充申世景支遣外，其合用錢數令江西帥司依舊應副津發前去岳飛軍前。三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其申世景合用錢，令戶部科撥申尚書省。契勘申世景人馬已到洪州，見用贍給丘贇錢糧窠名日旋收椿支給，尚自不足，所有本路諸州應諸色上供、經制、折帛係省不係省等錢，一切盡係漕司拘椿指定，科撥充岳飛大軍等支用，除外別無支使不盡窠名寬剩錢物。兼本司所賣鈔引內除廣鹽鈔已住罷，及鑾引出賣不行外，雖茶引稍有客人入納，節次準朝廷支降應副轉運、提點等司，即日猶有積壓下八萬餘貫未支。竊慮戶部不見得本路別無空閒名色錢物，科撥虛數行下，無可取撥，有誤軍食。伏望聖慈詳酌臣前奏及今狀事理，特降睿旨，只乞將元贍丘贇軍錢充申世景支遣；其丘贇合用錢數，却乞將元應副申世景錢從朝廷支降，徑發輕賫往岳飛軍前，庶幾不致防闕。《梁谿集》卷八六。

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奏狀

右，臣今月初四日到本任交割職事，初六日承都轉運司公文：「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月椿足，係指擬應副大軍，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檢準紹興勅諸稅租日限，江南東、西路夏料五月十五日起催，八月十五日納畢。又勅：

諸人戶輸納有期限，而官司輒促其常限者，徒一年；因至逃亡，加一等。洪州於去年十二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江西合納夏稅及和買物帛，每歲例係量度分數折納價錢。其紹興六年分人戶折納之數，未曾立定折納之數，理合預行措置，以便人戶輸納。十二月八日奉聖旨，除準衣并絲更不折錢外，其餘紬絹綿並以十分爲率，絹二分，紬四分，綿三分。仰趙子洎預先依此分明開坐，行下所部州縣，候來年合入輸納物帛條限，即依今來立定名色分數折納見錢。仍仰從第四等已下人戶折納，如不足即通第三等人戶納錢。其合納本色物帛，亦仰依限催理送納，起發前去郢州。」今年二月初三日本州承轉運司公文：「準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劄子節文，今歲合起折帛錢，限三月已前收椿數足，計置發往郢州下卸。今來又承前件三月二十九日指揮，合至四月初十日限足。竊緣被受指揮已四月初八日，其折帛錢雖已行下催促，並未納到，必致有違朝限。臣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錢，依條限催理，係是優恤下戶，以便輸納。今來催納限至四月十日了畢，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下戶何由了納？況本路所管諸州去年亢旱尤甚，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去處，所有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貧困、官中見行抄劄給米賑濟之人，何緣更有積蓄，非時預行輸納？若復州縣逐急措置，先從上戶有力之家預催折納見錢，即將來合輸本色之數，却當於第四等已下人戶催科，顯見重困，必至流移，所害非細。臣竊讀近降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出糶以濟流殍之苦，加惠元元，誠意惻怛。今來所降指揮如此，何以取信於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不係災傷去處，自依今來立

限指揮，庶幾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臣已行下災傷州縣，更切聽候朝廷指揮外，見不妨本職待罪。《梁谿集》卷八六。

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郢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與僞境相鄰，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無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梁谿集》卷八六。

措置招軍畫一奏狀

準樞密院劄子：「諸路軍事都督行府關樞密院，關內降付下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李某劄子奏：『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二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丘贊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丘贊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近又撥隨岳飛前去使

喚。雖蒙朝廷却差申世景軍馬於本路駐劄，纔千餘人、馬數十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洪、筠。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腴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度、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爲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申世景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抽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右關送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右，勘會大兵見今屯駐江淮應援措置防捍，欲將本路見闕禁軍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除本路將兵自合全將專聽帥司差撥外，據本路不係將兵見管人存留一半本處使喚，餘一半令大使司選差逐州軍兵官一員，別作一項訓練，遇春秋從帥司勾抽，本司按閱。若遇緩急，合要人兵使喚，即行勾抽，與已差申世景官兵相兼使喚。如赴帥司按閱，及緩急差撥，其軍兵並依例分擘家糧外〔二〕，每日添支食錢五十文，候將來防秋日即相度調發軍馬前去。本路已上所差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其錢糧自合本路應副；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今關送樞密院指揮。」右關送本司，依都督行府關到事理施行。本司契勘昨置安撫制置大使，降到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係在本路係將不係將兵之外；今來所乞二萬人，一半人數蒙朝廷降到都督行府指揮，候將來防秋日調

發前去，却令措置招填本路係禁軍闕額。今依應開具闕額人數，并措置招填事件下項：

一、係將兵一十指揮，計五千一百人，已有三千九百三十三人，見闕一千一百六十七人；

虔州八指揮見管三千三百六人，見闕一千四十四人；

吉州兩指揮見管八百九十七人，見闕一百二十三人。

已上將兵承今來指揮，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自合全將專聽帥司差撥使喚。欲乞令逐州並本將限一季據闕額招填，如招填不足，即從本司措置量增例物招填訖，發付本將填闕。

一、不係將兵共二十一指揮，計七千五百四十一人，已有三千三百三十五人，見闕四千二百六人；

洪州七指揮，見管六百一十七人，見闕二千三十三人；

江州三指揮，見管四百六十四人，見闕五百三十三人；

撫州兩指揮，見管七百四十一人，見闕一百七十九人；

筠州一指揮，見管二百五人，見闕一百五人；

袁州一指揮，見管三百一人，見闕九人；

臨江兩指揮，見管三百五人，見闕三百六十二人；

建昌軍兩指揮，見管二百六十八人，見闕三百九十九人；

興國軍兩指揮，見管一百八十四人，見闕五百六人；

南安軍一指揮，見管二百五十人，見闕六十人。

已上不係將兵承今來朝廷指揮，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存留一半本處使喚，餘一半令本司別作一項訓練勾抽使喚。欲乞令逐州限一季據闕額招填，如招填不足，即從本司措置量增例物招填訖，發赴本軍填闕。

一、契勘本路自招填禁軍，每名例物錢三貫文，絹一疋。今來物價高貴，竊慮無人肯就招填。今欲將諸州闕額人數每名增錢一貫文作四貫文〔三〕，絹一疋。今紐計招填係將不係將共闕五千三百七十三人，合用錢絹下項：絹五千三百七十三疋。

契勘轉運司見有本路上供絹一萬七千餘疋，於洪州軍資庫椿管，欲乞於數內截撥五千三百七十三疋椿充前項招軍例物支用。

錢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二貫文。

契勘本路諸州各有總制司錢與應副月椿大軍錢糧窠名，不妨礙，欲乞通融一路，從本司取撥充前項招軍例物支用。

一、契勘本路合招填闕額禁軍五千三百七十三人，今約合用錢糧下項：每一月合用：

糧米六千八百七十七石六升；

料錢一千五百六十八貫文；

衣賜：

春衣：

絹一萬七百四十六疋；

紬八百四十疋；

布三千一百一疋二丈；

隨衣錢七千二百一十一貫六百四十一文。

冬衣：

絹一萬一千四百六十疋三丈；

紬二千六百八十疋二丈；

布八百四十一疋；

綿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一兩；

隨衣錢五千九百九十五貫一百九十三文。

一歲通計合用：

糧米八萬二千五百二十四石七斗二升；

料錢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貫文；

絹二萬二千二百六疋三丈；

紬三千五百二十七疋二丈；
布三千九百四十二疋二丈；
綿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一兩；
隨衣錢一萬三千二百六貫八百三十四文。

已上合用錢糧等數目浩瀚，緣諸州所入財賦有限，並係轉運司括責扣撥，令認定月椿應副岳飛等大軍支遣，除外別無贏餘窠名錢物。今承朝廷指揮招填闕額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其錢糧自合本路應副。若非特降指揮，本路漕司通融應副，即逐州既無可指擬贍養，必不能遵奉招填額足。欲乞候招到人數目，令轉運司據招填到人數應副。

一、契勘本路帥司以前自造到器甲，昨係本司統制官祁超等軍馬關借披帶使用，其逐項官兵節次抽摘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見今闕乏。今承朝廷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具條申取朝廷指揮。本司見開坐名件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外，所有合用錢物，欲乞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絕日，再行申請。《梁谿集》卷八七。

〔二〕家：原作「衆」，據道光本改。

〔三〕四貫文：「文」原作「又」，據右引改。

謝賜銀合茶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祇奉明綸，起臨江渚，遠迂膚使，來自日邊。丁寧訓勞之辭，稠疊寵綏之禮。王靈所逮，士論增榮。中謝。伏念臣頃以衰頹，久安閑散，誤應方面之寄，適當早暵之餘。倉廩無儲，士多飢色；潢池有盜，民未奠居。自慙報效之遲，敢意撫存之厚。靈芽貢於北苑，珍劑出於尚方。併沐匪頒，式昭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並日月，德合乾坤。憫臣下之勤勞，極朝廷之禮貌。致茲異數，濫及非材。臣敢不勉自激昂，少圖報稱。滌除煩渴，期有慰於人心；蠲治沈痾，益務求於民瘼。《梁谿集》卷八七。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進到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牙笏一面、御畫二軸，特降睿旨還賜，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抗章有請，願還御府之珍；被旨弗俞，復拜匪頒之寵。賜雖云舊，命實維新。中謝。伏念臣遭遇休辰，嘗與尚方之珍賜；奔馳一紀，惟知什襲以秘藏。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荷明恩而入覲，蒙清問之下詢。寶氣騰輝，期復歸於天上；物華得地，庶不落於人間。伏蒙皇帝陛下

體聖與仁，寶慈及儉。眷憐迂拙，嘗調護於兩宮；寵賁衰遲，特便蕃於三錫。仍頒舊物，庸示新恩。而臣晚景無堪，難當異數；壯心未已，願效微勞。粹質溫純，自慙比德之非稱；古製正直，誓將擊賊以奚難。臣無任。《梁谿集》卷八七。

乞兵於舒蘄黃州駐劄奏狀

勘會淮西舒、蘄、黃三州〔一〕，昨奉聖旨，聽本司節制，其逐州係在江西大江之北，各與僞齊地分鄰接，正是緊要重地。先蒙朝廷除岳飛兼節制，逐州緩急有以捍禦。本司近爲岳飛已奉聖旨改授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即上項三州並本路沿江興國軍、江州並未有措置隄備，竊慮賊情不測，別生窺伺，遂具狀申朝廷，乞速降睿旨，措置施行。續準都督行府、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岳飛依舊兼行節制舒、蘄、黃三州〔二〕。本司照對，除蘄、黃州係岳飛兼行節制外，所有舒州元係淮西宣撫使司地分，逐州即目並無軍馬防托。緣防秋在近，唯江西沿江一帶接連舒、蘄、黃等州，全然未有兵備。今來岳飛大軍將行起發往襄陽府，劉光世大軍將行起發往廬州，即舒、蘄、黃州愈更空虛，若不預行措置，深慮外寇乘間侵軼，緩急無可支梧，所繫利害非輕。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下岳飛分撥軍馬四千人，差近上統制官於蘄、黃兩州駐劄，劉光世分撥二千人，差近上統制官於舒州駐劄，將來防秋有警，並許聽臣節制使喚，庶幾臨時不致誤事。

〔小貼子〕臣契勘黃州對江南岸係鄂州武昌縣，接連江西興國軍界，正是本路控扼要害去處。其武昌係屬湖北地分，每遇防秋，蒙朝廷降指揮，專委湖北帥臣固守。欲乞朝廷更賜指揮，劄下湖北路帥司預行措置武昌沿江一帶水陸備禦之計，庶幾緩急不失事機。《梁谿集》卷八七。

〔二〕〔二〕舒：原脫，據文意補。舒、蘄、黃三州屬淮南西路。

全宋文卷三七一五

李綱 三五

乞移總管虔州措置捉殺盜賊奏狀

勘會本路虔、吉州管下，民俗獷悍，平日狙習爲盜，前後累蒙朝廷并本司遣發軍馬節次招捕過賊徒不少〔一〕，尚有餘黨，時復嘯聚出沒不常。緣虔、吉州盜賊皆係土居頑惡不逞之人，即與潰兵遊寇事體不同，每有竊發，動以千計。所屬巡尉勢力不加，便敢輕犯州縣，肆行猖獗；若聞重兵到來，即復遠遁潛伏山谷，官兵纔退，依舊作過。今來若非專差兵將於逐州閱習訓練，就近措置，卒難殄滅。照對本路所管東西第六將兵係在虔、吉州住營，截日見管三千八百餘人，及逐州各有土豪可以駕御使喚。本路有馬步軍副總管康隨合通管一路係將不係將軍兵，可以專委前件職事；兼本官見奉都督行府指揮，差措置虔、吉州界盜賊。本司今相度欲權暫移副總管康隨前去駐劄，專切提督兩州兵將，依時訓練，教閱武藝，修治器甲；及招填闕額人兵，務要精熟足備。仍就近取會，見作過盜賊頭項，如承

關報，即一面斟量調發措置招捕，及申報本司。其所至巡尉并將兵，並聽節制使喚。庶幾凶頑之徒知所畏憚，漸可消弭。本司除已一面割下隨依應起發前去外，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八八。

〔二〕捕：原作「補」，據道光本改。

乞下都督行府催促遣兵奏狀

契勘本司近爲節次承據提刑司及虔、吉州、南安、臨江軍等處申報，管下見有諸頭項賊徒結集作過，乞兵收捕。本司已逐急差親兵權統領王彥將帶所部三百人，隨逐副總管康隨前去措置招捕虔、吉州、南安軍未獲賊徒；及分遣申世景官兵二百人，令將官王勝部押前去臨江軍新淦縣措置鄒烏八等賊徒；及於本軍差撥將官馬仙押三百人往吉州措置管下見作過盜賊外，緣本司見存軍兵大段數少，今來作過賊火頭項不一，委是闕兵分撥前去捉殺，已節次開具賊首姓名申奏朝廷及都督行府，乞於近便處摘那差撥兵將三二千人前來相兼使喚。續準都督行府四月二十四日關，勘會行府見議遣兵前去，至今未蒙差到。今又據逐處申報有賊徒結集作過，緣今來正當栽插收割禾稻之際，竊慮諸處盜賊輕視帥司，官兵單弱，恣行劫掠，使良民不安居，有失歲計，須至奏聞者。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詳酌本司累奏并今狀事理，速降睿旨下都督府催促摘那兵將三三千人前來本司應副相兼使喚，庶幾防秋已

前，乘早撲滅，免致滋蔓難制。

〔小貼子〕契勘虔州界見有曾六冠、曾大喉、黃鋤鑽、曾九、唐四、謝鬼七、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蕭破洞、謝大小鬼、青唐賊、包十九等，并燒劫龍南縣等賊；吉州界有曾太保、郭少二、尹使者、周花二、譔花三、易十二、羅大、蕭安世等；袁州界有王權、蘇軍九等；南安軍有何少七、吳守傳、李收、李迴等；臨江軍新淦縣界有鄒烏八等〔二〕。除謝鬼七已遁，鄒烏八、王權已殺獲外，所有上件未獲賊徒姓名，已係前狀開具奏聞去訖，伏乞睿照。《梁谿集》卷八八。

〔二〕有：原無，據上文文例補。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飢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歷州縣，遣官檢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

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四十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爲得計。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爲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梁谿集》卷八八。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由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爲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爲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爲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爲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

如其果來，必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由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蒙聖慈察見本司，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爲一路根本，似未爲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爲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爲表裏，庶幾敵人不致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爲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梁谿集》卷八八。

乞宮觀奏狀

右，臣昨蒙聖恩，除今任差遣，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三具奏辭免，皆蒙降詔不允，及賜以

親筆趣行。臣不敢仰違威命，黽勉就道，上章請覲，正欲面奏難當委任之意。既獲瞻望清光，特荷眷獎，不容遜避，且蒙宣諭，委以推行賑濟。聖心怛惻，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固辭者，亦欲少效尺寸，以報大恩。而自到任以來，適當倉庫匱竭、新陳不接之際，夙夜憂慮，啓處不遑，用是宿疾間作，動多眩瞀，深慮曠闕，復致人言。今幸賑濟稍已就緒，秋成有望，人情漸蘇，實無規避之嫌，敢瀝血誠，仰干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矜憐，許令依舊在外宮觀，庶幾就閒〔二〕，可以養疾。異時復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稱。《梁谿集》卷八八。

〔二〕閒：原作「門」，據道光本改。

乞宮觀劄子

臣兩具奏聞，乞罷帥守之任，除一在外宮觀差遣，未奉回降指揮。伏念臣自建炎初誤蒙任使，適當艱難之時，獨持戰守之策，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脫身九死。今得承乏方面，親睹中興，豈不知幸？然臣福過災生，早衰多病，私門禍故，弟妹喪亡，情棕無聊，志慮凋落，多憂健忘，拜跪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益負素餐之譏。所以不敢久當分閫之寄，屢上請閑之章，誠恐一有踈虞，誤陛下委任之意，雖殺身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

早賜矜允，使得休養山林，尋訪醫藥。於未死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臣之志慮畢矣。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梁谿集》卷八八。

催差軍馬劄子

臣契勘近具劄子奏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蘄、黃州駐劄，未奉回降指揮。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竊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擣虛，無兵應援，深爲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蘄、黃等州，自沔、鄂以趨襄、漢，實以本路爲根本，以蘄、黃等州爲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爲賊所擾，蘄、黃等州爲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本根之地動搖，錢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乏，爲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所有前後累奏所乞軍馬，非獨止爲本路之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於都督行府見管軍馬中摘那差撥應副，及令劉光世、岳飛差兵前來舒、蘄、黃州駐劄施行。《梁谿集》卷八八。

乞截留王彥軍馬奏狀

契勘累準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差撥防秋軍馬，勘會行府見議遣兵前去，關送照會。今月初四日，又準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先次摘那將兵三三千人前來本司應副相兼捉殺盜賊使喚申聞事，勘會已降指揮，令王彥將帶兵馬前來行府，約至七月間可到，候到行府日，即量度差撥前來，今關送照會。右，本司體問得王彥見在荆南府，除存留營田人兵外，將帶軍兵裝發舟船前來，人數不多，約七月盡八月初間可到江州。本司緣防秋闕少軍馬，及近據筠、袁、吉等州申報，日有盜賊嘯聚作過，闕兵分頭討捕，已具狀奏聞，并申都督行府、樞密院，乞截撥王彥軍馬存留本路防秋及討捕盜賊使喚。今準前項都督行府指揮，候王彥到日量度差撥前去。竊慮王彥軍馬到得行府，已是秋深，又復差撥前來，須至冬月，不唯往返虛費日月，又慮軍馬遠涉勞頓，後期誤事。除已再具申都督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於沿江屯駐防托，及分兵前去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外，伏望聖慈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日近有劉宣等攻破龍南縣等處作過外，其餘諸縣盜賊頭項不一，已曾開具申稟。吉州近有湖南賊首王權，見不伏招安，依舊嘯聚作過；袁州近有黃顛叔賊馬約一千餘人、馬數十疋，見在筠、袁州界上作過，委是急闕人兵分頭討捕，伏乞聖察。

契勘本司累申朝廷，乞差防秋軍馬，並蒙關送都督行府。今來行府近已移司前去泗上，諸將軍馬並皆發絕，竊慮別無兵將可及本路。所有王彥一軍，已得都督行府指揮差撥，但須到行府，方始發遣前來，竊慮迂迴，有失指擬，秋深或有警急，難使本司虛當一路之責。伏望聖慈出自睿斷，許就便存留，一路不勝幸甚。伏乞睿察。

契勘王彥軍馬在荆南駐劄，係是四川應副錢糧，今來如蒙聖慈許截留本軍在本路防托使喚，即乞下本路都轉運司，將係省不係省並上供錢米應副贍給王彥一軍。伏乞睿旨施行。《梁谿集》卷八八。

應詔條陳八事奏狀

臣伏睹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況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其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下項：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爲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敬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

子、小人皆爲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化災爲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采，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爲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疏遠，不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爲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怠於修省，此乃所以爲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營繕，又具例以勅百司，此誠甚勝之舉。然日俟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耶？夫建康在東南爲形勝之地，在今日爲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與安，實敗名_(一)。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耶？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爲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衆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遙制，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

自宸衷，不貳不疑，投龜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所以爲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爲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盡屯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馮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爲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當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爲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棋家之爭先法耳。故善棋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之勢，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潁，使

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擣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肥，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爲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爲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三、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減，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由是觀之，國以兵爲命，兵以食爲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爲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戶，強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邀阻糜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改交子之法，以爲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誘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

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爲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之創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路。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爲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爲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體究；裴廩以修衡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頽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爲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驚近邊、摩封疆〔三〕，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審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搔

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睹近降指揮，禪林僧徒貧病不能貼納者，先以常住代支，續令拘收還納，自非出自聖慈，曲加矜恤，何以及此？然臣竊謂僧徒中有財利者多是律僧，營生與俗無異，雖重取之，何所不可？其禪林僧真實學道之人，一瓶一鉢，隨時粥飯，往往無餘，今使之貼納，非惟貧病無自而出，亦有害其學道之心。聖慈既加矜恤，許令常住代納，固已深慰物情。伏望特降指揮，委州縣體究，實係貧病無可貼納之人，令本寺常住代支，更不拘收還納。庶幾學道之流得以安心淨業，此亦仁政之一端也，伏乞睿察。

右件八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梁谿集》卷八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

〔一〕「夫懷」二句，道光本作「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

〔二〕常：原作「富」，據道光本改。

〔三〕驚近邊摩封疆：道光本作「警急迫摩封疆」。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某言：伏睹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所及，呼舞惟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兄之辱，欲救之於關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艱，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采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遁。凡爲臣子，咸願翼從。況臣嘗備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勒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梁谿集》卷八九。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寇僞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虢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

守爲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寇僞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爲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梁谿集》卷八九。

全宋文卷三七一六

李綱 三六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二〕

揚聲大舉，則往往無事；寂無傳聞，則往往深入。今乃信不可憑之探報，而弛一路之防守，深恐非策。臣素愚蠢，仰荷聖意，獎遇隆厚，每思竭犬馬之力，以報天地之恩。而今者江西委寄之重，軍馬單弱，無以爲防秋備敵之計，使倉卒有警，旋行控告朝廷，乞遣援兵，必不及事。孤生靈之所望，誤國家之大計，雖死何以塞責？臣前上章以疾丐罷，蒙恩降詔不允，訓詞溫厚，有「邊吏戒嚴、商秋俯及」之語，伏讀感激，不知涕淚之零。然臣之所以冒昧，敢以此時而求去者，非獨以難勝劇任之故，正緣防秋無備，不敢虛受其責。今者鑾輅時巡郡國，視勞六師，此非臣子堅爲去就之時，臣雖衰疾，未敢復有所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定議本路防秋如合遣兵，即乞早摘那軍馬前來應副措置，擺布控扼〔三〕；如不合遣，亦乞明降指揮，無使日夕指準，以誤士民之望，不勝幸甚。臣謹遣左

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樞密院稟議，如蒙聖慈特賜召對，亦可以詢訪本路事宜曲折。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九〇。

〔一〕此篇缺前一段，底本原無題，據道光本補。

〔二〕擺：原作「撥」，據道光本改。

乞下虔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契勘昨準都督行府劄子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令本司招填本路闕額禁軍，除將兵許本司全將勾抽外，其不隸將兵，諸州存留一半，其餘一半許本司勾抽教閱，以備緩急使喚。本司已遵奉聖旨指揮，行下諸州，除江州、興國軍係沿江州郡，合行措置控扼，其所管不隸將兵盡皆存留，更不起發；止起發到筠州、撫州、臨江、建昌、南安軍一半不隸將兵，人數全然不多。其吉州、虔州見屯將兵，依元降指揮，係合全將聽本司勾抽使喚，緣爲兩州有盜賊殘黨，理宜存留一半將兵彈壓，遂止行下東南第六將并虔、吉兩州起發見管將兵一半，前來分布控扼使喚。雖已行下勾抽，深慮兩州守臣不念輕重緩急之勢，惟務占吝，以盜賊爲名，妄有奏陳，不肯如期起發，有誤指準。竊緣江西一路，唯洪州、江州、興國軍最係沿江控扼緊急去處，若有軍馬防捍大敵，即可以保全一路，不致侵擾；其

虔、吉兩州皆係內地，吉州盜賊目即並已衰息，虔州雖有些小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自可措置彈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行下兩州守臣，遵奉元降聖旨指揮，及依本司措置，止許存留一半將兵，不得盡數輒有占留，以誤大計，一路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九〇。

乞撥那軍馬奏狀

右，臣近據舒、蘄、黃等州探報，僞齊淮河北州郡、順昌府、陳、蔡等州，遂平、褒信等縣，皆有人馬駐劄。及八月二十二日僞齊人馬侵犯德安府應山縣作過，戰敗官兵，殺死趙將。又據興國軍申，京西宣撫司劄付黃州，八月二十六日準都督行府劄子指揮，令管下黃州預先踏逐險固移治去處，緩急遷移保守，不管少有誤事，仍令密切施行，不得張皇，致人民驚擾^{（一）}。又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今月二十四日，準金字牌降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九月十九日樞密院奏，勘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其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日近據探報，寇僞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理宜措置。右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其合用糧料，委逢汝霖應副。臣契勘，近累具奏聞，本路當上流重地，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兵將控扼，深慮寇僞窺伺間隙，衝突侵犯，乞自朝廷遣發本司合得軍馬應副

防秋，分布使喚。雖蒙關送都督行府，至今未曾差撥。今據前項逐州探報及都督行府、樞密院劄子，其探報賊馬事件類皆符合，如臣平時所料，本路事宜委是緊急。雖有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緣岳飛大軍見在襄陽府，道路遙遠，未必能如期前來，及雖遣發，元無限定人數，勢須鮮少，有誤指準。若不別行措置，決致上誤國事。伏望聖慈矜念本路全無得力兵將可以控扼捍禦，緩急賊馬侵犯，必至疏虞，一路生靈，所係非細。臣以疏遠，孤寒寡援，虛當重任，萬一敗事，雖死不足以塞責。斷自宸衷，特降睿旨，令都督府日下摘那一項得力軍馬，差官管押，星夜前來應副使喚。勘會諸州及朝廷探報〔三〕，虜僞賊馬聚於陳、潁者二萬餘人，如或侵犯本路，沿江及諸處控扼非萬五千人不可，除本路措置見管兵可得四千人外，尚闕萬一千人。又恐朝廷以淮泗間見有邊事，雖遣兵馬，不能及此數目，致令分布使喚不足。勘會福建路統制官李貴見部人兵在汀州駐劄，廣南東路統制官韓京見部人兵在循、梅州駐劄，皆與本路相鄰。李貴近殺敗劉大醉賊馬，韓京近殺敗劉宣賊馬，虔寇漸向衰息，不敢侵犯兩路。欲乞特降指揮，於李貴、韓京所部軍馬逐急更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控扼使喚，候防秋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庶幾聲援稍振，竭盡愚慮，或可以效犬馬之力，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以報聖恩萬分之一，死且不朽。如以臣今來陳請不合廟謨，即乞朝廷察臣不材，先次罷黜，無使虛受誤國之責，亦臣區區之至願也。謹瀝血誠，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貼黃〕臣所乞摘那韓京、李貴一半兵將，如蒙聖慈矜允，即用金字牌遞角降付韓京、李貴軍中，

并福建、廣東路帥司及本司照會，庶幾早得被受，不至後時。伏望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稱，敵強兵少〔三〕，錢糧不繼，已勾回幹事軍馬。臣竊慮近降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人兵前來江州屯駐，照應防守，亦未必可以指準。伏乞聖察。《梁谿集》卷九〇。

〔二〕驚：原作「警」，據道光本改。

〔三〕勘會：原倒，據右引乙。

〔三〕敵強：原作「強敵」，據右引乙。

乞罷江西帥仍乞宮祠或致仕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黽勉，期稱所蒙。適丁僞虜猖獗之秋，當爲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爲擣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倘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濟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倘或所陳不合廟略，即乞朝廷以臣不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憐臣堅請力爭，蓋憂於誤國，察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愚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貼黃〕臣竊以防冬之際，雖非守臣可以乞去之時，然臣條具利害，請乞軍馬，一路捍守之計，凡二十餘次，不蒙朝廷差撥。今來探報危急，實難虛任重責，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除臣一在外宮觀，或許臣守本官致仕，以養衰疾。取自聖裁，早賜矜允。《梁谿集》卷九〇。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今月二十六日，準光州牒：「今月二十一日戌時，據探事效用蔣賢等到州供稱：今月二十一日未時，有偽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見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的實數目。賢等奔走前來執覆。牒：契勘據探報，賊馬已是渡淮，連夜決來攻圍，本州委是危急，請照會施行者。右，謹具申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謹狀。」并小貼子：「探報，今來賊兵係孔彥舟作

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在蘄州屯駐，熟知地利，竊慮窺伺蘄、黃州一帶，爲害不細，伏乞速賜指揮施行〔一〕。」

臣已具奏，方欲遣發間，據蘄州公文，準光州探報，九月二十一日有僞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數目。探聞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二〕，竊慮窺伺蘄、黃一帶，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近據淮西諸州探報，虜僞聚兵陳、蔡、順昌府，意欲窺伺淮西。今來蘄州探報賊馬已渡淮前來，淮西一帶州軍並皆已得朝廷指揮移治，更無限阻，直可徑到大江。本路沿江要害合行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分布使喚，委是危急。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差發得力成頭項軍馬星夜前來應援，措置防扼，庶幾尚可支梧。若只倚仗已劄岳飛分撥兵將，決致誤事。所有蘄州探報公文真本繳連在前，謹具進呈。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前件探報，雖已密行下江州、興國軍等處措置防扼，緣逐州亦是闕兵分布使喚，深慮朝廷遣發兵將并岳飛分撥軍馬未到間，賊馬徑渡江前來江西作過。洪州兵既不多，城壁頽毀，方欲下手修治，全然未有次第，亦無樓櫓及防城器具等，委是難守。萬一倉卒，欲乞許本司隨宜措置，以待援師，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乞聖察。《梁谿集》卷九〇。

〔一〕以上一段原獨立爲篇，題作《蘄州探報》，今合在李綱劄子之前。

〔二〕使：原作「事」，據前文及道光本改。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糧不繼而勾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黃間，約岳飛兵相爲犄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自當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止。《梁谿集》卷九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官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爲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爲然。既而降付朝廷，止是

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一騎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爲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落於虜中，尤爲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塊守空城於此，無兵可以爲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爲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謹齋沐親書劄子。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梁谿集》卷九一。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準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以臣乞除在外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睿獎。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旱暵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梧。應岳飛大軍錢糧，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制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弱，不足爲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控扼，

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衝突，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控告君父，爲退休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紓目前之憂，爲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黠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必防之地，持勝爲不可勝之謀，用正爲奇，濟虛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既捷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軍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衰病之軀，終冀矜從，得安閑散。干冒宸聰，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九一。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睹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恩威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

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爲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踈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梁谿集》卷九一。

進道君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內蒙恩賜對內殿，嘗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書一軸進呈，及乞將刻到碑石等進御府。伏蒙宣諭，許令投進。臣近於福州舊寄居處取到道君太上皇帝御書碑石兩段，及元打下碑本四十八張，已標背一軸，用匣複封全，謹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謹錄奏聞。《梁谿集》卷九一。

進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右，臣昨於去年十月內蒙恩除今任差遣，三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詔書趣行。又於今年三月內赴任至江西界首，準御前金字牌降下親筆詔書，以本路旱災，飢民乏食，令勸誘積米之家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到任所以前件親筆詔書刻之琬琰，置州治中，以垂永久。謹標背成軸，用匣複封全，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梁谿集》卷九一。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今月二十日據興國軍狀申：「十月十五日未時據進武副尉、本軍使臣何詮申，今月十三日戌時，有黃州差去探報衙前華昇申，今月初十日到沙碣市，見光州知州王敦武以下官員般移老小軍民在沙碣市石盆山寨住泊，探到偽賊孔彥舟等人馬見在淮河東北畔朱高市劄寨」。及據權發遣興國軍、左朝請大夫王勇劄目：「竊觀唐史張巡、許遠固守睢陽，遂使賊兵不敢越睢陽而犯江淮，史臣稱之曰：『張巡、許遠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今來偽齊遣孔彥舟繫橋渡淮攻圍光州，首尾半月，無兵救援，致使光州官吏奮發忠義，

出城擊退，其功績誠可嘉也。孔彥舟引兵入六安軍前去，而光州於今月初六日夜二更，兵民皆出城往光山縣，名爲移治，不知所向。是光州官吏慮恐賊兵再來攻圍，依前無人救援，緩急城陷，則一城皆被殺虜，所以棄之而遠遁。深恐僞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橋運糧，時遣賊兵前來侵擾蘄、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契勘江西諸州例闕城壁，不得不爲之慮。兼淮南州軍方始安定，豈可再致殘破？」所據興國軍探報，及權發遣興國軍王勇劄目在前。本司契勘光州係淮西路分，接連陳、蔡僞境，自兵興以來，雖累經殘破，然最係控扼去處。近者孔彥舟賊馬攻圍累日，官吏兵民竭力捍守，賊馬退去，即是光州城壁尚猶可守。緣得淮西帥司指揮，許之移治，又慮賊馬再來攻圍，無兵應援，遂於賊退之後，官吏軍民並皆遷徙出城，就光山縣屯泊。今據興國軍守臣王勇前項陳述，深慮僞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橋運糧，時發賊兵侵擾蘄、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不可不慮，事理誠爲切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疾速差撥一項軍馬前去光州屯駐，却令光州守臣率官吏軍民依舊歸城措置捍禦，庶幾不致誤事。其蘄、黃州已得湖北路宣撫司令相度移治指揮，亦乞朝廷詳酌施行。

〔小貼子〕契勘光州或爲賊所據，則蘄、黃又須移治，江北更無捍蔽。自江以南，沿流險要去處，既無軍馬可以控扼，州縣又無城池可以自固，使賊渡江占據州縣，爲患不息。伏望聖察。《梁谿

集》卷九一。

乞施行虔州占吝將兵奏狀

據虔州申：「準安撫制置大使司劄子，已行下東南第六將，依限統押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分布控扼使喚。本州先準使司劄子指揮，團結一半將兵聽候防秋使喚。尋下東南第六將團結將下見管近軍二千九百二十五人。緣爲龍南等縣并廣東目即皆有盜賊，逐次分遣將兵前去逐處討捕，及分差州衙正副將、路分押隊及諸處防把，委是人數稀少，差那不行，兼倉庫虛乏，無可預借。欲望與免起發，存留本將捍禦彈壓，庶免別致生事。」申本司。契勘東南第六將兵，自來合聽帥司節制，近因本司起請防秋軍馬，準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本路將兵遇緩急全將合聽本司差撥使喚。本司緣爲虔州管下尚有土賊殘黨，未致淨盡，已行下本將存留一半在本州彈壓外，其餘一半將兵先次團結成隊伍，日逐訓練，以備本司緩急勾抽使喚，已備坐申朝廷去訖。本司近來不住承據江北、蘄、黃州探報，虜僞賊馬侵犯淮西州縣，事宜緊急，沿江合行措置把截去處，別無軍馬防守，遂於九月二十八日以後排日入遞及專差使臣計一十五次劄下虔州，勾抽上件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本司分布控扼使喚，亦已具因依奏聞外，今據前項陳述，委是本州當職官不以國事爲意，但欲盡數占留將兵，却將本司已團結人數先期放散在諸縣〔二〕，故作占破。體問得虔州管下諸縣今年豐熟，盜賊漸已衰息，雖有些小殘黨去處，其存留一半將兵一千五百人自足彈壓措置。今來本州全不體認探報緊急，事有輕重，

輒以盜賊爲名占吝，不肯發遣，顯是並不遵奉聖旨指揮，及故違本司節制。除已再行催促發遣外，伏望朝廷檢會本司前奏，更賜指揮施行。

〔小貼子〕契勘朝廷一路置帥，正爲節制軍馬，於事宜緩急之際，得以度量輕重，抽差使喚。今來本司差撥虔州一半將兵應副沿江防扼，非特當邊報警急之際，又係遵奉近降聖旨指揮。其虔州當職官吏輒敢妄以盜賊爲名占吝不遣，故違聖旨及本司節制，致乏軍興。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足表率一路，遂令列郡陵侮帥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其虔州官吏，亦乞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九一。

〔二〕放：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契勘近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準樞密院九月二十六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其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日近據探報，虜僞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已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其合用糧斛，委逢汝霖於椿管

應副岳飛米內取撥五萬石前去支用。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已降指揮疾速摘那前去本州屯駐，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申本司照會。本司緣有孔彥舟賊馬攻圍光州，探報備坐前件聖旨指揮，牒湖北路宣撫司，疾速差兵前來江州駐劄。續據湖北宣撫司簽廳公文稱，宣撫岳少保見爲目疾在假，本司見調發官兵五千人并車戰船前去蘄陽屯駐，請照會。契勘蘄陽係江北岸，屬蘄州管內，去江州地里寫遠；其江州係江南岸，最爲要害去處，沿江渡口並無軍馬控扼，緩急難以相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湖北路宣撫司，依元降聖旨指揮，別差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與蘄陽軍馬照應，相爲表裏。及乞朝廷檢會臣近奏屯駐江州軍馬許權聽本司節制，庶幾捍禦賊馬，可以保全一方，不致誤事。

〔小貼子〕契勘今來賊馬侵犯淮西州軍，與江西止隔一水，沿江州郡如洪州、江州、興國軍最是要害去處，全無軍馬控扼，事屬危急。如今岳飛軍馬不來江州屯駐，及雖來江州屯駐不許權聽本司節制，實恐無益於事。伏望聖察。《梁谿集》卷九一。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契勘本司近具奏聞，以軍馬單弱，防冬之際，緩急賊馬侵犯，無以捍禦，乞自朝廷遣發，及福建路見在汀州駐劄統制官李貴、廣東路見在循、梅州駐劄統制官韓京所部人兵內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

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使喚，候防冬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未奉回降指揮。竊緣本司昨得聖旨指揮，辟置都統制官一員，節制三路軍馬，討捕虔寇。今來已蒙朝廷許辟左武大夫、吉州團練使任仕安充本司都統制，韓京、李貴兵馬自合聽受節制。見今屯泊州路與本路相接〔一〕，朝廷遣發軍馬未到間，如得權宜差撥應副，庶幾聲援稍振〔二〕，可以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速賜施行。《梁谿集》卷九一。

〔一〕屯泊州路：原作「屯江州」，據道光本改。

〔二〕振：原作「震」，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七 一七

李綱 三七

謝獎諭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瞽言之達，方虞出位之誅；溫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識慮迂踈，材能譾薄，所願學俎豆之事，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情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疏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獎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踰華袞，賜重萬金。蔀屋爲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勒燕山之銘；崖石可磨，願撰浯溪之頌（一）。《梁谿集》卷九二。

〔二〕涪：原作「涪」，據道光本改。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準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罕識寡聞，初無智略。徒以誤膺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僞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倘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爲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僞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爲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恤其家，死者哀則生者

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句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九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契勘本司累具狀奏聞，乞差撥本路防冬軍馬，雖奉指揮許行差撥，至今未蒙差到。及近降指揮，令岳飛分一項軍馬屯駐江州，至今亦未到來，止是差到兵將於蘄陽駐劄，人數不多。竊緣偽齊賊馬北來侵犯淮西，雖爲諸將殺敗，遁歸淮北，然賊情狡獪，防冬日月尚遠，沿江一帶合行控扼去處，理宜隄備。今來不敢更望朝廷遣兵，只乞降旨岳飛，遵依元降聖旨，差撥軍馬於江州屯戍，與蘄陽水軍相應，庶本路緩急有所倚仗，不致誤事。

〔小貼子〕契勘今月十二日據蘄州申：「岳少保自江州復回鄂州，所有元差將官王瑩在蘄日屯泊一項水軍，並已帶回。」即是沿江一帶並無軍馬屯駐，緩急深慮誤事。伏望聖察，早降睿旨施行。

施行招軍奏狀

近準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勘會諸路州軍多有西北流移人民，竊慮闕食，因而失所，理宜存恤。兼諸路州軍見管禁軍，比緣兵火之後，例皆闕額，雖已降指揮招填，並未見招到人數。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帥臣行下諸州軍，委自守貳，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疾速措置招填闕額禁軍，並日下放行請受。」本司已遵依施行，專委洪州鈐轄兵官措置招填，至今多日，未見招到人數。尋行詢問，蓋緣西北流移人民日望朝廷收復中原，得還鄉土，不願於東南州軍充填闕額禁軍。實恐將來收復之後，既係兵籍，難以還鄉，却願投充統制官申世景軍中，他時移易屯戍，有可歸之理。契勘申世景一軍所管止千餘人，數目不多，本軍先具申明朝廷，乞添差人或許招收人兵使喚，續準朝旨，候到江西別聽指揮。本司近再備據本軍陳乞上項事理，於七月十八日供申樞密院，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西北流移人民在本路頗多，若不依近降指揮招收，竊慮饑寒失所，或致流爲盜賊，委實可憫。如蒙許行招填申世景軍中，即乞通舊人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爲額，庶幾日加訓練，漸成精兵，與本路隸將不隸將兵相兼使喚，可以捍禦一方，不致臨時更煩朝廷遣發人馬。仍乞所招填人止刺手背，將來收復中原，可以給據復歸農畝，實爲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梁谿

集》卷九二。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今月十一日據興國軍申，據進武副尉、本軍指使何詮申報到下項：

一、今月初一日，光州探事人翁進等回，申供：於十月二十二日蒙本州差，與使臣張準等前去舊光州探事。至二十三日夜昏黃到光州西城廂，聽得城上發擂打更，遂令趙青先回，前來本州報覆。進等去州綽人問信，不曾捉得人，只見城上四壁有火明打更，不見城內人馬數目、的實首領姓名，却揭到僞齊褒信縣事總領軍馬膀一道赴州取覆。

一、今月初七日，光州探事人張真等回，申供：十月二十六日蒙本州差去舊光州探僞齊賊馬動息。真二十八日早日出以來到州南七里岡，奔城去時，只聽得光州城上見真等打鑼。真等爲人少，不敢近城前去，只見城上有白旗十餘面，不見得城裏賊馬數目、首領姓名。

一、十月二十九日，有光州光山縣徐知縣管押公吏民戶前來光州移治山寨處，稱：十月二十七日有僞齊占據光州賊馬綽巡前來光山縣，趕趁殺奪人戶。其時徐知縣下弓手等人見陣，其賊兵復回光山縣，放火燒毀屋宇前去。

一、光州再準淮西宣撫使司劄子指揮稱：契勘光州今來賊已退，別無警急，當司已於今月十六日三次劄下本州，依舊移回光州安泊治事去訖，並不見申到知稟，須至指揮。右劄付知光州王敦武，

依累次指揮疾速施行。具知稟狀申照對，今來光州見被僞齊賊馬占據，目今未曾移回前去。

右，本司契勘光州昨因移治，自知州以下並徙居山寨，爲使臣闕寔等據城反叛，投順僞齊。近承淮西宣撫司公文，已殺敗僞齊賊馬退歸淮北，皆已淨盡。今據前項興國軍探報，其光州依舊係僞齊賊馬占據，未曾收復。竊緣光州係在淮河之南，與僞境陳、蔡相接，今來若爲僞齊賊馬所據，便可於淮河繫橋般運糧食，濟度軍馬，向南作過，與蘄、黃爲鄰，更無控扼去處，深慮爲患不細。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遣發近上兵官統領精銳軍馬前去收復，於日近了當，庶幾不致爲一方之患。

《梁谿集》卷九一。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臣十一月十九日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二日據統制官寇成等四狀申稱：『自虢州獲捷之後，再撫存商、虢、西京、長水、福昌、永寧、伊陽一帶百姓了當。於十月二十七日探報，蕃僞賊馬侵犯鐵領關，其把隘鄉兵統領申稱賊馬厚重，支吾不往。成等所統人馬不多，遂移寨前來橫澗設伏隄備。於二十九日有馬軍千餘疋前來，見陣掩擊敗走，殺死賊兵百餘人，奪馬二十餘疋，內辨認得有蕃人三二十人。至三十日，有馬軍二千餘騎再來衝突，成等鼓率官兵向前迎敵掩殺，賊徒退走，殺死數十人，活捉八人，內七人係蕃人，重傷，相繼皆死，問不得蕃人頭領姓名。一名係劉豫人高收，通說得蕃人有

一萬五千餘人，馬有三千餘疋，劉豫有二萬餘人，馬有二千餘疋，依舊係僞王太尉、韓觀察、傅安撫、成大尹等統率。當時追趕間，其賊衆埋伏數路，分頭俵布前來〔二〕，成等爲見賊馬勢重，即時拽領軍馬於朱陽五里川擇利下寨。伏乞使司火急星夜差發軍馬前來救援。同日又據商州駐劄準備將賈彥十一月初一日申，番僞賊馬一萬餘人已犯商洛縣。又據統制官王貴十一月初四日申：『何家寨僞五大王聚集蕃僞賊馬重厚，亦有在舊唐州下寨，侵犯襄陽界分并鎮汝軍。賊勢重厚，見侵犯鄧州界作過。貴雖已遵依使司差到幹辦于大夫備傳指揮措置事宜，更乞疾速差發軍馬前來同共掩擊。』并於十一月十一日據統制官崔邦弼今月初六日申：『賊馬侵犯信陽軍作過，遣發將官秦祐於長臺鎮殺散賊馬，追趕至望明港大寨，爲見賊馬衆多，却拽領軍馬回信陽軍下寨，伏乞使司疾速添差軍馬來同共掩殺。』飛契勘諸處申，賊馬分路前來侵犯，意欲決圖上流。飛雖日疾未安，不免將帶在寨軍馬過江措置外，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虜僞并力侵犯襄、鄧、信陽軍等處，兵勢厚重，謀慮非淺。今來岳飛雖已前去措置掩擊，緣荆湖接連江西一帶地里闊遠，竊慮孤軍緩急難以捍禦。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劉光世遣發軍馬來策應，及命重臣統大兵屯駐九江督戰，庶幾上流重地不致疏虞。再獲大捷，天聲益振，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乞賜留神幸察。《梁谿集》卷九二。

〔二〕俵：原作「二」，道光本作「依」，據傅校改。

乞蠲免淮衣紬絹奏狀

契勘洪州以前年例椿發淮衣紬絹二萬四千餘疋，自經兵火殘破之後，不曾收椿。自紹興二年已後至今年，各蒙朝廷蠲免起發。今來近準指揮，令本司預將紹興七年分淮衣紬絹折納米斛。緣上件紬絹本州已累年不曾收椿起發，委是無可拘催折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來年分合發淮衣紬絹之數，依已前年例蠲免施行。《梁谿集》卷九二。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賣奏狀

勘會本路見依奉朝廷指揮，措置出賣戶帖，內去年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依元降指揮，候今年起催秋稅日給賣。臣契勘本路去年亢旱，比之他路尤甚，內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有及七八分去處。鄉民大段貧困，其間有逃移之人，尚未盡能復業。雖今秋豐熟，緣春耕之時正在闕食，穀價翔踊，人戶無本作田，所種不多，私債甚重，民力未至蘇醒。今來州縣見行起催，會之一路，數目浩瀚。又緣本路按月起發應副岳飛大軍錢並係見錢，緣此民間難得見錢，號爲錢荒。兼日今穀價頓減，若責令人戶依限併行送納，愈見困弊，深可矜憫。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下本路都轉運司，許將去年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未賣戶帖價錢，分作二年，隨秋稅起催給賣。如人戶情願以米斛依本處市價抵頭折納者聽，更不收納加耗，湊作和糴之數起發，庶幾稍寬民力。《梁谿集》卷九二。

乞施行虔州不發將兵奏狀

契勘本司昨準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降到指揮，本路將兵遇有緩急，許本司全將勾抽使喚，及不隸將兵許勾一半赴本司按閱使喚。本司已遵依前項指揮施行。緣東南第六將並無虔、吉州駐劄〔二〕，竊慮本州有盜賊殘黨，除存留一半措置彈壓外，祇令將一半將兵團結，聽候本司緩急勾抽。今年十月內據淮西蘄、黃等州探報，虜僞賊馬萬數浩瀚，侵犯光州及廬、壽等處，緣本司別無軍馬可以控扼沿江要害去處，遂劄下虔、吉州，起發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應副，分布使喚。除吉州發到二百人外，其虔州見管將兵二千九百餘人，合行起發一半一千四百餘人。本州占吝，妄以盜賊爲名，並不肯起發一人一騎。本司已兩具奏聞及申都督行府，蒙朝廷行下虔州，限一日分析不起發因依，及都督行府劄子，如本司勾抽諸州軍兵，守臣輒敢占吝，不即發遣，自合按劾申奏。本司亦累劄下及遣使臣前去催促，並不依應。今來淮西等處賊馬已爲諸路大兵討殺，各已退遁，沿江一帶平寧，本司目下不須前件將兵，已劄下虔州權免起發，別聽指揮外，照會一路將兵依法合聽帥司節制，又有近降朝廷指揮，許

本司於防秋警急之際起發使喚。其虔州守臣妄以盜賊爲名，占吝不遣，不惟有違本司節制，亦不遵奉朝廷指揮。雖今來沿江幸保無虞，竊慮向後緩急之際難以調度，及其餘州軍仿效解體，不復遵稟節制，緩急有誤國事。臣以人微望輕，不足表率一路，已具奏聞乞先次罷黜外，所有虔州弛慢官吏，已送袁州取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小貼子〕契勘洪州北至淮南界二百餘里，南至虔州十五餘程，將兵盡在虔州，防秋之際，若不先期起發，必不及事。兼虔州盜賊比之春夏間十無二三，雖有些小，皆是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及本州諸縣巡尉弓兵又不下千餘人，自足措置彈壓。今來虔州官吏全不體念事有輕重，妄以盜賊爲名，占吝不遣，若不蒙朝廷略賜施行，委是帥司虛設，緩急之際難以任責。伏望聖察。

《梁谿集》卷九二。

〔二〕無：疑當作「於」。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契勘洪州未經兵火以前，係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司畫，奉聖旨，虔州所屯東南第六將兵，每上下半年分輪一半赴洪州駐劄。後來洪州經兵火殘破，建炎四年內罷帥，隸屬江州路安撫司，并撥虔州隸屬

鄂州，係湖北路。虔州緣此申請，續降指揮，令洪州將東南第六將起到人兵盡數抽歸元來去處。至紹興元年内，洪州復置帥司，係安撫制置大使，蒙朝廷差兵二萬人，其虔州却撥隸本路。緣已有上件軍馬，帥司不曾陳乞依舊勾抽一半將兵前來更戍。今來虔州不知有前項因依，習成年例，稱有盜賊，占吝將兵，不肯發遣。洪州雖係帥司，其元差兵二萬人節次撥隸他將，祇有統制官申世景計千餘人，委是緩急使喚不足，難以分布防秋及彈壓一路。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依元降指揮將本路所管將兵上下半年輪差一半洪州駐劄，仍令虔州依舊例逐旋椿辦錢糧前來支給，庶幾緩急不致依前占吝，有誤國事。《梁谿集》卷九三。

奏陳生擒僞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僞齊賊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據放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僞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僞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擒到僞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爲利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

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爲將來大兵就糧之資，寔爲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梁谿集》卷九三。

謝獎諭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賑濟飢民，招還流亡，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宣化承流，本藩方之職守；念功揚善，乃國家之憲章。拜賜非宜，以榮爲愧。中謝。竊以天地之盈虛有常數，堯湯之水旱無飢民，惟人事之允修，宜天災之靡害。爰自兵火擾攘之後，初無倉廩積粟之儲。歲一不登，野有飢殍。賴宸衷之軫慮，底黎庶之咸寧。惟上聖博施之仁，衆宜協力；活一路生靈之命，臣獨何功。濫膺華袞之褒，益重素餐之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覆幬，如日照臨。周知臣下之勤勞，寸長必錄；曲示朝廷之禮貌，細札屢頒。致茲孱陋之資，亦冒便蕃之寵。病牛卧壠，嗟筋力之易疲；倦鳥思林，期樊籠之可脫。已上投閒之請，願施從欲之恩。誓畢此生，仰酬洪造。《梁谿集》卷九三。

乞宮觀奏狀

右，某伏奉詔書，以臣近具狀奏聞，乞罷帥臣之任，除一在外宮觀，不允所乞。仰荷聖恩，第深

感涕。伏念臣孤陋無取，叨冒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誤承恩獎，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黽勉就職，倏忽踰年。雖殫夙夜之勤，曾蔑涓埃之補。素餐之責，啓處不遑。兼臣多病早衰，心力凋耗，憂思健忘，拜跪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恐妨廢職事，有辜朝廷委寄之意，屢丐閒散。實以愚誠控告君父，非敢備禮。況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爲上流重鎮，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嶠、陶侃之所鎮臨。宜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折衝之任。如臣人材衰病，豈可冒居。伏望聖慈矜憐舊物，曲賜保全，特降睿旨，依臣所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干冒宸聰，伏俟斧鉞之戮，臣無任祈懇激切之至。《梁谿集》卷九三。

再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具奏聞，以臣衰病日加，心力不逮，深慮有誤朝廷委任，乞罷帥守，除一在外宮觀，未奉回降指揮。竊見都進奏院報左司諫陳公輔乞去，以靖康間士庶伏闕，爲人誣其鼓倡，至今猶未辨白爲言。伏念臣當時遭謗尤甚，雖嘗蒙淵聖皇帝特降詔書，宣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以積年往事，不敢復自辨明，至使諫臣援以求去。在臣愚分，其何敢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除臣宮觀差遣，置之閒散，庶幾保全晚節，不致上累國體。臣無任惶懼戰越祈懇之至。《梁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據吉州申：「契勘虔賊謝小鬼、尹寶、謝凱等結集二千餘人，皆是强悍，累次作過。徒黨自虔州興國縣前來侵犯本州廬陵、太和、永豐、吉水縣管下，虜劫作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衝入永豐縣，正月初五日衝入吉水縣，殺人放火。已遣發封武節統押諸頭項官兵會合掩殺，因官兵稀少，奔回潰散〔一〕，已再差封武節整齷軍馬，向前討捕。今月初六日，在吉水縣七里逢賊接戰，勢力不加潰散，內黃從義被虜，袁、吉州都巡傷中，封武節未見下落，乞差官兵前來應援。」安撫制置司除已差申世景下將官馬仙帶領所部兵三百人及統領官王彥揀精銳人兵四百人前去應援捉殺外，契勘今來春首，正係州縣催納苗米、裝發綱運及人戶耕種之時，其虔賊謝小鬼等結集凶徒作過，侵犯吉州諸縣，旁近州縣類皆驚擾〔二〕，有妨官司受納裝綱及百姓耕作。安撫制置司雖已遣發人兵前去應援，緣祇有申世景一項軍馬一千餘人，除遣發外，人數不多。竊慮賊勢猖獗，難以捍禦，雖已劄下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分差將官人兵前來策應，又恐虔州守臣孫佑依前占吝，不肯遣發，致令賊衆滋蔓，筠、袁、吉州素來凶惡之人，遞相仿效作過，爲患不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於近便處疾速摘那遣發一項軍馬三三千人前來權聽安撫制置司節制，會合捉殺。所有錢糧乞於本路近便州軍上供錢米內支撥，不以遠近前去討

捕。仍乞朝廷劄下虔州守臣，不得依前占吝將兵，公共協力措置，庶幾凶賊早得平殄，一方寧息。須至奏聞者。《梁谿集》卷九三。

〔一〕奔：原作「頭」，據道光本改。

〔二〕驚：原作「警」，據右引改。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睹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江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綿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讐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弈棋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閒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采，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聰，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九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四。

乞納級計功推賞劄子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錫賚。歲用之廣，百倍往時，罄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爲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摧鋒陷陣、彊弩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效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取進止。《梁谿集》卷九三。

乞用瓦木蓋置營房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沿江州郡近多火災，慮有姦細作過，累降指揮嚴行禁戢，事理固當如此。然臣竊謂軍馬屯聚去處，往往取辦一時，祇以茆竹蓆藪之屬蓋搭房舍，以省功力。一有遺漏，不可救止，火力所及，官司屋宇亦遭焚爇，至及萬家，或靡有孑遺者。如前日臨安、鎮江、太平州之類是也。今車駕巡幸建康，千乘萬騎，理當建置營房，屯駐將士。謂宜寬商賈以招徠材植，置官窑以燒變磚瓦，下傍近州縣以摘那工匠，選有材者專董其事，不數月久即見就緒。仍禁止民間自今不得以茆竹蓋屋，已蓋造者漸行修換。嚴保伍巡邏之法，謹防虞器具之備，以絕回祿之患。其餘州郡有軍馬屯聚去處，亦可依此施行，庶幾火不能作，人得安堵。區區愚慮，干冒天聰，取進止。《梁谿集》卷九三。

全宋文卷三七一八

李綱 三八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某言：今月初六日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蘇奉使迴〔一〕，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迨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鑾輿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某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道君太上皇帝聖由天縱，道本生知。儲精十閏之間，圖治百王之上。遜禪侔於堯舜，憂勤過於禹湯，適遭醜虜之憑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關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馳心，猶佇八龍之返；使輶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備極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深思欲見於羹牆。嘗膽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致養之誠。罹此閔艱，何以堪處。

伏望爲宗社之大計，副生靈之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乘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讎，神人所助；建中興復古之烈，華夏永寧。《梁谿集》卷九四。

〔二〕奉：原誤「奏」，據道光本改。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本月初六日，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蘇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迨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而沈月魄。矧陟方於遐域，尤軫慕於聖懷。承命震驚，拊心摧殞。臣某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體儷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聖嚴母儀之奉。徽音流乎宇宙，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艱難，從鑾輿而出狩。惟備嘗於險阻，致或爽於興居。問寢龍樓，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萬國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夙蘊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盡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訃之遽聞，諒至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膺兩宮寄託之匪輕。嘗瞻有爲，冀刷憑陵之恥；茹荼雖痛，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爲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睹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蘇回，得金國右副元帥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群臣不忍仰視，傳於四方，莫不殞涕。雖遵國家舊制，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之請，七降批答，始以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素幄，聽政於几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爲匹夫而能復讎者，前史美之，況於萬乘之主乎？金人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北狩，而置之漠北苦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至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也。訃音之來，既不以時，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爲敵人之重，有害於吾自治自彊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爲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爲治具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僞震讟，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聽之，三

軍縞素，爲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盡爲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感哭連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意，益廣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不天之讎，以刷中國之恥。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兩宮大故爲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匹夫之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冰、筍生于冬者；而況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遇，雖嘗牴牾，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問哀慟，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干冒天聰，取進止。《梁谿集》卷九四。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臣某言：伏睹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屯萬乘以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中謝。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鄴之雄渾。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爲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神璽，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陛下

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都之未復，因之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固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震疊中土，駕馭貔虎，剪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葺宗廟之鐘虡。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誤被宸恩，濫當闕寄。雖長隄新廐，竊慕於韋丹；顧重鎮上流，有慙於溫嶠。心馳魏闕，莫參鴛鴦之行；地近日畿，益傾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朝奉郎、充本司幹辦公事韓岳詣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梁谿集》卷九四。又見《景定建康志》卷三六。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睹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

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日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以富强。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干冒天威。《梁谿集》卷九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一，《歷代名臣奏議》卷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睹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諷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爲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爲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祇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梁谿集》卷九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九。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睹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降，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予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蹙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爲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犒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進慮，爲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乂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鐘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梁谿

集》卷九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八。

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

契勘虔州管下盜賊，多是舊來招安，已受官資，及已有差遣，不曾起發赴任，離去巢穴之人。近

緣知州孫佑措置討捕，有討捕之意，無討捕之術，謀慮不密，漏泄事機，致令皆懷反側，結集復行作過。如周十隆、張大閑、謝凱、尹寶、謝小鬼等頭項不一，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遞互入火，劫掠鄉村，殘破縣邑。虔州管下如興國、雩都、虔化、瑞金等縣，並遭焚毀。謝小鬼等近者侵犯吉州界分，殘破永豐、吉水等縣，逼近州城，又於太和、萬載縣界內盤泊作過。本司遣發申世景下將官馬仙統押軍馬前去會合巡尉及吉州將兵追襲，斬殺五百餘級，殺獲首領蕭破洞，賊勢方沮。又遣統領官王彥、將官王勝各統所部軍馬前去永豐、興國縣界會合巡尉，討捕張大閑、周十隆、尹寶、李安淨等。除近據虔州將官曹綱申，殺獲尹寶賊徒不計數目，及據統領官王彥申，已討蕩永豐縣賊沈三千軍，生擒賊首，殺獲三百餘人。并據吉州申，張大閑已就招安，見赴州公參；及據虔州將官何榮申，殺敗周十隆等，復奪興國縣，追襲至贛縣界，殺死賊徒五百餘人。又據將官馬仙申，殺敗賊徐聳賊徒二，生擒徐聳，已解吉州根勘。本司已具逐項因依申朝廷外，竊緣近來周十隆與謝小鬼、尹寶殘黨，及自餘賊徒丁二十一、謝二十八、花張細、計明寶、丁和尚、呂添男、謝凱、陳八梗、廖車頭十等互相合火，人數衆多，雖累次殺敗，尚未衰息。本司已劄下將官馬仙、統領官王彥專一於永豐、興國縣措置討捕，并近蒙朝廷差到福建路統制李貴下軍馬前來會合。今月初二日據李貴申，已將帶所部軍馬前來虔、吉州界首會合捉殺，所有隨軍老小，乞於吉州屯泊。本司已劄吉州踏逐官屋及寺院屯泊，並應副錢糧外，契勘虔賊累年出沒作過，正如溪洞獠人不復知有王化，致令虔州一州財賦催理不行，傍近郡縣皆被其毒，爲害甚大。若朝廷必欲掃蕩巢穴，窮究根株，爲一勞永逸之計，非壓以重兵，且招且

捕，將招出頭首并桀黠徒黨押赴軍前使喚，使良民漸次歸業，未見其可。兼虔州南安軍見有廣南劉宣、湖南李才、古政、譚城、鄧宣、芳正等賊徒各數千人，頭項不一，李貴軍馬人數不多，未可全然倚辦。竊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下軍將多在鄂州屯駐，見於本路起發錢糧前去應副。若乘此邊境寧息，別無探報之時，選擇得力統制、統領官摘那數千人前來本路就糧，權聽本司節制，令與李貴及本路兵將會合措置，不數月間，決可平殄。將來盜賊既平之後，亦須且留李貴軍馬屯泊吉州，與本路兵將相爲表裏彈壓，使殘黨不敢復出，嘯聚作過；或有作過之人，即時討殺，此爲得策。若目前討捕不遣重兵，只據見在兵將，竊緣賊火數多，官軍有限，勢力疲乏，別無策應，難以成功。若將來賊平之後，不別屯軍馬，但以虔賊付之本路，將兵軍力單弱，必待殘破州縣、屠宰生靈，一方震擾，迺始申告朝廷遣兵應援，緩不及事，爲患不細。兼虔、吉州殘破縣分，賊平之後亦合體究着實，蠲放稅租，使民戶得以安業。除已遣朝奉郎〔二〕、本司幹辦公事韓岳詣朝廷稟議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詳酌，措置施行。《梁谿集》卷九四。

〔一〕敗：原無，據道光本補。

〔二〕「遣」下原有「在」字，據右引刪。

乞差趙不華等充招捉盜賊官奏狀

契勘本路處吉、筠、袁、撫州、南安、建昌軍等處，常有盜賊結集作過，其初微細，正緣巡尉不切用心向前緝捕，漸至滋蔓。及至會合諸處巡尉，又無節制統一，乍前乍却，遂令賊徒得生姦計，招誘徒黨，恣行劫掠。暨遣官兵前去討殺，賊徒即時分散藏伏，更無蹤緒。官軍既退，又復嘯聚，出沒作過。若不別作措置，深慮搔擾州縣，殘害良民^二，不得安業，爲患未已。今相度欲於本司置措置招捉盜賊官兩員，不拘京朝官、選人，擇有風力材幹，曾經捕盜有功績之人，充上項差遣，依本司幹辦公事理爲責任。除身分請給外，遇差出措置，應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捕招捉盜賊，破券一道，其供給等並於本司錢內支破。應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捕，即差措置招捉官前去措置統率討捕。其巡尉怯懦不肯向前之人，並許申本司體究得實，按劾奏聞。庶幾巡尉有所統一，協力向前，不致誤事，盜賊易得衰息。今竊見右承議郎、前知臨江軍新淦縣事趙不華，右儒林郎、筠州軍事判官馮汝嘉，逐官委有材幹風力，在任捉獲凶惡強盜人數甚多，殺獲賊首鄒烏八及招到單子珍等，績效尤著。本司已保明乞優異推恩外，如蒙朝廷許置上項員闕，即乞差前件官兩員充填。

〔小貼子〕契勘本路虔、吉等州盜賊時復作過，即與其他諸路帥司事體不同，兼本司減罷文臣準

備差遣五員外，止有幹辦官五員，節次蒙朝廷差委前去逐州催促軍器、和糴、軍儲等事，委是闕官。今來所乞措置招捉盜賊官兩員，如止許暫時措置，候盜賊寧息日罷，亦乞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契勘近日虔賊謝小鬼等侵犯吉州，及張大閑、周十隆等見在永豐、興國縣界首作過。本司已遣發兵將前去措置外，其永豐縣又有一項李安淨嘯聚徒黨劫掠作過，人數漸多。契勘右承議郎、前知臨江軍新淦縣事趙不華，見得替在洪州寄居，本司已逐急依所得便宜指揮，差本官權充措置招捉盜賊官，前去統率巡尉討捕李安淨等外，伏乞睿照。《梁谿集》卷九五。

〔二〕良民：原作「民良」，據道光本乙。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三千人前來使喚奏狀

據統制官李貴申，虔賊周十隆，節次差人前去說諭朝廷德意，許之自新，前來公參。其周十隆並不遵稟，及故違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所立日限，反復並不從招撫出參。依近降指揮，合行討捕。兼準樞密院劄子，若不聽從，即會合本路應干捕盜官兵等併力勦捕外，竊緣周十隆所居巢穴係在山谷深僻去處，徒黨衆多，據貴所管官兵委是分布不着，除已申虔州差發將兵外，申本司乞差兵前來會合措置

勦捕施行。本司契勘所管申世景一軍止及一千餘人，見今差出將官馬仙、王勝、孟通、統領官王彥等前去討捕吉州賊尹寶、臨江軍賊李安淨、虔州虔化賊賴漏八、袁州石鐵牌、潘小叔等，已起發過一千二百餘人，委是無兵可以差撥。竊緣周十隆等係虔州劇寇，所養槍杖手三千餘人，謝小鬼二千餘人，其餘頭首如謝先、謝諶、張收、萬雲、田玉、盧超、張迪等，各係招安，已授官資差充諸州措使未曾赴任之人〔二〕，每名所養槍杖手皆不下三二千人，從來並聽伏周十隆使喚。今來周十隆既不遵稟朝廷指揮公參，致令官軍進討，決須嘯聚徒黨，抗拒官兵。若官軍人數單弱，不能討捕，即其餘頭項首領定須仿效作過，爲患不細。本司累具申呈，乞就便差撥岳宣撫下一項軍馬前來同共措置，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據統制官李貴前項申述，事勢迫急，伏乞特降指揮，早賜差撥，或只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星夜前來應副使喚，不過一兩月間決可擒捕周十隆、謝小鬼等。其餘首領亦可以重兵彈壓，使之出離巢穴，永絕後患。《梁谿集》卷九五。

〔二〕措使：疑當作「指使」。指使，低級武官。

差官體究周十隆等受招安及令李貴差人入寨告諭奏狀

勘會虔州興國縣管下有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結集徒黨作過。本司節次依奉朝廷指揮，劄下統

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雖據李貴申稱，賊首周十隆等願受招安，祇是發遣到次首領鍾珉、錢寶、劉集三名赴虔州公參外，其正首領周十隆等各未曾出官公參。及李貴所給公據五千道，差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祇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與公據，並不曾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聞得賊徒收領公據在寨，實未曾放散徒衆歸業，見今依前恃嶮，不肯出參。遂差使臣李俊齋榜劄付李貴，差人指引入寨說諭頭首周十隆等，再限三日出官公參；及令將徒黨當官逐人揀選存留強壯桀黠之人，同正、次首領並行解赴本司。如出違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置討殺，及具狀申奏朝廷去訖。續準樞密院三月十四日劄子，爲周十隆累經招安，返復作過，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名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本司緣爲逐人已有願受招安之意，及再立限差人入寨說諭，亦於今月十一日再具因依申奏，乞依本司已行事理催促招諭，候到司日，依元降指揮特與招撫。去後至十二日，準樞密院劄子，周十隆等願受招安，雖已降指揮不赦，緣今來既有自新之意，理宜寬貸，劄付本司指揮李貴疾速措置招撫。及十三日再據李貴申，備據興國縣狀稱，周全、錢響、謝雲於三月二十三日起縣出頭公參了當，即時或歸各人本住處訖。本司亦已不住劄李貴，催促說諭正、次頭首周全等，依限赴軍前公參，同揀選到強壯徒伴解發前來本司外，今訪聞得統制官李貴備據興國縣所申，周全等赴本縣公參，即不曾入縣，其逐人將帶徒黨槍杖手數百人前來城外下寨，係本縣知縣出城接見周十隆等，便當公參。并李貴先申周十隆等願受招安，已給公據五千道前去，其徒黨亦未放散。除已差委本司準備差遣、右承直郎錢受之躬親起發前去，密切體究周十隆等的實受招安事理〔一〕，保明供申。仍計會李貴差人入寨分明告諭周

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體念朝廷寬大之恩，催促依限同以次首領及一行徒黨赴李貴軍前公參，逐一當官揀選，被驅虜脅從及老弱等人放散外，及強壯桀黠人并一行正、次首領，令李貴量留人馬在虔州彈壓，將帶自餘人馬管押赴司出頭。若違限遷延不出，意在欺罔朝廷，不稟本司指揮，即行進兵措置討捕，須要擒獲賊首，不管走透。

〔小貼子〕契勘虔寇自來作過，遞相關借槍杖手以助聲勢。本司切慮周十隆既不伏公參，官軍進討，必於諸頭項下借槍杖手，已出榜曉諭今來官兵止是討捕不遵稟朝廷指揮周十隆、謝小鬼兩人，其餘首領謝先等不得關借槍杖手，如有暗行關借之人，本司察探得知，將來朝廷遣發大兵，並須一例討殺。如有却能擒捕周十隆、謝小鬼等赴官，並依賞格保奏推賞，亦乞睿旨。《梁谿集》卷九五。

〔二〕理：原作「李」，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七一九

李 綱 三九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典藩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有褒嘉，可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涕。伏念臣孤陋無取，叨冒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誤蒙恩獎，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黽勉就職，倏忽踰年。雖殫夙夜之勤，曾蔑涓埃之補^(一)，素餐之責，啓處不遑。廼蒙異恩，特加遷秩，無功之賞，豈所敢當。況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爲上流重地，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嶠、陶侃之所鎮臨。宜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折衝之任。如臣不材衰病，實難冒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仍檢會臣累奏陳乞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所有特轉金紫光祿大夫恩命，不敢祇受。《梁谿集》卷九五。

〔二〕蔑：原作「滅」，據道光本改。

周十隆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差岳飛下兵就糧討捕奏狀

準樞密院、鄧督府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昨降指揮，令李貴將帶全軍前去招捕虔、吉盜賊，其本軍已入江西界多日，並未見申到招捕火數、措置次第。今據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申，虔賊周十隆等於今年正月內結集賊徒，在虔化等縣殺人放火作過，大段猖獗。顯見本軍遷延玩寇，不爲速行措置，致賊滋蔓。兼周十隆係累經招安授官，後來返復作過，理難容貸。三月十四日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名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仰李貴統率官兵疾速前去措置招捕，須管生擒周十隆，其擒獲人依格推賞外，更支錢一千貫。招到徒黨並特免罪，將脅從并老弱人放令歸業，留強壯人隨軍使喚，務要速得平殄，無致遷延，走逸滋長。」劄付本司催促措置招捕施行。

右，勘會前項周十隆等賊徒，先準指揮令統制官李貴措置先行招撫，如不聽從，即會合兵將巡尉併力勦捕。本司遂不住催促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差人賁旗榜入寨招安，取到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願受招安文狀。只是發遣到次首領鍾珉等三名赴官外，其正頭首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未曾赴官公參。本軍雖出給公據五千道，差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止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與公據，即不曾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聞賊徒收領公據在寨，實未曾放散徒衆歸業，見今依前恃嶮，不

肯出參。」本司再於三月二十八日差使臣李俊等齎榜前去入寨說諭頭首，再限三日出參。又劄下李貴，如周十隆等依得本司所立日限出官公參，即將徒黨逐一當官選揀，將正、次頭首并強壯桀黠人存留，並行解赴本司；其被虜脅從及不堪披帶人給據放令歸業。如出違今來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置討捕。今準前項聖旨指揮，除周十隆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等事理。本司契勘今來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本司已依元降指揮，再立日限，差人前去說諭出官公參，未到；若便遵依今降指揮施行，緣一行徒衆皆係久來附從周十隆作過之人，竊慮本人誘惑驅率，別致走透，殺害平民，卒難殄滅。欲乞候見得周十隆等，如依得本司差人說諭赴官公參，揀放徒伴了當（一），即候解發到本司日，依朝廷元降指揮特與招撫；若依前不伏出首，即依今降聖旨指揮，周十隆不赦，行下統制官李貴等措置併力討捕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小貼子〕契勘本司累具奏聞，并申樞密院、都督府，乞就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差撥兵將前來討捕虔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朝廷灼見周十隆過惡，已降聖旨指揮不赦，勢必用兵討捕。竊緣虔州將兵係是土人，多與賊情相通，互相閃避，不肯用命，兼有其餘賊火，分孽前去捉殺，所差到李貴下軍馬人數不多，及本司官兵亦是單弱，難以分布把截要害去處，使不致走透，深入巢穴，必可擒捕。今來只乞就岳飛下差撥三千人前來本路就糧討賊，不過三兩月間便可討蕩。又緣周十隆係虔州前後作過群賊所宗，若就擒捕，其他群賊皆可措置平殄。既已降指揮不赦，而兵力不能勝之，却致猖獗，則爲害必大。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契勘軍行，糧食爲先。若差他處軍馬前來討捕虔寇，即須又有錢糧之費。如蒙朝廷就近差撥岳飛下軍馬，即於本路就支錢糧，實爲利便，亦乞聖察。《梁谿集》卷九五。

〔二〕揀：原作「陳」，據道光本改。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闕使喚奏狀

契勘本路自今年正月以來，致已受招安人周十隆、謝小鬼、錢響等作過，蒙朝廷差到統制官李貴部押軍馬來措置招捕，至今未見了當。其鄰近州縣素來凶悍不逞之徒，遞相仿效，嘯聚猖獗，頭項不一。帥司雖隨宜遣發兵將前去討捕，緣軍馬單弱，分俵不着，以此賊徒窺見官軍次第，無所忌憚，結集火數漸多，滋長難制。雖累具申奏朝廷，就便遣發軍馬前來應副使喚，至今多日，未奉回降指揮。逐司照對，目即本路虔、吉、撫州、南安、臨江、建昌軍管下皆有盜賊作過，日逐不住據逐州軍申乞差兵，收捕逐項盜賊。帥司見管統制官申世景下人兵除節次差出外，別無兵將遣發。今再具日近據州縣申到盜賊，及已差發兵將措置討捕下項〔二〕：

一、虔州興國縣賊首周十隆、謝小鬼，依奉朝廷指揮，令催促統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逐人願受招撫。除已發到錢響一名見在軍前外，其周十隆、謝小鬼等並不體認朝廷寬恩，許令自新

之意，一向推托，不肯前來公參，及給去公據，亦不曾放散徒黨，故違帥司再立日限。見依朝廷指揮，會合虔州將兵討殺，未見了當。

一、據撫州等處申，有虔州虔化縣賊賴花十九、賴漏八、賴二十四、賴十七及客賊李八、盧四、程念八、鄧軍四、羅賴九等糾合一千餘人，先侵建昌軍南豐縣界，已次侵入撫州宜黃、臨川、崇仁縣，衝散官兵，殺人放火，劫掠作過。帥司已差申世景下將官王勝管押軍兵二百餘人前去會合巡尉討捕，及就差見在永豐縣捕賊統領官王彥軍兵四百餘人，取徑路前去措置掩捕，未見申到次第。

一、近據袁州申，萍鄉縣界見有湖南賊石鐵牌及王權、蘇勝、陳老虎殘黨，并吉州安福縣潘小叔、賀和尚等賊，數頭項合成一火，劫掠作過。本州差官兵巡尉收捕，兩次衝散，殺死弓兵不少。見今猖獗，人數已及七八百人，別無官兵捍禦，委是危急。帥司已逐急差元在吉州捕賊將官馬仙三百餘人前去討殺，至今未見申到次第。

一、據臨江軍申，賊人李安淨等雖被統領官王彥殺獲一百餘人，生擒次首范少七等一十餘人外，見有賊首李安淨并殘黨未獲，出沒作過。已差將官孟通軍馬討捕，未得了當。

一、據吉州申，賊徒尹寶等雖被將官馬仙殺散，及擒獲尹寶全家父母、妻子等，有賊首尹寶等殘黨，依舊嘯聚作過，未得了當。

一、又據吉州申，有永新縣賊王該等嘯聚四百餘人劫掠作過，及虜去虔州節推劉彥登家屬。見差巡

尉前去招捕，未獲。

一、據南安軍申，近有侵犯城下作過賊人丘明殘黨古政、芳正、劉思同、方全、朱明、譚誠、鄧宣等一千餘人，見在管下沙村等處作過。帥司已劄差虔州將兵三百人前去本軍，同巡尉措置討捕，未見申到了當。

一、據虔州申，瑞金縣賊蔡居道等糾集徒黨二千餘人，拘執催稅官權縣裴汝能，殺死人吏弓兵等，劫奪去係官錢物。見委官前去體究，及劄下虔州差將兵前去措置，未見申到次第。

一、契勘虔州管下已招安有名目差遣、不曾起離巢穴之人，除周全、錢響外，見有張收、謝先、謝諶、萬雲、田玉、謝響、盧超、張迪等十數人，各立山寨，收養槍手，各係三二千人，平時聽伏周全使喚。今來李貴進兵，其周全已與張收同共作過。竊慮餘人反側不安，別致生事，帥司除已劄下李貴止係捕周全、謝小鬼外，不得以捕捉周全爲名，搔擾其餘已受招安人，引惹生事。帥司雖已出榜曉諭，亦須壓以重兵，使懷反側之人不敢作過。

右，逐司契勘本路見有前件賊火，頭項不一。帥司雖已分遣官軍前去收捕，緣止有申世景一項軍馬，除火頭輜重外，可以出戰不及千人，差出討捕，每頭項不過三百人，伺候一處賊勢稍衰，又移往一處討捕。其差出兵將例皆暴露，日久疲乏，別無人兵可以策應抵替。其李貴所部軍馬，人數亦是不多。深慮賊徒結集愈衆，輕視官兵，轉見滋蔓，侵擾州縣，難以制禦。欲望聖慈體念一路事理非輕，特賜睿旨，檢會帥司累奏，就都督府差撥一頭項軍馬三五千人前來本路應副急闕使喚，候盜賊寧息，

即時發遣歸元來去處。所貴有所倚仗，臨時不致誤事。《梁谿集》卷九六。

〔二〕及已：原作「已及」，據道光本乙。

再辭免轉官奏狀

右，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典藩踰年，盜息民安，宜有褒嘉，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尋具奏辭免，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不勝惶懼感激之至。臣竊以帥守之職，當任一路之責，非若列城膺一郡之寄而已。本路自今春以來，虔寇作過，驚擾旁郡，雖遣兵討捕，尋即敗獲。然以軍馬單弱之故，未能掃蕩巢穴，窮其根株，以寬朝廷憂顧，罪戾是虞，何功之有！儻以「盜息民安」爲名，叨冒賞典，公議謂何？非獨臣所未安，實亦有累國體。兼臣屢以衰病請閑，見患瘡瘍，久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復敢煩言，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仍乞檢會臣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異時蒙被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梁谿集》卷九六。

準省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米奏狀

今月二十二日準行在入內內侍省降到金字牌御封，六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降到指揮，令江西轉運司於去年上供等米內起發五十萬碩前去江州椿管。除近除豁二萬二千二百餘碩充一路數內多科之數，一萬碩應副洪州，一萬碩虔州減免外，有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碩。雖近據逢運判具到已發四萬七千碩，亦未見申到的實起發綱解。契勘朝廷見行措置軍事，其上件米斛旦暮便要支遣，不可少有稽緩，有誤軍食。右已劄下轉運司，據未發米斛限七月十五日終須管一切數足外，劄付本司，更切嚴緊催促施行。本司已即時牒轉運司遵依聖旨指揮，火急催發施行去後，今據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林公文：「契勘本路上供額米係以秋苗椿辦，自經兵火之後，多有逃閣，及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祇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碩，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碩一斗六升，雖蒙減免上供一十六萬九千碩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米外虛數，無所從出。并和糴米減免三萬外，收糴三十七萬石，緣虔、筠州見有盜賊，收糴未足，截日通已糴三四萬三千五百九石六斗五升。及紬絹折納米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三石六斗九升三合。已上三色共實合發米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三合。依準逐次所降指揮科撥，內二十萬石應副行營

左護軍、四十萬石岳太尉、三十萬石張少保、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斗六升三合就支外，只有三十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係元撥付江州及改撥行營左護軍米，應付老小江州椿管之數。近準五月四日都督府劄子指揮，於上件改撥米內轉發八萬石往廬州，截日通已支發過江州椿管米共一十萬一百石外，自餘未發江州米二十六萬餘石，見曉夕極力催督起發。伏緣本路遞年所催秋苗盡充上供外，諸州不無逐急侵用數目。見據洪州申，科折糯米一萬三千餘石，折科馬料七百三十七石。并據虔州申，秋苗止納到四萬餘石，遣兵招捕盜賊，調發將兵，支過口食，別無從出，不免侵支上供米九千一百餘石，已係知州孫佑自劾申奏。及吉州申，廬陵、吉水、永豐、太和縣共八千三百七十八戶，委被虔賊燒劫逃移，去年二稅無從催理，已委官覆實，及申尚書省乞行閣放。兼虔州南安軍盜賊未息，見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除豁數目，並在上項實催苗米之內。其合起赴江州米，即無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石之數。本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舊額等因依供申朝廷，乞以實催羅到米數起發去訖。今準前項指揮，本司除已遵依，緊行催督逐州軍據合發米數火急依限起發外，申本司。」并小貼子：「契勘本路逐年實催苗米，每歲侵支殘欠，常不下十餘萬石。且如紹興三年計一十八萬九千二百餘石，四年計十三萬三千五百餘石〔二〕。五年係旱傷，實催數少，亦計十萬一千餘石。所有紹興六年實催計九十八萬餘石，比之遞年數多。又緣盜賊未息，且約侵支殘欠一十五萬石，其未發江州米二十六萬餘石。若除上項侵支殘欠一十五萬石，約止有未起米一十一萬餘石，通已發過一十萬餘石，共計二十一萬餘石，係江州椿管之數。」又小

貼子：「契勘所催秋苗，從來每年有人戶殘零拖欠。比年以軍事緊切，督責州縣嚴行拘催。如吉州有官人蕭嗣宗、郭振民，臨江軍鄒迪功等，皆是抵頑不納稅賦，並具申朝廷，已皆行遣。以此可見本司與州縣非不用心督責嚴切，止緣民戶凋殘，盜賊尚多，不無拖欠之數，伏乞照會」。

右，勘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人戶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纔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爲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加虔州累年爲盜賊猖獗，稅賦往往催科不行，吉、撫、筠、袁等州亦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迫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敷，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所有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九六。

〔二〕十三萬：原作「三萬」，據道光本并參上下文補。

謝賜夏藥并銀合茶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暑藥兼銀合茶藥，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憫藩方

之修捍，深軫天慈；賜御府之匪頒，遠迂星使。拜恩優渥，拊己凌兢。中謝。皇帝陛下道格天淵，仁漸動植。總英豪而駕御，復土宇之版章。知臣下之勤勞，載隆體貌；當炎蒸之鬱勃，特示眷存。北苑靈芽，滌煩銷渴；上方珍劑，愈病析醒。顧臣何人，亦膺此賜！竭犬馬之力，願盡瘁於衰年；進藥石之言，誓少酬於鴻造。《梁谿集》卷九六。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轉金紫光祿大夫，累具奏辭免，蒙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假守踰年，未塞剖符之責；誤恩增秩，更叨出綍之榮。雖具列於危悚，曾莫回於淵聽。仰承明命，彌切厚顏。中謝。伏念臣猥以瑣才，幸陪休運。荷分閫一方之寄，折長江千里之衝。撫字雖勞，曾未蘇於凋瘵；芟夷無術，初莫變於剽輕。乏龔遂渤海之能，愧汲黯淮南之治。佩牛帶犢，舊習猶存；裹甲櫜弓，茲風未見。宜在黜幽之典，乃蒙褒進之恩。抗章莫遂於循墻，拜賜實同於臨谷。寵光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包荒，至仁善貸。執賞罰之大柄，示磨勵之宏規。每於臣鄰，曲加體貌；致此懋賞，濫及孤蹤。臣敢不深體眷懷，益思勉勵。竭犬馬之力，雖莫報於乾坤；遂麋鹿之心，尚有祈於君父。《梁谿集》卷九六。

應副新虔州張翬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勘會近奉聖旨，令湖南差統制官步諒軍馬前來江西會合李貴措置盜賊，權聽本司節制。其步諒統押官兵已到吉州，本司尋行差撥前去虔州駐劄，措置盜賊，權聽新知虔州張翬使喚。去後，今月初七日，據張翬申，契勘統制官步諒軍馬一行錢糧，依先降指揮合係本路轉運司應副，今來轉運司只行下虔州令於稅米內支，錢於應副安撫司錢及轉運司八色錢內支。緣虔州見今盜賊縱橫，諸縣道路不通，財用闕絕。訪聞六月內支軍糧米尚欠二百石，支遣不過，七月已後月分，各合支七千餘石，未有一粒。至十月方納稅米，見今委無稅米可支。八月冬衣錢合支五萬貫，九月賞給錢合支二萬貫，亦未有一文。近蒙轉運司差屬官前來剗刷，雖平準務本錢，並已刮刷盡絕，委實無錢可支。竊慮步諒軍馬到州，目下並無錢糧，決致生事。翬恭依聖旨指揮，前去赴任，已到吉州訖。爲見虔州闕乏，實是怯懦逗留，不敢前去交割。除已具狀申朝廷，乞賜先次罷黜外，乞指揮移文轉運司，真實那移錢米應副施行。勘會新知虔州張翬近因經由洪州赴本司稟議，有劄子稱虔州闕乏尤甚，官司窘迫，目下經營無緣便有所濟，乞本司支借錢米，專充招捕盜賊使用。本司已於昨得朝廷指揮，帶糴米內支借米五千石，於回易錢內支借一萬貫，并支物貨等，紐計二千餘貫，應副前去訖。今又據前項申述，契勘虔州緣諸縣各有盜賊，難於催科，及本州官吏有失措置，遂致財賦大段闕乏，目前已是闕乏錢糧支給官兵請

受。今來步諒一軍雖蒙朝廷指揮，許於湖南椿撥錢糧應副，文移往返，卒未能副目前支遣。其轉運司所撥名色官錢，多係本州日前使過，即無見存之數，又有軍衣賞給等，數目浩瀚。本官到任之初，委難責辦。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應副，決致誤事，本司照對見管朝廷出賣鈔引錢，一面逐急於數內支撥一萬貫，并再於帶糴米內支撥三千石給付本官，及牒轉運司將實管錢米輟那應副虔州日前急闕，并劄新知虔州張翬，催促星夜起發前去赴任外，所有虔州自餘闕乏錢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貼黃〕契勘本司累具奏聞，乞將本路上供錢米應副李貴兵馬支遣，却於福建路椿收元贍養李貴軍馬錢糧起發上供〔二〕，及將本路月椿錢應副步諒軍馬支用，却令湖南椿收元贍養步諒軍馬錢糧，就近發往鄂州，未奉回降指揮。竊緣本路州縣錢米，除上供月椿外，別無寬剩之數，若朝廷止令轉運司趲那應副，委是無所從出。伏望聖慈速降睿旨，與決施行。《梁谿集》卷九七。

〔二〕贍：原誤「瞻」，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七二〇

李綱 四〇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豫防，與事來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時不思爲豫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有誤國家之大計耶？目今僞齊之兵，爲劉光世等敗於淮淝之上，其餘破亡殘黨，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蘄、黃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黃兩州與江州實爲對境，蘄、黃即江州之脅背，江州即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亢擣虛，延入內地，使不豫爲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豈不誤事哉！況蘄、黃等州與江州煙火相望，通淮之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拓要害，受敵必速，池、鄂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使喚，照

得江西盜賊已漸寧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至淨盡去處。其隸將兵雖例前去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爲發遣；兼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寫遠，緩急難以勾押使喚，沿江一帶險要去處，并無人兵可以分布防守。況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爲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爲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未曾被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梁谿集》卷九七。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契勘臣去年春夏間到官之初，適當旱歲，米斗至千餘錢，盜賊稀少。蓋緣遠方之民，但見朝廷除本路安撫制置大使，意謂所統軍馬必多，巨寇皆不敢起，小盜隨亦寧息。至今年春，因虔州官吏失於撫循，引惹生事，致周十隆、謝小鬼等殘破屬邑，侵犯吉州永豐、吉水等縣。本司差將兵前去討捕，每頭項不過數百人，雖幸殺敗，遏其凶焰，使復歸巢穴，然兵力單弱，不能深入，窮其根株。相繼福建路李貴一項軍馬前來，與賊相持山林險阻之地，久未有功。旁近凶徒窺見官軍勢力弗強，皆有跳踉之志。雖去歲豐稔，粒米狼戾，斗米不過百錢，而鼠竊狗偷，紛紛不已，誠有以致之也。虔化賴漏八、楊三十四兩項賊徒，相繼侵犯撫州，勢頗飄暴。本司遣統領官王彥將本部軍馬前去會合臨川知縣王時，率弓兵土豪深入討捕，已招降到楊三十四等，其賴漏八等亦爲土豪所殺，見擒捕到徒黨數十

人，付撫州建昌軍推治。袁州萍鄉縣有湖南及吉州太和縣賊徒石鐵牌、鍾牛皮、賀和尚等嘯聚作過，本司遣申世景下將馬仙將所部軍馬前去討捕，並已招捉了當。筠州高安縣近有熊清等賊徒，去城數十里劫掠人戶，知縣步汝霖、縣尉李聃年躬親前去討捕，爲賊所害，及殺傷官兵、弓手、土豪甚衆。本司遣發統領官王彥前去討捕，已擒獲賊首熊清等八名，解赴本司凌遲處斬訖，并斬賊徒一十六級，見委巡尉搜捕殘黨。惟是吉州永豐縣賊首李安淨出沒於崇仁、新淦、永豐等縣作過，雖中間爲王彥殺獲徒黨一百二十餘人，又復嘯聚，至今猶未敗獲。不逞之徒往往借其聲勢，劫掠村疇。本司近已再遣王彥自筠州前去會合，已遣軍馬須管於日下捕獲外，撫、吉、筠、袁等州目下別無作過盜賊。惟是虔州周十隆、謝小鬼與其餘已受招安不離巢穴之人，如張收等十數項賊徒，深慮秋冬之交結集作過。又有劉宣一項賊馬，見在本路與廣東兩界首，及古政、李才等數千人見在湖南與本路兩界首來往作過，今冬勢須過爲隄防。臣已與新知虔州張翬商議措置，屯李貴、步諒兩軍於旁近，遣元係本州招安使臣羅武、賴勝、錢響等入賊說諭周十隆、謝小鬼、張收等，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罪犯，不奪已補官資，其家依舊聽納租稅。因令挈家居於州城，漸次發遣赴本司，聽候朝廷指揮。其有不從者，會合軍馬討捕，更不招安。庶幾革去舊習，不至養成後患。所有劉宣、古政、李才等賊徒，一面遣發東南第六將兵前去討捕。伏望聖慈降旨朝廷，更賜指揮施行。《梁谿集》卷九七。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契勘本路州縣管下，遇有盜賊作過，遣發官兵前去討捕，其統兵招捉官多是逼逐賊徒出界，或擒獲到些小徒伴，便於申報捷狀內循習近年體例，妄稱與賊見陣棄頭不斫，追殺數十里，橫尸徧野，墮落崖谷，渰溺江河，不知其數，殘零賊徒別無蹤緒。其招到賊火，亦不令出公參及揀選存留強壯人，止稱並已給據放散〔二〕，遂致賊徒得爲姦計，聚散出沒，終不敗獲。兼保明功狀難以覈實推賞，本司已行下統兵官，仰今後捉殺盜賊，告諭士卒，如遇見陣殺敗賊徒，並須要斫到首級赴官驗認；其生擒之人不得殺戮，盡數押赴統兵官前驗實，解送所屬根勘。如在兩界首討捕，不以遠近追襲，即不得以趕散出界爲名，便行抽回軍馬。仍仰統兵官置籍錄記立功姓名功狀，具的確見陣得功因依、殺到首級及生擒人數，結狀保明供申，以憑委官檢驗陣場，覈實推賞。仍戒約不得亂將平民殺害，斫級充數，希求功賞。如本司覺察得知，其統轄官、部隊使臣以下，並當次第重有行遣。若委有逼逐落崖溺水之人，亦仰統兵官驗實保明的確死損人數同申，即不得依前泛濫供報。如遇招安賊火，仍遵依前所行指揮，盡要正、次首領出官公參，拘收器械，燒毀寨柵，將一行徒伴揀選強壯堪披帶之人並行存留在軍，具數申取指揮施行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行下，庶幾有所遵守。《梁谿集》卷九

〔二〕止：原作「上」，據道光本改。

約束統兵官招捕盜賊奏狀

勘會虔州管下見有凶賊周十隆、謝小鬼等結集作過，累準朝廷及都督府指揮，令本司催督李貴措置招撫，如不聽從，即會合將兵討捕。本司尋行下李貴，催督遵依施行，及一十三次割下虔州，四次割下東南第六將，催差將兵起發前去會合討捕。六次據虔州申，承李貴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乞差將兵前來討捕。已帖將官曹綱日下部領將兵前去。本司續又五次徑割下曹綱催促進發。至五月初五日，據李貴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已兩次進兵殺敗賊徒外，賊首周十隆、謝小鬼及自餘賊徒走散未獲，已申虔州乞差將兵巡尉前來會合討捕，至今未到。本司遂行下取問本州及將官曹綱具析違慢不即起發將兵前去會合因依〔二〕，及具狀申乞朝廷指揮施行去後，又經多日，並不曾據曹綱申到已起發文狀。五月二十二日據虔州五月十四日狀申，方稱見帖將官曹綱部領將兵日下起離前去會合李貴討捕〔三〕，又未見得委的曾與不曾起發。顯是將官曹綱全不體認朝廷累降指揮，及不聽從本司節制，致誤會合討捕，走透賊徒。緣本州相去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地里遙遠，每有行下調發等事，動經旬日方到。今來本州管下見有盜賊作過，頭項不一，似此帥司號令不行，緩急必致誤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九七。

〔一〕析：原作「拆」，據道光本改。

〔二〕日下起離：原作「日起下離」，據右引乙。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李貴軍馬奏狀

右，臣契勘近蒙朝廷以本路見有盜賊，闕兵討捕，差到李貴、步諒兩軍人馬，除步諒壹軍撥就虔州駐泊，已奉指揮以月椿錢應副，却令湖南收簇撥還湖北宣撫司外，有一軍見在吉州駐泊，雖與步諒人數不相遠，然請受則例過之三倍。步諒一軍月費錢四千餘貫，米八百餘石；李貴一軍并老小月費錢一萬二千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本司累具申奏，乞令本路將上供錢米應副贍養，却令福建路收簇撥還，未奉回降指揮，止是令轉運司趨那應副。轉運司亦別無擘畫，止是令州縣自行措置。目今據吉州申，錢糧闕乏，無可應副，竊慮別致生事。臣契勘見今虔、吉間盜賊雖節次討捕，稍安巢穴，緣巨盜頭首如周十隆、謝小鬼、劉宣、古才、尹寶等並未曾捕獲，遞相結集，至秋冬之交，決須作過。若有錢糧贍養李貴一軍存留本路彈壓，庶幾至時不致猖獗；若錢糧贍養不足，日有目前之憂，即將來盜賊亦不暇恤。李貴在福建與本路，贍養之費惟均，而利害相萬。俱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加詳酌，如李貴一軍別無錢糧應副贍養，即乞於岳飛軍中差撥三二千人前來本路就用錢糧，彈壓討捕；其李貴軍馬候岳飛下兵將到日，發回福建路駐劄。仍乞早降指揮施行。《梁谿集》卷九七。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獷。好復仇怨所致，要在小民迫於衣食，易爲凶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畝之民衣食不乏，各有生理，凶惡之人不得誘爲徒黨，安能一呼便至千百爲群，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椿錢及糴買數事，實有未便於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別行措置，小民漸至失業，必致驅而爲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致赤子之流離，情實可憫。臣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恩最深，欲報無所，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今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本司近準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催督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斗。尋取到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林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椿辦，兵火之後，多有逃閤，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數，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雖蒙減免上供一十六萬九千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米外虛數，無從所出。又虔吉、南安軍盜賊未息，見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數目，係在實催苗米之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元豁等因依申朝廷，乞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會江西

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纔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爲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有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如虔州，累年爲盜賊猖獗，稅賦往往催科不得。吉、撫、筠、袁等州，亦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斂，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近已備錄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望聖慈早降睿旨，令轉運司且以實催之數起發，庶幾小民不至重困，流爲盜賊，不勝幸甚。

一、本司去年內差幹辦公事韓岳前去諸州軍點檢奉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災傷最甚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戶，緣災傷、草賊侵擾，死失佃戶耕牛，闕乏穀種，無力輸納。乞依湖南州縣已得聖旨指揮，差官檢視民間耕種田疇，只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紐納稅租。」并臨江軍知軍趙士劭狀：「本軍日逐據清江、新喻三縣民戶投訴，緣去歲旱歉，雖不曾逃移離業，實以饑貧無牛、種，失於布種，及雖有曾布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遞年納戶下全稅，乞從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都督府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科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合納租稅，仍免本戶差役一年。其上件投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蓋是戀土不忍去父母之邦，緣此饑貧，失於布種，原情亦可矜憫。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峻，無所從出，避一時刑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隨分數減今歲稅租」等

事。本司已備錄前項逐官所申事理申奏，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筠、袁州、臨江軍災傷人戶，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分人戶布種田畝不遍拖下稅賦見掛欠者，特與並行放免，庶幾小民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岳飛大軍月椿錢九萬餘貫，自來係以輕資金銀相兼見錢起發。昨緣湖北隨軍運判劉延平移文，只令起發見錢，自後諸州不惟艱於應辦〔一〕，其裝發糜費〔二〕，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臣到任以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餘萬貫。本路錢寶泄於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乏，號爲錢荒，以故穀賤傷農。民戶輸納夏稅戶帖應干名色，難得見錢，閭里愁歎，至有委棄田產逃移者。若不別行措置，將來愈見闕誤。本司昨準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催起月椿錢，連到狀式，立限取會已未起發輕資窠名斤兩數目。以此見得諸路應副大軍，皆合用金銀相兼椿發，累曾具狀奏聞〔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轉運司，許令諸州將所認月椿錢計置輕資與見錢相兼起發，仍照應在市價例，務令兩不相妨，庶幾可以椿辦，不至走泄錢寶，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至闕乏，實爲利便〔四〕。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糴買斛斗，如有糴本，則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爲利便。近年多是頒降官告、勅牒，與見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降下本路和糴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制錢指揮，緣應副贍軍，多無見管錢物，深慮糴買不行，州縣不免抑配，重困民力。竊緣商賈興販斛斗赴官糴納，猶可給與關子，令赴所屬支請。今來客旅興販稀少，唯是糴於鄉村民

戶，積累升斗，以足額數。鄉民中糶得些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官司請領？必爲兼并之家以賤價取之，贏落官錢，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小民受害，徒爲富商大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支降見錢與關子相兼糶買，糶於鄉村即給見錢，糶於商賈即給關子，庶幾小民獲受實惠，不至重困，一路不勝幸甚。

右件如前〔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梁谿集》卷九八。

〔二〕後：原作「役」，據道光本改。

〔三〕發：原作「法」，據右引改。

〔三〕聞：原作「闕」，據右引改。

〔四〕利便：原作「便便」，據右引改。

〔五〕「右」下原有「謹」字，據右引刪。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祠佛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築壇塑龍，迎請聖水，躬親齋素，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霑足，見今晚田，已是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方面之寄，精神不足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旱暵，覃及一方。伏望聖慈特

賜罷免，遴選帥守，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梁谿集》卷九八。

乞宮觀劄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緣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投置閑散，未蒙矜允。近爲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罪在守土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孤生，早衰多病，久苦瘡瘍，復得筋攣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弗效，動多遺忘，常恐顛仆。一路兵民之寄，事體至重。儻不量力，勉強負荷，決致疏虞。伏望聖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疲駑得就休息，尚霑廩餼以養餘齡，感戴天地之恩，何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梁谿集》卷九八。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爲豐歲，此和氣致祥之符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爲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

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移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歉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汹汹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爲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爲中興之資乎〔二〕？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正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潁，以爲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去來，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斂，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

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爲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爲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爲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爲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略，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爲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臣無任。《梁谿集》卷九八。

〔二〕不：原作「行」，據道光本改。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右，臣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旱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施行。《梁谿集》卷九八。

全宋文卷三七二一

李綱 四一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並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勃海之流，最爲厖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之，激厲士氣，亦足控制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失望，遂生携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預選武臣之有威望知略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必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

「每一發兵，頭鬚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携手同歸之虞，術亦踈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密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亟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虜，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損死，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讎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捨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淮南以爲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缺矣，何以補之？拆東補西，愈見疏闊，姦逆窺伺，強暴憑陵，喪威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

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可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鑑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鑑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采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携離，士氣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之既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訖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鑑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昔秦穆公

歸自嶠，作書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猶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明日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僞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采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彭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祐、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也。或謂敵人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際，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儻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算。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倖令丞除

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蠢愚，夙荷睿獎，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疏，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儻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貼子〕臣續據探報，酈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並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疏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準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梁谿集》卷九九。

乞黜責或宮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酈瓊事宜奏聞，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

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兼臣久患足弱，拜履有妨，疾眩爲梗，動虞顛仆，累奏乞宮觀差遣，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矜憐，察其用心，未忍竄殛，只乞除一外任宮觀任便居住，曲賜保全，以安愚分。《梁谿集》卷九九。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宮觀，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夙夜黽勉，未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饑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創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皆係臣躬親逐一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規避。兼臣近以淮西叛將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錯，難以安職。伏望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罷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宮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爲六狀，仰瀆睿覽。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九九。

謝獎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降詔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輒布乞身之懇。恩頒溫詔，感集愚衷。中謝。伏念臣猥以諸生，偶陪興運。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備歷風波之險。曲荷聖神之眷，濫當帥守之權。識昧知幾，豈能料敵而制勝；才非任重，惟宜置散以投閑〔二〕。蓋常出位而多言，祇欲辭榮而養疾。囊封屢貢，上干鈇鉞之威；綈檢誕敷，遽冒絲綸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每加聽納；憫其簪履之舊，未忍棄捐。特軫皇慈，荐垂睿訓，榮既踰於華袞，懼若殞於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節。危言入告，益思藥石之忠；衰疾丐歸，願遂山林之志。《梁谿集》卷九九。

〔二〕宜：原作「其」，據道光本改。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淺短，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

赦狂瞽，又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無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渠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疏，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携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咽廢食，懲羹吹齏，以細故而搖大計，恐非策之得也。今方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猷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爲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

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弈棋，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則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采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貼子〕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爲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爲盜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復可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謂正與今日之事相類。

竊見近降指揮，應副廬、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撥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皇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軍馬前去襄漢。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疏缺，并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梁谿集》卷一〇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二。

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第深感涕。竊念臣孤陋無取，誤被眷知，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竭來江右，物華再秋，雖殫夙夜之勤，曾蔑涓埃之補。而臣年衰景暮，福過災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纏集，將遂填於溝壑，願休息於山林。方本路盜賊稍衰之時，兼沿江邊報未急之際，不乞身而閑退，必誤國以顛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從便居住，或許守本官致仕。庶幾專近醫藥，尚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貼子〕契勘臣自春夏以來，久患瘡瘍，纔稍痊安，又得足弱筋攣之疾，拜跪艱難，步履蹇緩，至今未愈。近來復苦心氣，煩憤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所致。若不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全。伏望聖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異時蒙被驅策，不敢辭難。伏乞睿察。《梁谿集》卷一〇〇。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爲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略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創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爲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虜僞乘之，誰爲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爲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

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榛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也。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猶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

以爲背脅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携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創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亦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爲先，則雖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

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采，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爲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輟獻臆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一〇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準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契勘酈瓊、靳賽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吏軍民歸附僞齊。竊慮不測，前來沿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要害去處，並無兵馬控扼，欲望朝廷檢會本司近奏事理，速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興國軍、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岳飛差撥水軍三五百人，乘駕戰艦，委近上統制官統率，順流於蘄陽鎮擺泊，仍令差先鋒人船前往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據岳飛奏，緣淮甸即日別無探報，如稍警急，自當量其賊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往蘄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照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僞境不遠，近廬州酈瓊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即與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蘄、黃等州緊要控扼去處，並未有軍馬防捍。兼本司見管官兵人數不多，又緣

諸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有江州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遲誤。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拓，免致臨時誤事。《梁谿集》卷一〇〇。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臣伏睹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贊》寵賜寶文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洎。宸章奎畫，璨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置於豫章州學宣聖殿陰，使諸生得以瞻仰。且拜手稽首，作贊系於刻石之末。詞旨淺陋，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本裝治進呈。干冒天威，臣不任惶懼。《梁谿集》卷一〇〇。

全宋文卷三七二二

李

綱 四二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爲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僞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郡，綿地千餘里，皆係要害去處；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爲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爲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寇凡數十火，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惠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

虜僞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境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未有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爲控扼。新經酈瓊之變，藩籬疏缺，人心動搖，萬一有虜騎奔衝〔二〕，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報，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侮？敢陳愚懇，冒瀆天聰，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爲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湍奔矢往，并無留者。雖蒙差到申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筠、袁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輟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鄰，日夜窺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爲帥，亦不能有所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爲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無兵將虛受重責，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賊至而避，懷印遠遯，但爲身謀，不爲國計，則非

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知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察。

一、本路江州最爲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方今車駕駐驛建康，九江尤爲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一哉！近年九江爲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爲患非淺淺也！伏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可歸，迫於饑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闕額禁軍，誠爲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願就者。深慮轉徙溝壑，或流爲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招民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錢糧本司自行應副支給，候過防冬^{（三）}，具人數申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緣本司兼蘄、黃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糧之類並依本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黃州，又得探報，就移廬州屯駐。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

不多，必不藉此，本司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田邦直一軍撥還本司，實爲利便。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制一員，遇有賊盜，會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京申，見令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在循州興寧縣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見統所部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本路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勾抽使喚，候過防冬發回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應副防冬支用，去年防冬不敢紊煩朝廷，今年防冬非去年比，竊慮緩急缺乏，無以支梧。緣本司見有朝廷出賣茶引錢，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年例於茶引錢內應副，庶幾不致誤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千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石，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支撥二萬石，尚猶侵用過上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年秋旱，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閏月，支費益多。已具奏聞，乞依去年例於上供米內支撥應副外，更乞添支二萬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支撥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藉有以激勸將士，使之用命。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武校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有實立功效之人，畫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過數目繳申朝廷。其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明供申，聽候朝廷指揮。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與洪州相爲表裏，割隸江西，誠爲利便。惟南康軍、建昌縣間於江州、洪州之間，犬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防冬之際，措置斥堠，濟渡軍馬，難於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南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幾不致缺誤。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契勘建炎三年，突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爲退避之計，官省既行，帥臣亦遯，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爲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命將帥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遯，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由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自兵火之後，六七年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僞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僞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爲不必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檢會臣累奏所乞，或先次黜責施行，伏望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壽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作過，稱係孔彥舟、王孤角等軍馬，委是緊急。所乞兵將，伏望速降睿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擘使喚。伏乞聖察。《梁谿集》卷一〇一。

〔一〕萬一有虞：原作「萬有一穴」，據道光本改。

〔二〕一：原無，據右引補。

〔三〕過：原作「遇」，據右引改。

乞施行余應求張翬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虔、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凶徒結集，群眾肆行，警劫鄉村，殘破縣道，逼近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死知縣及捕盜官，猖獗作過。臣節次遣發兵將及關牒提刑司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火六十餘件，已行開具申奏朝廷訖。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虔州張翬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協力措置，施設方略，遣兵殺獲凶賊劉宣、溫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徒，及生擒賊首劉宣、劉洪并招安到久不獲敗賊首周十隆、謝小鬼、賴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寶、張大閑、方叔公等頭項，火數不少。目即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虔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少敗殘徒黨，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梁谿集》卷一〇一。

乞施行修城官吏奏狀

勘會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守貳，各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修築。仰隨宜減蹙，務要省便。臣尋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并無樓櫓器具；兼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閒田土，地步闊遠；又城外積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門，撤壕塹，却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堤岸。臣一面兌那本司錢物，計置材植塼灰等物料，於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并於洪州管下縣分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各日支破口食錢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後。續準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勅二十二道，應副變轉支用。自紹興七年正月初五起工創新截築。城身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根基闊二丈五尺，面收闊一丈八尺，并護膝牆、女頭通高二丈二尺。表裏並用塼裏砌及塼砌，城面砲臺、塹道、甕城亦係用塼裏砌，計用過新磚一百餘萬，並係置窑燒變，並令窑戶斷撲供應。及於城外開掘週迴壕河，計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闊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馬面敵樓大小共一百餘座，計六百六十餘間。及計備城上要用防城器具笆籬牌、狗脚木、砲坐、樁木等。修蓋諸城門樓一十一座，甕城兩所，釣橋四座，防城器具庫屋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備。據都壕寨官申，十

一月十五日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其有所用錢糧、收買塿灰木植等物，盡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事一件取於民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行，謹具如後，須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劄武登；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剝用。

都壕寨官：

武節郎杜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糧官：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前洪州兵馬都監時光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準備將領張復。

受給塿木器具官：

下班祇應蕭安、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皋；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蘭浩；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祗應張曉；

進武副尉郝敏。

本司點檢文字；

進武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何琳、陳光祖、湯頔

右，謹件狀如前，謹錄奏聞。《梁谿集》卷一〇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分闋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覆護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誤膺器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

之心，曾無周身防患之術。囊封上達，每罄愚忠；函詔俯頒，屢叨睿獎。夫何抵忤，自取悔尤。嘖有煩言，愧瀆蓋高之德；事無實狀，難當溢惡之辭。豈敢辨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爲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擴納汙之宏度。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致謗之由，克謹保身之戒。攀援望絕，方屏跡於山林；祝頌誠深，願憑因於香火。《梁谿集》卷一〇一。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使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乃今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變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路，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

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御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帑藏爲虛，初不得其要約。今者敵使荐至，廼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駟儉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乘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彼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

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艫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爲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

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己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屈，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

之，遂能反禍以爲福，轉敗而成功，胸中照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彼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苻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爲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儻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自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生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而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却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爲言，猶不足信，而況於復故境、歸侵疆乎？唯智者可與料敵，唯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群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采，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

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酈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申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一〕，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恥，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梁谿集》卷一〇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五。

〔一〕倅：原作「卒」，據上卷《論淮西軍變劄子》改。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謏薄，賦分奇窮。誤被使令，荐更方面，無絲髮之功以報殊遇，有丘山之咎以致煩

言。閑廢以來，歲月未久，遽蒙拔拭，復畀藩維〔二〕，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東南之上流，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惟難。如臣憂患餘生，疾疢交作，血氣凋零，精力弗強。自藏寂寞之濱，尚嗟衰瘁；儻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隳。伏望聖慈垂情舊物，憐駑馬之已老，哀倦翮之屢傷，特降俞音，收回成命，使遂安于丘壑，庶或保於桑榆。仰報大恩，願期他日。《梁谿集》卷一〇二。

〔二〕畀：原誤「界」，據道光本改。

辭免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準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準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又準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候受告，般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念臣自朝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稟性迂愚，動輒妄發，易犯衆怒，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兩帥江湖，但知激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遭白簡，公肆詆誣。以是爲非，以無爲有，凡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猥瑣污衊，無所不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露章既傳，孰不駭

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默循省，以冀朝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爲臣言者。包羞忍恥，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絕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甄錄，不終棄捐，收於寂寞之濱，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起徒中而爲內史，張敞由亡命而綰郡章，較臣所蒙，何足爲喻？然長沙乃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再行「二」？即使臣頑鈍無恥，貪戀恩渥，延見吏民，何以爲顏？況臣齒髮浸暮，衰病相仍，積憂熏心，精力頓耗。儻不自量，復當重寄，必致疏虞，以誤國事，所繫匪輕。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敢飾說，託故爲辭，特降其睿旨，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觀，庶幾晚節不至顛隳。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梁谿集》卷一〇二。

「二」再：原誤「在」，據道光本改。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涕。臣聞人君知人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匪懈，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於罪戾閒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疏之故，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

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蟻之跡，跼蹐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鳬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躡，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患，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梁谿集》卷一〇二。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籲天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霑雨露之澤。荷恩益腆，撫己增漸。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疏素乏經世之遠猷，而拙性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讒深，誰與辨明於薏實；義之誓墓，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蕭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黽勉以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疾痛之爲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稟；海邦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維己。不遺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

散材，曲加庇覆，致滋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修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馮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梁谿集》卷一〇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九。

全宋文卷三七二三

李綱 四三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某伏睹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某於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睹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俊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敵勢退屈，誠可爲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猾，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算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某竊睹僞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

糧既久，傳聞偽齊聚糧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為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往年寇騎南牧，多以冬春之交〔一〕，今偽齊以冬初已入寇，比之往年為早。儻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二〕，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為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某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趕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某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某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

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某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夫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遯。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某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毗睚之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同

堂共席而坐，一聞安、史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朕爲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爲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爲先。宜贊淵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某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障表裏，爲長慮却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爲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某竊謂用兵以糧食爲急，糧食以飛輓爲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爲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某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爲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汹涌，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爲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爲而不爲，真可惜也！荆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皋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棹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某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群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某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某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玘同兩路帥臣措置，迄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群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

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牒，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梁谿集》卷一〇三。

〔二〕冬春：原作「春冬」，據道光本乙。

〔三〕萬一有：原作「萬有一」，據右引乙。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某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蘊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強敵之憑陵，恥逆臣之僭竊，悼二聖鑾輿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圖此武功，此固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僣望者也。然而適當早曠之餘，財用匱乏，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

則人心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興，民不告病，乃爲得策。輒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算。伏望鈞慈特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某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教郎至迪功郎（二），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郎六萬貫，迪功郎一萬貫，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爲率。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判司簿尉，遇有功改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未知此官當使誰受。某謂不若以一宣教郎分爲六，迪功郎倣此以行，則上戶易於出財（三），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爲長策。仍於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趁辦。伏望鈞慈更賜裁處。

一、某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自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文，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却合入納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

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某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船至郢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僞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可無虞。某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椿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船，實爲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某竊見自軍興以來，收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羅，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救弊覈實，開闔貿遷，使不斂於民而用度足，乃爲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某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疏，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輒錄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梁谿

集》卷一〇三。

〔一〕自：原作「司」，據道光本改。

〔二〕於：原無，據右引補。

與宰相乞兵劄子

某已具狀申都督行府，本路虔、吉、袁州、建昌軍等處近來盜賊頭項漸多，蓋緣軍馬單弱，不足鎮壓。如虔州元有李山一項軍馬，賊勢稍息，李山近爲岳飛勾回。賊盜遂復猖獗，接連袁、吉一帶饑民嘯聚作過。本司雖遣發軍馬，人數不多，深慮賊勢滋蔓，爲數州之患，將來難以殄滅。伏望鈞慈早賜指揮，於近便處先撥軍馬二三千人赴本司相兼使喚，錢糧之類，令轉運司於上供錢內應副，庶幾盜賊可以措置，及前期訓練，以備將來防秋之用。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一〇三。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某契勘近嘗條陳本路防秋利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蘄、黃州駐劄，已具奏聞去訖。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切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擣虛，無兵應援，深爲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以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蘄、黃等州，自沔、鄂以趣襄漢，實以本路爲根本，以蘄、黃等州爲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爲賊所擾，蘄、黃等州爲賊占據，無兵捍

禦，即根本之地騷動，錢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乏，爲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前後累申所乞軍馬，非獨止爲本路之故。近準都督行府劄子，已勾王彥軍馬赴行府，約七八月間可到，候到日差撥前去。勘會王彥軍馬見在荆南府，未曾起發，將來到得都督行府，須在八九月間，却行差撥前來，已是深冬，不惟往返虛費日月，兼又軍馬勞頓，後期失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王彥軍馬候將來過本路日就便存留，聽本司節制，於沿江分布防扼，及抽那往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庶幾不致闕誤。所有乞於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前來舒、蘄、黃州駐劄，亦乞早降指揮施行。

〔小貼子〕契勘本司近準都督行府劄子，已巡按淮甸，所有合申請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今來所乞就便存留王彥軍馬，伏望鈞慈詳察，早降指揮。《梁谿集》卷一〇三。

與右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契勘近承都轉運司公文，依準朝廷指揮，本路和糴米二十萬石，其所降糴本以三分爲率，約計一分係新法交子，二分係金銀勅牒等。其交子尚未降到〔二〕。某竊謂交子之法行於四川則爲利，行於他路則爲害。四川山路峻險，鐵錢脚重，難於齎挈，故以交子爲便。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椿留本錢一百萬貫，以權三百萬貫交子，公私均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近年不椿錢本，其法已弊，况

欲行於他路哉！今東南道路安便，銅錢腳輕，若欲便民，固已不待交子，自能流布。目今戶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椿留錢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民間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民折閱轉賣，不得元直十之二三；兼并之家賤價停蓄，坐享厚利。爭競既起，獄訟滋多，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某大觀間任真州司法參軍，兼管常平倉庫，是時朝廷推行交子之法，豪民挾形勢戶，競以賤價得之，以代見錢輸納〔二〕，官司不敢不受，應係官錢，悉是交子。其後覺知不便，從而改法，倉庫見錢爲之一空。由此觀之，非獨不便於民，而官司尤甚。今朝廷乃欲講究推行，誠獻言者之過也。伏望鈞慈更加詳察，特賜敷奏，早行寢罷，勿待公私已受其弊，見不可行而後改，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一〇四。

〔二〕其：原作「具」，據道光本改。

〔三〕代：原作「待」，據右引改。

辭免轉官與宰執劄子

某誤蒙聖恩，特加遷秩，尋具奏辭免，又奉詔書不允，無任感懼之至。契勘本路近以虔守失於撫循，致已受招安人嘯聚作過，旁近郡縣類多驚擾，雖遣兵討捕，凶焰稍衰，然以兵將分布不足之故，

尚多漏網殘黨，猶有竄伏山林，出沒未已者。帥司任一路之責，何所逃罪。今乃以「盜息民安」爲名，叨冒恩賞，何以厭服公議？兼某年來衰病，屢請就閒，見患瘡瘍，久在假故，深慮職事廢弛，以速官謫。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洞照誠懇，特賜敷陳，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仍檢會某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得脫繁劇，漸就休養。仰賴庇庥，保全晚節，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一〇四。

與宰執乞宮祠劄子

某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宮觀，未奉回降指揮。竊念某憂患之餘，誤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饑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創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皆係某逐一躬親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規避。兼某近以淮西叛將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錯，難以安職。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哀矜，特賜敷陳，檢會累奏，罷某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宮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某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爲六狀，已具奏聞及申尚書省、都督府外，伏望鈞慈特賜詳察。《梁谿集》卷一〇四。

全宋文卷三七二四

李

綱

四四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某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爲之帥守，使自爲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爲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洪州城池北面尤爲闊遠，皆係荒閒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爲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蹙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變磚甃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城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

役，日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爲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爲樓櫓一百二十餘坐，計七百餘間；爲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篋籬、砲座等，併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斂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窑燒變，及令窑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考也。泰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舊城以望漲沙〔二〕，方見裁減利害之不謬。

一、創置營房：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鈴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司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折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客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工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某去歲到官，檢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勅，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彈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泰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爲之，難以檢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

十間以居群吏〔三〕，却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爲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爲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爲造新廩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爲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爲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爲置候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照路分居止〔三〕，皆有數日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乎？某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椿辦不闕。月椿錢最爲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兌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腳費，此不可不知也。某去歲初到官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椿下二萬貫，幸取倉庫都歷及稟支歷，試閱視之。

一、積蓄金穀：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斂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安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爲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官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爲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某自行在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兵於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於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世景將本軍爲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爲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爲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爲右軍、後軍，共六千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

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本路盜賊，虔爲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爲大使，意謂統兵必多，往往戢服。其後虔守孫佑邀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蠶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窺見鮮少，遞相敦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柔直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爲大害也。要當使之服業田畝，而無科須之擾，廼爲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浼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幸冀照察。《梁谿集》卷一〇四。

〔一〕「舊」上原有「新」字，據道光本刪。

〔二〕吏院：原作「使院」，據右引改。

〔三〕照：原作「賈」，據右引改。

申省乞立價賣告敕狀

勘會近奉聖旨指揮，給降到激賞空名承信、承節、保義郎告各五道，州助教敕三十道，度牒二百道，未有立定價例。緣本路監司及諸州軍各有朝廷給降官告、度牒，價例增減不同，今來本司勸誘出賣未得。伏乞詳酌立定逐色告敕等價例降下，以憑遵依出賣。

〔小貼子〕契勘本司先準朝廷指揮，給降官告收糴賑濟米，其入米人許作官戶，理爲選限，參部注授差遣，仍許帥司差權職任。今來本司所得激賞告，欲乞依上項指揮施行，庶幾易於勸誘。

《梁谿集》卷一〇五。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勘會本司先畫降聖旨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許便宜施行外，餘並申取朝廷指揮。契勘本路旱災之餘，盜賊竊發甚衆，虔寇尚熾，如日近據吉州申，永新縣等處已添五六頭項計一千餘人，某已具奏聞，乞差軍馬前來措置，全然未到。若不許便宜從事，委是難以措置彈壓。欲望朝廷詳酌，早賜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外，措置盜賊特許從便宜施行。《梁谿集》卷一〇五。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契勘本司依奉朝廷指揮，置場出賣茶鹽礬鈔引。近準指揮，淮南東西路分合改作長引路分，許客人請買兩等長引。本司尋申尚書省，乞給降長引一十萬貫，已蒙給降到司，見行招誘客人算請外，竊緣本司節次承準朝廷指揮，於賣到錢內支錢一十萬貫應副運判逢大夫充起綱縻費，五萬貫應副都運趙徽學充打船等錢，二萬貫應副洪州收羅軍糧，二萬五千貫應副提點鑄錢司充銅本錢。已上共計合支撥錢一十九萬五千貫，除旋支過一十萬五千餘貫，未支八萬九千餘貫。緣所管鈔引內廣鹽鈔引已行住罷，及礬引少有客人算請，其茶短引只是通本路興販，少有客人入納，唯是茶長引不住有客人算請。今來正是造茶月分，只合要茶長引趁時接續出賣。欲望朝廷詳酌，速降指揮下都茶場，更行給降淮南東西路兩等茶長引三二十萬貫，應副本司招邀客人入納，趁此時月發泄茶貨，貴不致有妨客販。

〔小貼子〕契勘近蒙給到十萬貫長引，內除洪、江州、興國軍引節次有客旅前來算請外，所有宣、池、太平州引出賣大段微細，往往商賈多是就近於建康府榷貨務請算。今來所乞長引，欲乞以十分爲率，將四分給洪州二分草茶引，二分末茶引。二分給江州、興國、南康軍，內江州乞一半草茶，一半末茶引，興國、南康軍並乞草茶引。長引應副勸誘入納，伏乞早降指揮施行。《梁谿集》卷一〇五。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軍支用狀

據洪州申，據通判申：「具準都轉運衙牒，準尚書省劄子，內奉聖旨指揮，專一主管，自今年春季爲始，將每日合收經制無額移用錢拘截別項椿管，聽候聖旨指揮，取撥羅買紹興六年分和羅米本錢，每月具收到數申。除已依準行下諸縣等處遵依施行外，申州。」及據申，備據都酒務狀：「本務契勘除無移用錢窠名外，止有日逐收到一分經制司錢，六分無額上供錢，一分提刑司經制錢、經制司量添糟錢四項窠名，見今日逐解赴司法廳月椿庫交納，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俱是春季內收到上項窠名錢數〔二〕，並排日解遣去訖。今來所準上件指揮撥充羅本錢，逐旬解赴通判衙納椿管，聽候朝廷取撥。本務未審將前項日收經制司四項窠名錢數依舊解納月椿庫，唯復依今來指揮解赴通判衙收椿〔二〕，充羅本支用。」申州乞施行，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契勘洪州逐時所收前項四色窠名錢，係本州收椿，按月起發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今來若行取撥逐色錢充羅本，所有合起月椿錢，本州委實別無合收名色官錢椿發，却致有誤軍前指準支贍。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依舊存留上項四色錢數，令本州逐月收椿起發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免致闕誤。《梁谿集》卷一〇五。

〔二〕俱：原作「所」，據道光本改。

〔三〕收：原無，據右引補。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特行住催等事狀

勘會本路州縣去歲旱傷，內有甚重去處〔一〕。訪聞人戶未經差官檢放租稅以前，其間多有先次逃移之人，不曾經縣陳訴乞行檢放。後來所差檢視官，更不曾將逃移人戶名下乾旱田段依例檢放稅苗，以至縣官亦不檢察，却見行催理逐戶名下合檢放稅苗，是致逃移下戶不敢歸業，荒廢田土，轉見失所。已牒提舉茶鹽、常平等公事司措置，委官體究施行，及行下洪、吉等八州軍照會，更切催督令、佐，速便先次根括逃移未曾歸業人戶數目，將名在去年以前見欠官物並未得催理，具數供申去訖。本司今契勘災傷人戶，依今年三月四日聖旨指揮，除災傷及四分以上拖欠紹興四年以前租稅合行除放；並依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聖旨，災傷人戶內本戶放稅五分已上、第四等已下逃移人戶，合納紹興六年夏稅，以十分爲率，每科各與倚閣二分，候來年隨本料送納外，所以紹興五年係災傷最甚年分，其拖欠殘零稅租未有許與減閣明文。若行盡數催納，深慮細民經此大旱，力所不及，未能輸納，理宜存恤。今欲乞將逃移人戶歸業之人，紹興五年戶下未納官物特行住催。其自餘應係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官物，各隨料次分作三料帶納，庶幾上副朝廷寬恤之意。《梁谿集》卷一〇五。

〔二〕甚重：原作「至甚」，據道光本改。

申省乞將修城造軍器度牒給降告敕狀

勘會洪州城壁自經兵火之後，本州闕乏，至今未曾修治，及城上合置備禦樓櫓戰棚、防守器具等事，一切並無。緣本州係一路帥府去處，城壁最爲急務，不可廢弛。若不措置興修，及將闊遠去處裁減，不唯漸有摧倒，日後愈費工力，兼合用守禦人兵浩瀚，緩急必致誤事。本司除已一面委本州官檢計合裁減興修工料，及相度開具緊要受敵之處，欲隨宜建立戰棚敵樓，計備防守器具外，已具申奏朝廷，乞下所屬先次給降新法度牒二百道變轉，專充修城使用。及近準樞密院三月十三日劄子，仰依都督行府指揮，令本司措置招填本路闕額禁軍，緩急調發使喚。其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尋條具合行事件，數內一項：契勘帥司以前自造到軍器，昨係本司統制官祁超、丘贊等軍馬關借披帶使用。其逐項軍兵節次抽摘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本司器甲見今闕乏。今承朝廷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造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見開坐名件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所有合用錢物，亦已具狀申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絕日再行申請。去後未奉回降。今據洪州申，備準四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具到和羅畫一，內一項：看詳今來所乞權住給降新製度牒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羅本，四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依本司契勘所乞。給降修城并打造軍器度牒，並係指準急要變轉支用，不可少闕，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如所乞前項度牒四百道依近降指揮合權住給降，即乞逐急紐折價錢給降官告及助教敕牒下本司，應副轉變支用，所貴不致闕誤。《梁谿集》卷一〇五。

申省乞告敕造軍器狀

契勘本司元降指揮差撥軍馬二萬人，逐時造到器甲名件數目浩瀚。後來軍馬旋次撥赴都督行府及岳少保下，并器甲將帶前去，本司並無見在軍器。近蒙朝廷及都督行府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府一面置造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除已將合置造器甲、弓弩名件數目拋降下諸州軍置造外，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未蒙降到。如不合以新法度牒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敕牒準折價數支降，庶幾可以趁時置造軍器，不致闕誤。《梁谿集》卷一〇五。

申省具截城利便無擾民戶狀

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兼城北一帶皆無民居，盡是荒閒田土，地步闊遠，緩急難以防守。今委武功大夫、權本路軍馬

鈐轄武登相度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開塹壕塹，却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隄岸。又舊城向北一帶，自來上有漲沙爲患，幾與城齊，難以措置。今來存留舊城爲堤，亦可以捍隔漲沙，爲永久之利。檢計到合用工料木植磚灰等，本司已一面那融兌支錢物，計置收買材植物料等，創造窑務燒變成磚；又用磚數多，勾到南昌新建兩縣窑戶，高與價值，每一口磚計價錢二十文足，令結攬燒變，應副使用。及於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牢城、廂軍等相兼修築。又緣工料浩大，竊慮遲延，已將洪州管下縣分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本司支破錢米貼助修築，並不調發逐縣人夫，亦無一事一件取於民間。竊慮寄居及過往士大夫不知上項因依，但見本州修築城壁，便謂調發人夫，料買物色，亂有傳播，以爲搔擾，達於朝廷，難以辨白。今畫到修城圖子，貼說次第，須至繳申。所有本司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充修城使用，伏乞早賜指揮降下，撥還兌支錢物，接續支用。如不合以新法度牒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敕牒準折支降施行。《梁谿集》卷一〇五。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本司據洪州申：承都轉運司牒，備準尚書省今年正月二十一日劄子措置條畫，欲行下兩浙、江東西路諸州軍，各權暫添置戶部贍軍酒務一所。內見有本州比較務去處，更不創置，止就舊務措置開

沽。於總制司錢內就截錢，帥府一萬貫，餘州五千貫，專一循環充本。將收到息錢與本州經費外，餘數拘收應副大軍月椿錢。及令逐路州軍知通相度，於管下富庶縣分興置等事，內一項所置酒務係專要贍軍支用。竊慮置務州軍別有回易等酒庫，侵奪課利，除都督府見置激賞酒庫外，其餘一時許置回易酒庫，並自開沽日住罷。奉聖旨並依。本州除已遵依施行外，申本司。所準前項指揮，於諸州添置戶部贍軍酒務收息，專充應副大軍支費，朝廷設意欲寬民力，極爲利便。契勘洪州見有係省酒務兩所〔一〕，內東酒務係舊比較酒務，本州見行遵稟，將本務見在酒數撥入都酒務趁辦課額，截撥總制司錢回買。所有麴米關借槽仗什物等，就本務興置外，竊緣安撫制置大使司自置司以來，畫降聖旨，許置回易，遂行措置，以回易錢起置回易酒庫，循環作本，造酒變賣，收息應副本司諸般支用。自起置回易酒庫，今已累年，即不妨洪州省務趁辦課額。所有本司逐時按閱軍兵，遇有調發，犒設激賞，按月供給，使臣及一司公吏請給并紙劄等，造作軍器，收買物料，支給工匠雇直，應千百色支費至廣，全仰上件息錢支使。所有本司見置回易酒庫，今來若行住罷，即頓闕錢物應副上件官吏兵將等百色支用，不免上煩朝廷支降。緣本司回易酒庫與洪州酒務，及今來所置贍軍酒務，措置得宜，自各不相侵奪，沽賣得行，可以趁辦及額。兼本州管下諸縣內，除南昌、新建兩縣係倚郭，及靖安一縣係山僻小邑外，自餘分寧、武寧兩縣係舊有比較酒務去處，豐城、奉新、進賢三縣，亦各戶口稍衆，人煙翕集，皆可興置贍軍酒務，收息補助月椿錢物，定須饒衍。除已行下本州竭力相度措置外，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許依舊存留本司回易酒庫，庶幾兩無相妨，不廢一司用度，緩急不致闕乏，上煩朝

廷，實爲永久之計。《梁谿集》卷一〇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契勘：原作「契酒」，據道光本改。